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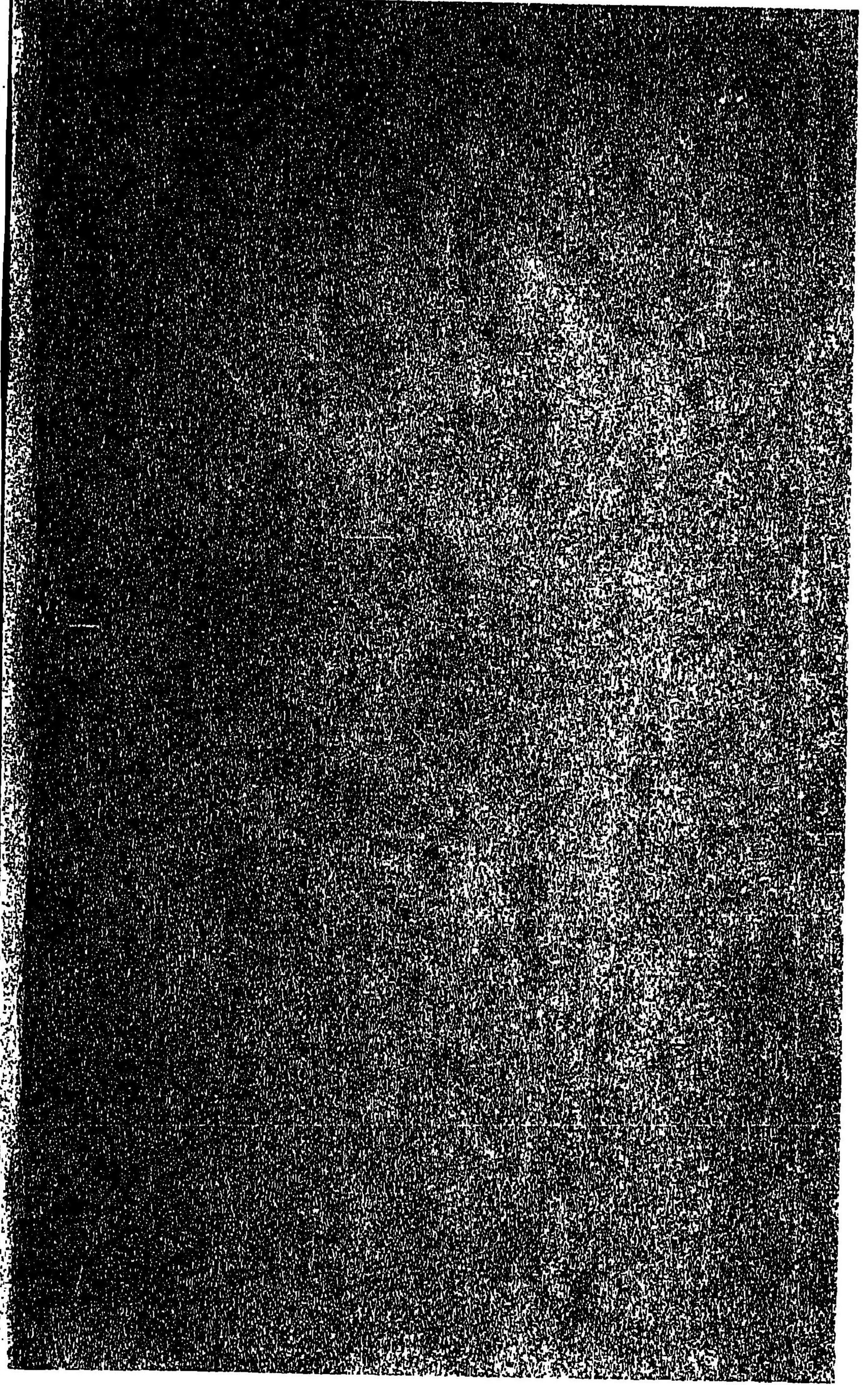
2498

830-5



大東野乘 二

朝鮮古書刊行會



大東野乘第二目次

大東野乘卷之六

青坡劇談  
陰崖日記

李陸  
韓山李耜

大東野乘卷之七

海東野言一

許鈞撰

大東野乘卷之八

海東野言二

全

大東野乘卷之九

海東野言三

全

大東野乘卷之十

己卯錄補遺卷上

己卯錄補遺卷下

全安 瑤撰

以上

# 本會役員

## 名譽賛成員

統監子爵	曾 福 荒 助
韓國駐劄軍司令官陸軍大將男爵	大 久 保 春 野
東洋拓殖會社總裁男爵	宇 佐 川 一 正
韓國中樞院議長從一品勳一等	金 允 植
韓國內部大臣	朴 齊 純
韓國農商工部大臣	趙 重 恩

## 特別賛成員

統監府總務長官	石 塚 英 藏
韓國內部次官統監府參與官	岡 喜 七 郎
韓國警視總監	若 林 賚 藏
韓國學部次官統監府參與官	俵 孫 一
韓國法部次官統監府參與官	倉 富 勇 三 郎

韓國內務部警務局長新監府參與官 松井 茂  
 韓國宮內府次官統監府參與官 小宮三保 松  
 韓國度支部次官統監府參與官 荒井賢太郎  
 韓國農商工部次官統監府參與官 木內重四郎  
 漢城府民會長 俞吉濬

本會評議員

韓國宮內府書記官 井上雅二  
 韓國宮內府奎章閣囑托 千葉昌胤  
 東洋專門學校京城分校幹事文學士 河谷弘民  
 京城日報社長 大岡力  
 韓國學部書記官文學士 小田省吾  
 韓國宮內府奎章閣圖書課長 黑崎美智雄  
 統監府通譯官 前間恭作  
 統監府書記官 國分象太郎  
 高等法院判事法學士 淺見倫太郎

鮎貝房之進  
 菊池謙讓  
 三宅長策  
 嶺入郎  
 京城控訴院部長法學士  
 東洋拓殖會社秘書長法學士

本會主幹 朝鮮雜誌社長 釋尾春 務

句讀者

杉山孝敏  
 千葉昌胤  
 朴齊翊

朝鮮古書刊行會

# 大東野乘卷之六

## 青坡劇談

李陸

紀異

癸卯冬。宗室懷義都正。得異鳥於畿甸。狀如雌雉而小。足如狸。貓不能握枝。故能飛而不得木棲。以問於博物君子。無有知者。甲辰予按嶺南。人有語此鳥者。曰。年前羣飛無慮數千萬。蔽天。猛飛勢如飄風。常下於平田。啄麥根而食之。有一倭老。曰。此海中鳥也。

義城。古聞韶縣也。高麗金英憲公之岱。嘗有詩於縣樓曰。聞韶公館後園深。中有危樓百餘尺。香風十里捲珠簾。明月一聲飛玉笛。烟輕柳影細相連。雨霽山光濃欲滴。龍荒折臂甲枝郎。仍按憑闌尤可惜。當時膾炙人口。縣後爲兵火所焚。而詩亦亡矣。

有一按廉。到縣索金詩大急。邑人無如之何。適邑倅之女。議婚於張宰相之子。而以遠他娶。女聞之。遂發心疾。狂言亂語不已。忽詠金詩。邑人大喜。書以呈按廉。詩至今懸在壁間。甲辰冬。余以恩命。出按本道。讀公之詩。不覺欽想。不揆鄙拙。乃題其末曰。流傳英憲瓊瑤篇。輝映高樓數百尺。風吹紫陌幾家砧。人倚朱闌何處笛。溪雲一片檻前飛。月露五更衣上滴。高車駟馬不須榮。任重身微良可惜。未免有續貂之誚耳。

星隕爲石。雷震而得石。如刀如斧。其雕琢之功。固非偶然而成。非經於良匠老手不能成。豈天地造化之能。自然神妙。迥出人爲者乎。孰謂天上而有物自然如此者乎。凡天地間自生之物。如草木之花。非不巧妙也。然借陰陽之精。爲一時敷榮發華者矣。至於金玉土石。不借人力。則不能成巧。吾於雷斧雷鋏。竟莫知其所以然者。以俟其博物君子。

奇觀  
東國朴淵  
瀑布而一  
觀國第一壯

朴淵瀑布。天下之壯觀也。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石中有淵。周可五六十尺。深無底。中有石島。可坐十餘人。世傳高麗王遊此地。有龍撼石島。王怒笞龍。故水至今有帶血色。淵下復有老嫗潭。亦深不測。自老嫗潭。仰視瀑布。則有匹練如從天穴躍出。從石屏直下。飛雨暗淡。一洞高可百餘尺。雖大雨滌地。落葉卷山。而無一點塵滓。澄澄可觀。亦靈異之大者也。余久聞此淵。恨無事可假而往者。適歲己亥。求齊陵獻官。遂諧宿願。前後周流八路。登智異山。俯視寰域。然瀑布之狀。未有如此淵者也。

度量

黃翼成公喜。當世宗朝爲首相。幾三十年。喜怒未嘗一見於言面。遇僮僕有恩。未嘗加以箠楚。所幸侍婢。與小奴戲謔甚狎。公見輒笑。嘗語曰。奴僕彼亦天民。豈合虐使之也。至爲書以遺子孫。嘗獨步園中。隣有狂童投石。有梨方熟。零落滿地。公大聲呼侍童。狂生謂呼僮必拿吾輩去也。驚懼皆走。匿暗中潛聽之。

侍僮至則曰。將柳器來。器來則曰。將梨以與隣生。竟亦無一言。李文康公石亨。壯元及第。直拜正言。投謁於公。公出綱目通鑑一帙。命文康書題目。俄而有一惡婢。持小饌。倚公坐。俯視文康。仍謂公曰。將進酒。公徐曰。姑安之。婢更倚立良久。厲聲曰。何遲遲也。公笑曰。進之。既進之。則有小童數輩。皆藍縷跣足。或挽公髻。或踏公衣。盡攫其饌而食之。且毆公。公曰。痛矣。痛矣。小童者。皆奴婢之兒也。

柳政丞寬清貧。構第於興仁門外。不過數間。外無闌垣。大雨則遍皆漏。手雨傘終夜。曰。無雨傘家。何以爲之。對賓設酌。必以濁醪。一瓦盆置於階上。一老婢以一沙鍾進酒。各飲數鍾而罷。雖貴爲政丞。無怠於教訓。諸生有求請講者。不問其爲某子弟。必諄諄教之。故門下學徒甚盛。每時享前一日。謝諸生遺之。及行祭。則召諸生飲福。以鹽豆一小盤。相傳以爲佐酒。仍以瓦盆濁

滑稽

醪。先飲一甌。以此傳於席上。一再遍。太宗知公清貧如此。命繕工監。夜半設把子於公第。不令公知之。又御膳之賜不絕。金公亮一目眇而性躁急。人有言其眇目者。輒大怒。一時同遊之士。嘗戲謔誚笑。而至於半隻盲瞞等語。皆相戒不敢輕發。鄭弘文微謂金曰。人須有度量。公何聽人謔浪之言而輒怒。恐人以公爲貴而欠度量。金曰。惡是何言也。吾何怒若是。鄭曰。吾今罵公。公能不怒乎。曰。何怒之有。真能不怒乎。曰。有如天日。然後鄭大聲詬罵曰。此盲漢。汝是半軀。不成一人。汝亦人乎。不死何爲。金不勝慙憤。怒色勃勃然。業以不怒相許。不敢出一聲枝梧。他日談話間。蔡者之徐謂金曰。公目有藥可治。第公不知耳。金心雖厭惡。而亦以可治之言自幸於萬一冀。遽曰。第言之。蔡曰。甚善。甚善。金又曰。第言之。蔡曰。方飲酒大醉。用利刀割眇目中病眸子。以一歲兒狗眼睛。急投之。血未冷而肉合。能視。金頗然

之。首肯者再。蔡乃大言曰。然則甚善。但見人遺矢。則皆爲膏粱盛饌。是不可不知也。滿座絕倒。

畫手崔涇。年七十餘。眼明而能畫。嘗貌德宗大王眞。上悲慕。遇涇有殊恩。至欲除堂上職。以言官駁啓。竟寢。涇爲人浮浪。謂一時門閥宰樞。皆其切族。上黨府院君韓公明滄。再爲國舅。勳閥蓋世。涇言必曰。上黨兄。故朝士之求畫者。稱涇爲族長。涇必大喜從之。舊制。圖畫官二員。皆士人爲之。上特命涇爲別提。一日有畫員宋繼殷者。聞涇已坐署。恐以晚仕受責。思所以免責之術而不得。至欲移告。彷徨間。適逢禮曹正郎崔璉於路上。叙謁。崔曰。崔別提好在。不。繼殷私心大喜。憑此措辭。可以免責。遂仕進。涇果大怒曰。汝何晚仕。繼殷曰。路逢崔璉正郎。問。崔別提尊叔好在。不。涇喜形於色曰。這漢是吾從侄也。乃問安耳。竟不責。

廣州有老人。年八十餘。自言平生未嘗見異事。有二事。至甚奇怪。隣有一人。嘗戲假面。一日其家有染病。巫云木假面所祟。即投之於田野。病氣果寢。數月家有一人。適過田中。向之所棄假面。半已腐毀。而真菌滿生。取而烹之。一足先食。則輒嬉笑起舞。有似病狂。皆以爲偶耳。不甚怪之。從後食之者。皆戲笑起舞如前人。少頃乃止。問之。則曰。初食也。自然發興。欲罷不能。乃爾。又有人病死。桂海濱。日暖肉腐。全體皆化爲螻蛄。入海則又化爲小魚。游泳而去。老人所目覩。此甚奇怪事也。

腹閉環錄  
曰成化癸  
卯五月  
歲甲辰。寧海有火。熾於地中。烟氣上出。方數百步。熱如温突。破而視之。火燄極熾。沙石皆爛。所爛之石。其色如炭。蓋野火自突中而入。延燒於沙石。自然出火。是未可知也。取其石投火。則火燃而生烟。蓋其石炭無疑矣。不然其旱暵之徵乎。乙巳之旱。川竭而樹枯。嶺表爲尤甚。



有一村氓。性暴惡。怒則必毆其母。一日母被毆大呼曰。天乎何不殺此毆母奴。其人腰鎌徐步就田。與隣人共收牟。是日也天極清明。忽一點黑雲。起於中天。須臾晦暝。雷雨大作。里人共見田中霹靂亂加。若有人手鎌以拒之。俄而雨霽。其人已碎矣。天聰明有如是夫。吁可畏也。

駙馬懷川君之赴京也。屢知曹智敬以大護軍從焉。君載西京妓以自隨。臨鳴綠江。泫然流涕。有抄一人。從君而行。亦泣。曹以足踢抄。墮江曰。君愛妓。妓念君。相與涕泣。固其所也。汝何爲而亦泣也。君及聞之。責曹曰。護軍何不思之甚也。吾以上有殿下。下有翁主。臨涉異土。能不戀戀。所以泣耳。豈有念妓之理乎。曹曰。若然者。此哭小緩。何不泣都門。而必泣於此也。君收涕而謝之。

集賢殿盛時。恩數甚隆。國有大事時。賜顧問。御膳絡繹。賞賜

無筭。有日三接之寵。時人望之如神仙。時金文敬公禮蒙儕輩。中年最長。酸物適至。金於衆中。攘臂取之。李提學塏口吟曰。童心未免而無意。金應聲對曰。齊力方剛者好酸。一時服其敏捷。諺云。老而無意。淫者好酸。二公蓋使此。李文康公曰。凡人之貧富貴賤。死生榮辱。有非人爲。固不可苟。至於名諡。亦其天定。明非偶然。吾夢金中樞禮蒙遠征。騶駒填街。有人手一物先行。書曰文敬公。覺而甚恠之。亦不與金言之。後一年金卒。余執紼於都門外。見其諡曰文敬公。與所夢相符。以此知雖微細之事。亦莫非天所定也。

權宰相弘位極年高。日以放情丘壑爲事。嘗一夜夢一老翁。俯伏泣訴曰。洪宰相將殲吾族。願相公救之。權曰。余何以救之。老翁曰。洪宰相必欲與相公同行。苟相公辭之。洪公亦不行。是再生之恩也。既而有叩門聲。驚覺問之。則洪令公今日欲燒鼈於

箭串。請相公同之。以此來耳。權以爲夢中老翁必隨也。辭以疾。後聞之。洪亦輟行矣。

吉昌府院君權翼平公。與韓上黨府院君。爲布衣交。有忘形之分。權有小婢名鍾。年二八。姿容絕美。性復慧黠。公心中念之。畏夫人不敢有爲。謀於上黨。上黨曰。然則不如僞爲傷心病。以恐動之也。權如其言。稱病出寓人家。韓夜半潛持槐花湯以遺之。令權滿身塗之。作黃疽狀。後數日。韓如權所問病。適鍾母亦來。乃夫人乳母也。韓入見權。出而泣。謂鍾母曰。吾友亡矣。夫鍾母亦泣。韓曰。吾知所以已病之藥。但未敢言耳。鍾母曰。苟吾主得生。何藥之不可施也。韓曰。此病無他。以念鐘而不得親。有此勞證。脉微氣弱。朝夕當絕。母何愛一女子。不以告夫人。以活乃主之命乎。復揮泣太息。因曰。不須同寢。只使之相見。足解心中結滯耳。母嘿然良久曰。事勢至此。爲之奈何。遂告於夫人。相與

定議。擇吉送鐘於權所。其日韓又勉之曰。大事垂成。不可草草。萬一蹉跎。後悔何及。權曰。諾。明日韓更往焉。則權曰。大事已成。相與噱笑。其後兩公協策。成靖難佐翼之功。爲中興第一元勳。余久聞此事。一日與叔度同詣上黨宅。談話間。公自言其首末如此。

趙司藝須。流落關東。餘三十年。因大肆力於問學。無書不讀。頗有能詩聲。世宗甚重之。安平大君遺李太白集。趙以手撫腹。固拒不受曰。此中有李太白全集。一日。上使承傳內官賚簇子一雙。求詩於趙。趙方授弟子學。內官以上命通謁。趙不爲禮。因憑几召使前曰。何爲來也。內官曰。上有命求詩於先生。因出簇子以呈之。趙但首肯而已。講問不輟。內官告辭曰。他日題詩來當取去。趙曰。即當題上。何待他日。奮筆一揮。辭旨兼美。且吟且卷曰。老子書法。正似乳虎爬。因大笑以還於內官。其坦

率如此。

星州有數人。乘夜釣魚於江上。黑月中。若有臨岸而窺伺者。皇駭俛伏。不敢出聲。既而有物墮水。水爲之蕩漾。驚不敢留。皆棄釣具而還家。明日復往視之。則岸上有虎跡交加。又有一大魚。浮出於江濱。剖其腹。有小虎在焉。蓋其虎欲搏人而誤墮水。遂爲魚吞。魚吞毒物而亦斃也。其人身脫惡獸之過。而既得大魚。又得小虎。可謂收漁人之功而又倍焉者也。

洪仁山府院君性勤儉。雖貴爲首相。而種蔬殖貨。無不致意。其視去織拔葵。不可無愧。而比之玩歲愒日。爲有愈焉。嘗路遇二小民。圍碁。公駐馬問之曰。爲此有何事。衣出於此乎。食出於此乎。如汝小人。當日夜勤勞以食其力。而爲此無益之戲何也。女此爲可食故也。皆令食碁子。

完山李石丁善射。終日射幟。無一不中。世宗聞之。俾於後苑

張幟射之。亦終日而一矢不落地。綾城具文老身長八九尺。面有黑子大如手掌。爲人壯健。能弓馬。喜射虎。世祖嘗幸於東郊。文老爲虎所逐。幾遇害。上使人呼謂之曰。向樹木間。文老跳騰於木上。虎逐馬不及。乃蹲於巖石間。上召文老慰之曰。汝雖才甚。謀不如我。向使不入樹間。其能免乎。文老頓首謝。上命駕還宮。文老仍進曰。臣請射虎從駕。上賜弓矢與馬。文老策馬向虎。一矢立斃。上大喜。宦駕之人。無不嘖嘖稱歎。庚辰北征。手殺虜甚衆。虜人相戒。避黑面將軍。

人之聰明。有卓越者。倪學士謙嘗奉使本國。申文忠公書送別詩百韻以呈之。倪公一覽。輒卷以置於案上。即步韻和之。無一韻顛倒。鄭判書招嘗到一水營。點軍百餘人。其後不用軍目。而呼名復點。無一人失次。楊川趙生年十五六。初見制策於人家。求傳寫不得。還家誦而書之。亦無一字落。

河政丞演按節嶺南。南政丞智佐幕甚相得。河僞爲南所幸。晉山妓書以寄於南曰。妾比來有胎氣。思喫酸物。其日適封進酸物。河謂南曰。酸物封餘甚多。亡乃有族親可送處乎。南曰。某有從姑在。河命禮吏唯亞使所用。復爲南荅妓書。并酸以致於晉妓。南皆不知也。行到晉山。妓寢中謝南以惠酸厚意。南亦慰妓有身求酸之意。各閱所寄書驗之。皆僞。然後知河所爲也。一日河坐蓋石樓。謂南曰。吾州之山川形勝。自以爲甲於東方。南曰。形勝則然矣。只有好事品官耳。後河以右議政。陞左議政。南以判院事爲右議政。肅拜之後。首造河宅。河迎入。及戶。顧南曰。首領官老監司。萬一蹉一足。不可說也。

河浩亭崙。爲人有經濟大略。不拘小節。嘗鳳棲榮川郡。張帳於廳事上。令衆妓奏樂於內。而列羣胥於帳外。左酬右荅。剖決如流。而未免有青樓之誚。適議殿最。僚吏必欲置公於下。按使金公奏曰。不然。河某非常人物。他日吾輩之命。皆懸於其手。不可輕處之也。僚友固請。公曰。寧能屈某於一殿。而使不復伸乎。竟不許。後河以定社元勳。位極人臣。言聽計用。有當國之權。金公適以重累。逮繫禁府。幾不免。金使人謂其妻曰。路謁河公。但道曰。金某之妻。庶有生理耳。妻如其言。河果慘傷不已。獄竟無事。河有詩。至今留在榮之壁上。而權花山攀及諸賢。多以此題。詠於其後。

有宰相姓李。子婿獻壽婦家。小婢子夜半大叫曰。有賊有賊。皆大驚。跡賊不得。婢曰。月光所照。似是服草綠衣人也。夫人大疑。乃翁媪罵之曰。賊無踪跡。婢所言如是。老賊常服草綠帖裡。必欲私潛往之也。公曰。婿郎亦着草綠衣。女亦罵夫曰。夜半何以潛出盜婢。婿曰。非我也。翁也。公及聞之。叱曰。小賊自行。而何以歸罪於老物也。舅婿相推。竟不辨。

兼司僕朴孝恭。公州小民也。以能驅馬。位至禦侮。有士族寡婦家嫁女。徐達城以族賓與焉。及昏。婿郎拜畢。引入如禮。賓客各散。路上達城之從人。相與嗤笑曰。今日婿郎乃朴孝恭也。方拜時。達城心疑其朴孝恭。而必其貌相似者也。亦不致詰。及聞其語。乃大驚曰。何謂也。皆曰。今日婿郎乃朴孝恭也。達城拔馬還就其家。則朴已脫衣倚枕。但燭未出耳。問曰。今日婿郎誰也。曰。忠義衛閔某也。達城曰。然則今之入內者。乃兼司僕朴孝恭也。相與大駭。詰其所以。則兩家同日娶妻。而女家誤迎矣。夜深無馬。兩郎皆徒步。各還於妻家。

余按忠清也。從弟則叔度。以軍資監。正點馬湖南。相遇於公州。有妓燕。燕州之名花也。州以燕燕備寢於叔度。夜就帳裏。叔度先臥。促燕燕解衣。燕亦解衣而臥。方欲講歡。而燕輒不肯曰。明日取笑不可說也。叔度曰。何謂也。燕曰。本以幼艾。擇侍客寢。使

相欲笑客。以予老妓換之。今日同宿。在妾爲天幸。其奈明日滿堂譏笑何。所以不肯耳。叔度遂却妓。遽索冠帶而起。鷄鳴就余臥內。促余起之。相與挑燈引飲。叔度於火光中。目燕謂之曰。此妓名爲誰。行首妓曰。昨夜侍寢燕兒。叔度曰。非也。不肯不肯。又謂燕曰。汝真吾妓乎。燕曰。然云。則又曰。不肯不肯。余甚恠而詰之。然後知叔度爲燕所欺如此耳。叔度每以權略自負。寧欺人。不爲人欺。而顧乃受欺於一兒女。失雲雨之歡。亦可笑也。俗稱同菜者莖葉似當歸。香冽可食。有破軍菜者似之。成時佐家奴六人。因事往永興。適使相全義君李判書德良。出獵遇之。皆跪謁叙。所以入來之由。李戒以當暮可於府治來見。李還府。有一人謁於庭下。某是成俊令公宅之奴也。朝日共謁於路上。退而喫飯。有一菜芳嫩可食。一行皆食。而奴以居末獨不得食。既食之後。一時皆絕。請使相救之。李大驚。送醫藥治之。竟無效。

蓋所食者破軍菜也。故知命者雖同菜亦不食。惡其相似也。有僧藍縷修行。身苟有衣。必遇寒者而脫與之。性醇厚無曲折。人無貴賤皆汝之。號慈悲首座。每於官府寺社。有所答人。必乞代受。嘗寓圓覺寺。適寺有大佛事。一時宗宰咸會。悲擁膝蹲坐。謂仁山府院君洪允成。汝今貴矣。洪以爲無禮。奮拳毆之。悲笑曰。洪允成母毆我。痛矣痛矣。後予以大司成。從延城府院君李與諸相。乘間少憩寺池之上。悲目李曰。面熟而名忘矣。久之乃曰。李石亨氏也。寺僧皆曰。慈悲天性如此。幸勿恠也。

吏曹判書許誠。爲人強項。人不敢干以私。一應銓注。必於人之所不欲。蓋惡人之奔競也。有一僧少與公有方外分。求住釋王寺。而恐公之不聽也。則給曰。萬一處我於釋王。則非所欲也。無已則其永明乎。他日造化有釋王闕。公怒叱曰。老僧不欲釋王。欲何寺乎。乃擬之。余掌成均試。有一叅試官。讀一舉子卷。稱贊

不已。余惡其有私也。因置之下第。叅官徐曰。惜此子大有鐵城氣骨而不得也。後乃聞之。乃吾侄琬也。有一卷所書伏奉國試四字。余之手筆。乃兒朋李節前此請余書者也。余以嫌故默不可否。叅官讀竟請等第。余從叅官言竟落第。琬以疑似。節以嫌故皆不得與。其事有類於釋王。亦可笑也。

玩易齋姜公碩德。性高亢。一舉不中。退歎曰。男兒生世。固當磊落。安用舉業以爭技白日之下。爲平生進取之媒乎。竟不復舉。綾原君具公文信。才藝絕倫。亦二舉武業。有以故事辱公者。公大耻之曰。何必科名足以立身。即日棄去。世祖製印地儀歌以紀之。其法鑄銅爲器。列二十四位。虛其中立銅柱。橫貫孔銅衡。於其上。而低昂以窺之。謂之窺衡。方其印地也。泛靈龜正四方。欲知午初一刻。某標遠近。先於卯初一刻。或酉初一刻。立標以窺之。更於卯酉立標處。依前法正四方。以正午初一刻之標。

爲某位某刻。然後自明堂以繩量。前卯初一刻標一千一百尺。則三之。午正一刻標爲三千三百矣。以正二十四位。橫斜曲直。皆以是正之。而無不然者。上嘗召臣及臣金紐臣希孟等講論此法。俾於後苑試之。無不脗合。即命量英陵四山。其後又命印京城形勢。率用此法。然京城閭閻櫛比。無量可施。則不得已。叅用臣等愚見。一城之內。凡有標之地。皆用是。以正之。以至遠近高低大小平險。亦謄寫於紙地。而列二十四位於其中。乃於地上量最近一處。而縮之爲小尺。不復量地。而仍以此尺量地上畫處。則當不煩步量。而山河天地城廓室廬。舉不迤於本處。而遠近高低。自然無絲髮之差。有同印字之分明。圖成上之。留中不下。窺衡今在觀象監。

戶曹正郎金順命。禮曹正郎朴安性。相與友善。禮曹清而戶曹富。朴每有求於金。以本曹供饋之資。一日朴使又至。金乃叱曰。物無可給。何不取吾腎囊而喫之也。使歸告朴。時越川君金吉通爲禮曹亞判。乃金之父也。朴於是乃使報金曰。所惠腎囊。欲以進堂上。可急送也。金不敢出一言。俯首而已。

人言。家之午地。有鵲來巢。主人得爵。諺傳。太宗有故人困不得志。伺上行幸。使奴爲鵲巢於吉地。上果使人問曰。何爲如此。對曰。家南有鵲巢。當得爵祿。吾主久不得官。故爲之耳。上憐之。命除官云。余少時有鵲巢於家地。余與羣兒斫其木枝。全巢墮地。有雛方黃。吻心傷其死也。且以南是福地。將巢掛之于家南槐樹上。雛皆長大飛去。其冬先君以軍器錄事。叅靖難功。超三級。授奉禮郎。後構別第於青坡。家正南向。有鵲巢于棗樹。正午地也。有女僕毀爲薪。明年復巢於其樹。是睿宗即位之明年。己丑也。余以司誨超拜掌令。歲辛卯春。鵲來巢於府之南庭樹上。余笑曰。鵲巢有靈。自古言之。某亦曾驗。府中當共受

福無疑。有一臺長曰。此巢稍近東。似爲執義也。執義柳輕果拜承旨。久之鵲無故毀其巢。更構於正南。是年夏。上以某等能稱職。下教褒美。皆加一資。余與執義孫舜孝陞堂上。甲辰春。有鵲復巢於家南棗樹。不巢者凡十四年而復巢。鄭二相佞景會以詩戲而賀之。夏果腰金出按嶺南。以此觀之。人言亦不虛也。中原朴溫嘗游關西大同江上。逢一女騎牛而去。年可四十。猶有妍姿。溫戲之曰。汝非常人。何以騎牛。女曰。妾故西京妓女。少年傷足。所以騎牛也。溫大悅。邀與共坐於江岸而飲之。問其傷足之由。且視之。則兩足皆無指。有似被刑者。溫恠問之曰。何以如此。女曰。妾少也。稍有才貌。前後薦枕於賓客多矣。未嘗一御於大同。察訪歲不記。有新大同先聲其姓姜。妾自是每念今姜之來。當不失也。會府官餞客於舟中。妓百餘人。盛飾奏樂。酒半。遙望江之東岸。有騎塵。適問之。則乃新大同也。妾於是腸摧於

中。顏變於外。且俛且起。視之。則短體紫髯。雖無動人之風彩。而妾以久屬意之故。目不能頃刻不注於彼也。既就坐。酒數行。而大同次當行酒。少尹尹處恭顧妾曰。客行酒。可進盞也。妾不覺顛倒挺身而起。少尹曰。異哉。妓也。酒罷。主客皆入城。妾尾大同後疾走。身輕若飛。既到下處。則姜竟夜堅睡。不問一言。明日如是。又明日如是。妾私心恐其姿貌不副客意。慚恨不寐者亦三夜。其明日乃召妾私之。自此食不知味者一兩月。適妾以母病如京。而兩界都體察使皇甫公仁又至府。官以妾備薦枕之數。公悅妾。有加於姜。而妾爲姜之心。天日有臨。雖阻勉侍公。而實不服也。然以官威從公而行。既遍關西。復入東北界。一日公登慶興之邱陵。以望野人地。悽然謂妾曰。滿目皆胡地。家山在何處。萬一老子不幸與汝永訣。汝何以爲心。妾以念姜之故。不覺勃然曰。縱使如此。非妾之罪也。公嬉笑無言。自是不復與言。及



還本界。府官已聞此事。更選他妓。馳駟送之。公亦不與接。一方驚懼。皆以妾爲無福也。及公之還京也。監司與府官大餞於江舟。公竟席而無喜色。臨分指妾謂少尹曰。今還君妓。乃馱他妓而去。少尹大慚怒。杖妾無數。足指盡落。一年臥床。遂爲病人。妾之有此病。凡以愛妾之故也。其後少尹判官相繼貶黜。大同察訪亦革罷。當其時一妾念夫之心。其禍遂至於如此。泫然流涕。朴溫云。

許政丞稠守法剛正。人不敢干以私。每遇父母忌。必服母夫人手縫幼年所衣綠色小團領。流涕以致齋。子弟有過。必告祠堂而撻之。有子二人。長曰詡。叅贊。次曰訥。亦達官。適大旱。訥抗言城中多溷廁。穢氣上干。致有旱乾。請五家爲一廁。又臨井取水。偶見碧苔蜿蜒隨波移動。取以獻于政院曰。龍也。公曰。詡告祠堂撻訥。五家爲一廁。欲使其妻朝暮往他家之廁乎。以苔爲龍

而獻之。又何意也。公兄周以判漢城府事致仕。公每政府合坐。鷄鳴而必詣之。詣必屏翳從于洞口。下車步入。判府亦知公必至。每夜正衣冠。張燈設坐。身倚床以待公之至。至必設小酌。公徐問曰。今日府中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某之意。理當如此。公喜而退曰。人樂有賢父兄。此之謂也。

鄭叅贊甲孫。魁偉美鬚。性不喜治產。坐臥網石。晏如也。然客至。不問有無。必設酌。遇親戚無內外。嘗爲承旨。母夫人有所求而請書。公固辭之。夫人怒。以告於判書。即公父欽之也。判書笑曰。夫人母

怒。縱渠辭之。我獨不可爲乎。其爲大司憲也。振起頽綱。如僧尼左道惑世之流。不得擅出入京城。屢以直言犯上。朝中肅然。時河政丞演兼判吏曹。崔宰相府爲正判。一日朝啓啓畢。臺諫以上以次出。公進曰。河演崔府母退。因極諫政事之失。演與府俯伏流汗。不敢出一言。退而見河崔。談笑自如。無幾微辭色。時論

偉之。

昌寧成侃和仲。少以文章鳴。有真逸集。傳於世。爲人貌不揚。集賢殿有燕會。必邀和仲爲坐客。由是士林謂貌醜者。爲坐客。其弟倪磐叔。貌似乃兄。而亦有文。韓山李二相。坡平仲。自以風彩當世第一。而面上有髯。有戲公者。比之尹吉生。中樞李甚病之。蓋尹貌險而多髯故也。吾家有燕集。洪政丞益成及李公成公。與諸宰相盛會時。成爲司饗院正。李目成朗吟曰。有客有客成。饗正。諸公不解其意。平仲自釋之曰。有客之客。坐客之客也。成立對曰。于偲于偲。尹吉生。滿坐無不失聲絕倒。時立四宰碩圭貌陋。嘗以議政府舍人。詣一大相宅。婦人自窓隙窺而笑之。成以翰林亦進其宅。婦人不覺失聲曰。前日舍人。雖陋而如人。今之翰林。不似人形。安得而不笑。世祖嘗策士。見成笑曰。汝雖才貌甚陋。他職則可。承旨地近。必不可也。至今謂成爲御覽坐客。

但隨

余少年落魄南州。有晉州妓勝牧丹。臨歧謂余曰。客今爲上京。何時復來。當作何官來。河東縣監甚佳。然有家眷。不如萬戶之爲便也。余曰。此去當按節來。豈碌碌爲萬戶守令乎。丹忽稱卒腹痛。余出囊中藥。將與丹服之。丹笑曰。癡哉客。妾以客按節之語。不滿人意。故以爲痛腹。妄出藥以與之。癡哉客。便大笑。是年春。世祖幸溫陽策士。余擢第一。拜成均直講。七年而以成均大司成復遊晉州。又十一年而按節當道。丹尙無恙。士林多以此題詠。以侈其行。詩多不錄。

人言。有蓋姓大相。每夜伺其夫人入睡。輒潛就婢處。一日夫人佯睡而鼻息。公乃脫身而出。夫人潛起尾其後。則公入一婢房。婢罵曰。如節餅夫人。置之何處。而乃尋陋婢乎。公曰。以汝爲山芥沈菜可乎。既而出坐階石上。以冷其臀。後入夫人所。曰。腹痛。移時踞廁。臀亦冷也。夫人曰。如此腹痛。何不節食。山芥沈

菜乎。公不覺失聲曰。休休夫人靈矣。又一夜大雷雨。公復伺夫人睡。出就厨間。覓大瓢戴之。徑入婢房。夫人知之。密手棒候於門隙。公還而纔入門限。夫人以手棒急擊其頭上之瓢。而雷電又作。公驚仆地良久。入謂夫人曰。吾家有富徵。可喜也。夫人曰。何謂也。公曰。人言遭小霹靂者家必富。吾適如廁。遭此小霹靂。豈非富徵乎。夫人笑。公亦笑。

陽川君許某。狀貌魁偉。風彩巖然。一時推爲大人君子。自少博學能文。至於天文律曆醫卜之技。無不精通。而又能弓馬。國有大事。必以公爲元帥。然不治家產。所屋僅蔽風日。淡如也。少年與友讀書于一處。有賊偷衣鞋而去。明日而當各歸其第。朝食。公謂友曰。君則往矣。丈岳以吾歇後。尋常大責之。今失衣鞋。豈可往乎。友出戶。則公臥而朗吟曰。既吾衣之偷去兮。又胡爲乎盜鞋。既偷衣又盜鞋兮。窃爲盜先生不取也。

昌寧成侃和仲。少以文章鳴。然爲人歇後。爲集賢殿脩撰。有白事於大提學。聞大提學坐義禁府。直入請謁。既行禮而復入跪。則皆本府堂上也。成仰視之。慙赧蒼黃而退。滿坐爲之劇笑。時謂成修撰請謁。

商山黃孝源爲義禁府堂上時。方有訟父子事。有一郎官跪白此事。黃曰。郎官或知之矣。此正誰之子也。郎官曰。此正黃孝源之子也。黃笑曰。老夫無子。今得子可喜也。郎官慙惶伏地。不敢仰視。

宗室永順君。好學而謹慎。且有度量。昵侍大內十餘年。無間言。世祖嘗曰。永順精通第一也。一日曲宴於內殿。雜奏妓樂。君問注書盧盼曰。今日當直承旨爲誰。蓋將以啓上也。盼於衆妓中。見笑千金有才貌。中心記之。忽對曰。笑千金也。君不覺失聲。

世祖大王嘗幸西部。中路望見一兵旗竹曰。取第某旗來。真奇材也。命以爲笛。其聲絕妙。昔蔡伯諧避難江南。仰盼柯亭之椽木。取以爲笛。歷代傳寶之。其事蓋有同焉。而伯諧之近盼。又不如 聖祖之遠見也。

有姓閔朝士。性周密。每出必資貨物。嘗以司僕官扈駕關東。同僚使一從人詐稱軍士。牽瘦馬過閔而求賣之。價極賤。閔大喜。傾其所資。又脫靴解衣以買之。閔愛其馬。別養之旬日而肥壯。適見賣馬之人。多於眼前服事。恠而問之。乃本寺徒人。而所賣之馬。即內厩所立者也。尋其衣靴。則其人已穿着。而不可復用。尋其馬貨。則已爲同僚酒食之費。亦曾共而不自知也。

駙馬河城府院君。有奴富居楊州。生女曰某。絕有姿色。士人安榆見而悅之。聘以爲妾。君聞之怒曰。安有婢子而擅嫁士人。拿致本宅。欲與小奴爲妻。某伺知之。憂憤不知所爲。挺身踰垣。以

造於榆。且泣且言。誓以必死。榆歔歔不自勝。而亦末如之何也。已。數日。君使人又拿而去。由是絕無形影。一日某潛入房中。自縊而死。後榆乘昏自成均館獨行。踰廣孝殿後嶺還家。時適初秋。山月半吐。萬彙欲寂。行人遂絕。榆方悼念某。悲憤嘯詠。微有履聲。出於松間。審視之。則乃某也。榆久知其死。明是鬼假。然以篤念之故。不復致疑。就執其手曰。何以至此也。因忽不見。榆失聲痛哭。由是病起於傷心。食不得下咽。數歲歿。金參判細子。固吾同年友。而與榆爲中表兄弟。每爲余言此事。柳斯文孝章亦榆之姨婿也。亦言此事而傷歎之。夫守節而至於隕命。雖士族婦女生長於禮法之門。有所難能。而此女以婢僕之賤。初不知禮義貞信之爲何物。而只以區區爲夫之心。從一不它。至於隕身而無辱。雖古之烈女。何以加之。

崔政丞潤德。丁母憂。匹馬單奴下南。路由開寧。有二三守令。張

幕縱飲於川上。相與言曰。彼有服喪者騎馬而去。此必近縣村民也。而敢向守令無禮至此。不可不大懲也。使人摔其奴而去。問汝主爲誰。曰崔古佛也。其名爲誰。又曰崔古佛也。皆怒曰。汝主犯馬。已爲有罪。汝復匿名。奴主同惡。遂毆其項。奴徐曰。崔古佛名潤德。今歸昌原田庄也。皆大驚恨。即撤幕罷飲。相與馳謁於宿所。以謝其罪。俗謂老人古佛。子之稱父。亦然。

驪興閔某爲咸興。多權術。同時有德原府使。每上供脯。不中程法。多黜退於監司。德源甚患之。吏有獻策曰。監司每稱咸興片脯。盍就而求其法。德源然之。使解事老吏。加幣以求法於咸興。閔召其吏坐之前。饋以酒。且謂之曰。此甚易耳。汝府有棗樹乎。曰有。閔曰。擇大子棗一大樹而斫取之。用大本中心以爲槌。細割生鹿肉。盛之布帛。投沸湯而半熟之。便納於脯板中。以棗槌堅築之。有味而堅正。棗貴多子。以多子尤堅剛故也。德源人依

其言而造之。雖築以萬椎。肉終碎而不合。監司之責文日至。舉府病之。更問於閔。閔笑曰。汝法甚誤。孰謂熟肉而能合之也。閔以德源有一棗樹多子而特大。主人甚惜之。故以此誣之也。古者。左佩金燧。右佩木燧。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取火。後世雖廢不佩。而所以取火則猶古也。然不如用金擊石取火之爲便也。無貴賤皆用之。尤切於行軍。謂之火金。

商陸一名章柳根。又曰章陸。治詛呪有效。家有一奴。與羣輩結友。來往於平安。一行十餘人。就食於一寺。俱患詛呪。二人死於中途。餘人還家相繼而斃。奴亦病革。朝夕當絕。余急之。取生商陸根一本。搗之。和燒酒一兩匙以服之。少選氣絕。良久復蘇。則有赤涎自穀道流出。以杖擊破之。則有甲小虫。出輒飛去。其病頓愈。旬日復作。余以爲必餘毒未盡出也。欲令復服商陸。則奴輒却不食。且曰。當初服也。甘滑無毒。久之天地茫茫。遂至於絕。

寧不服而死。不欲服而苟生也。蓋多服故也。更以神授丹和酒服之。赤涎中亦有小虫出。自是病遂愈。

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首相三十年。終始清儉。而年幾九十。子佶亦拜亞相。父子有名於當世。上甚禮重之。蓬原宅有鬼妖。忽作。有小官來。鬼白晝輒脫其帽。碎之而投石不已。舉朝大恠之。君避寓他家。燒殺鬼丸以禳之。其妖遂息。至今五六年。而竟無他事。君亦強康無恙矣。

有金德生者。雄武絕人。有功於太宗朝。累官至上將軍。金有故人某。嘗從金於戎間。最爲金知。金歿十餘年矣。一日某當夜忽驚起大叫。因復寢。少選復驚起大叫。其妻恠而問之。某曰。適見金將軍。騎白馬佩弓矢。呼余曰。今日吾家有賊入。吾欲射殺。所以來耳。既去復來。拔一矢有血痕。示余曰。已射賊殺之矣。夫妻相與驚怪。朝而就金本宅。則金有繼室年少。以是夜改嫁。壻

既入而忽腹痛。未明遂死云。

坡城君宅在興仁門內。宅前有大槐樹。其婿某夜徑射廳前路。見其武士。不知其數。較射於廳上。復有馳馬而弄槍。或擊毬。或騎射。射廳之前路爲之塞。以某無禮。縛而毆之。求哀不可。痛不可忍。有一丈夫。頎然出於千萬人中。怒謂諸人曰。此吾主人也。何以見窘至此乎。解其縛。扶擁還家。既入門而回顧焉。則其人就槐樹下。已不見其形矣。蓋射廳前較射者皆衆鬼。而扶還一丈夫。亦鬼之托於槐樹者也。

高麗文成公。以修葺學校興起斯文。爲己任。施納奴婢於成均館。至今相傳敬慕。文成子孫入學。奴婢曰。此吾主也。館官亦待之異於他生。然施納之事。不載於史策。無由知其詳矣。有二婢。以侍女入內。太宗偶問本貫。對以館籍。上曰。古人施納。予不能然而反奪之耶。立命出之。

嶺南有萬戶。失其名。犯軍法。世宗命本道監司。斬於倭人見處。其妾洪氏。伏於夫屍。凡三日。手續其斷體。歛襲如法。卜地而葬之。守墓三年。哀毀骨立。觀者爲之悚然。昌山府院君。成爲監司。聞之。嗟歎。欲上聞褒賞之。以洪乃再嫁女。故停之。昌山謂余言此事。余曰。縱使改嫁。不亦賢乎。比之丈夫。其豫讓之流乎。讓也不死於范中行。而能死於智伯。君子以抗節致忠。許之。以其無所爲。而爲善故也。然則洪亦無讓於豫讓者矣。

廣州舊有官妓。中廢而復出。出而復廢者。又二十餘年。牧使崔雲海。後室甚妬悍。一家之人。皆其耳目。伺崔動靜。必報之。一日。有黃衣小吏。伏於崔案前。家人遙望。以爲妓也。奔報於其妻。其妻大怒。隱於門隙。撫釵以伺之。崔日暮投衙。及門而心動。便回。其妻奮釵。斫斷其衣裾。崔大驚。遂還客館。其妻愈怒。曰。恨不手斬老賊頭也。乃牽入其夫所愛大馬。斬之。數日而崔度其妻怒。

解徐就衙中。簿錄器物。爲行計。妻曰。何以如此。崔給曰。嚙昔之事。已聞於朝廷。某今已遞。故所以治行耳。行涉廣津如京。其妻獨立江上。而不得渡。因此夫妻。不復相見矣。

越川君金吉通。爲吏曹正郎。判中樞府事。魚孝瞻。爲集賢校理。時有一朝士。設筵以邀吏郎。魚不知。先就其第。暫設小酌。而盃盤草草。無下筋之物。既而金至。主人遽催進饌具。如獐肝等。味極爲芳鮮。魚舉動寬緩。語不輕發。鄙其爲人。執筋攝肝。徐曰。吾亦喫吏曹肝也。又有一求官者。邀吏郎設酌。郎大醉嘔吐。主人跪白曰。小人以敬客之故。艱備小酌。客纔飲。而輒吐。小心竊以爲未安。幸勿吐。

恭靖王宮有一宦官。忘其名。歲不記。二月暮。偶入園中。有二三徒人。於積藟傍。拾桃子喫之。就而視之。則桃面大紅。眞九十月間霜桃也。破積藟。得桃子數百箇。進于王。王大喜。即薦文。

昭殿又送于太宗所曰幸得仙桃敢獻左右。太宗得桃大喜命進文昭殿。則上王已薦故不果。解御衣賜進桃宦官。即命有司戒嚴。幸上王宮。盛仙桃置尊所共玩。大宴終夕。極歡而罷。及秋其桃方肥。上王命左右故積芻於其上。至明年春又啓之。則桃皆腐損。終不如其桃之肥美也。

孝寧大君設法會於山寺。邀讓寧大君同往。讓寧使僮僕十餘人。臂鷹牽犬。鈴環之聲。響應谿洞。既至寺。則休鷹于佛坐之側。剝雉而燒之。大飲於寺中。縱虐無忌。孝寧甚不肯。變色言曰。兄何無禮於大尊乎。將來禍福可不畏歟。讓寧大笑曰。生爲王兄。一國尊之。死爲佛兄。一方奉之。生死有福。吾又何畏。孝寧默然。崔貞烈公潤德。以二相兼平安道都節制使判安州牧使。公務之暇。治廳後隙地。種瓜。手自鋤之。有訴訟者。不知是公。乃問曰。相公今在何所。公給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焉。有一村婦泣。

而訴曰。虎殺妾夫。公曰。吾爲汝報仇。跡虎手射之。剖其腹取其骨肉支節。裹以衣服。備棺埋之。其婦感泣不已。一州之人。至今慕之如父母。

有禮曹堂上。嘗私京妓。謂郎廳曰。禮曹官吏私京妓。於物議何如。郎廳又私京妓者也。答曰。比之外方。禮曹堂上如監司。郎廳如首領官。監司與首領官。自有薦枕妓。有何物議。獨慣習都監官吏如守令。不可得私之也。堂上曰善。

有柳姓老朝官。知林川郡。愛一妓。嘗召入衙中。不出。大幸之。成宰相時爲本道水使。聞柳所爲。心欲奪之。直向林川。纔入東軒。首問其妓。皆對以病染垂死。公強之。至則刑杖以威之。吏不勝其苦。就衙叩哀。柳不得已出之。妓蓬首垢面。藍縷赤脚。以謁於成。成召入房中。勅老妓洗其面。理其髮。改其衣。則姿容冠於諸妓。即便幸之。馱載還營。柳不意被奪。計無所出。使急唱呼於中。



路曰。某某。汝母死矣。成謂妓曰。汝母死矣。盍歸乎。妓笑曰。妾母不死矣。他日妓從容謂成曰。妾雖在衙中。非其本心。每朝官入郡。心中驚惑。日復一日。幸今結緣於相國。免刑杖之痛。真再生之恩也。

孟政丞思誠嘗持服南行。路上遇雨。少憩院樓。有士人黃義軒。先在樓上。兩手背負。方讀板上題詩。吟玩良久。旁若無人。顧謂公曰。叟豈知此味乎。公陽若致敬。起對曰。無知村翁。安能知之。且問此何意也。黃曰。此乃先賢寓目觸興。模寫江山勝槩。蓋詩中之活畫也。公曰。然則甚善。然非先生豈得聞此事也。少選馱載紛集。僮僕群至。供帳物件。前後絡繹。黃始恠而問之。乃知老叟是孟政丞。不覺俯伏。公笑曰。人無貴賤。以志爲上。生有傲物之心。殆非凡士。何前倨而後卑也。引與共坐。慰藉而遣之。處士成聘壽眉叟。與弟弘文校理。聘年仁叟。文雅齊名。兄弟姊

妹凡十餘人。父母死。三年之喪畢。會兄弟而分財。眉叟見物之有色者。則曰。與某。奴之有實者。則曰。給某。其破碎罷劣者。則曰。此父母之意也。我其爲之。以妹李庭堅之妻無家。又欲以本宅與之。諸弟固諫曰。父母家舍。當傳之長子。眉叟曰。均是父母之子。我不可獨有家也。即出所有綿布。爲庭堅家之買資。仁叟亦出家財助之。二兄同心。其迷少諸弟。以次婚嫁。一門之內。無間言。俞先生孝通有子。娶於皇甫政丞仁。世俗娶妻。其豪富者。必以珍寶盛之。函。擔以先導爲禮物。多者。至於三四函。俞子亦以二函爲禮。皇甫氏促函入。對客開之。皆書冊也。滿坐愕然。後皇甫氏謂俞曰。婚夕之函。何用書冊。俞曰。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婚夕之函。何以不用書冊乎。

目圓而瑩。故能鑑物。耳虛而通。故能受聲。鼻直而開。故能聞臭。口橫而缺。故能出納氣與息。又有舌爲之簧。而有聲音言語。四

者各有所司。而兼之者口也。然其所以能辨別善惡者心也。苟無心焉。雖有目孰得而鑒。雖有耳孰得而受聲。雖有鼻孰得而聞臭。雖有口孰得而出納。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妓女紫洞仙才貌冠絕。宗室永川君酷嬖之。君嘗寵青郊月。既而移愛於洞仙。適往松都。都中有青郊驛。紫霞洞徐達城以詩贈行曰。青郊楊柳傷心碧。紫洞烟霞滿意濃。君大喜。嘗於衆中誦此詩以自誇。張翰林寧奉使本國。每宴必目洞仙曰。真傾城姿也。後金天使湜游於濟川亭。紅妓滿前。問曰。張翰林所稱貴國紫洞仙誰也。禮官誣指他妓。金曰。非也。果此人。張公必不稱也。禮官不敢隱。遽以駟騎索洞仙於永川第。金笑曰。此真其人也。

金判院孝誠多嬖。夫人亦嫉妬過甚。一日公自外至。忽見夫人坐隅有緇染苧布一匹。公問曰。此緇布用於何處。而在夫人坐側也。夫人正色曰。以公惑於衆妾。視仇儷如仇敵。妾決然有出家之意。乃染此耳。公笑曰。僕本好色。女妓女醫以至良人賤人。絃首針線之婢。苟有姿色。必皆私之。而至於尼僧獨未一近。卿能爲尼僧。是僕之志也。夫人竟無一言。手取緇衣投地。

金公仲誠爲忠州牧使。一州大治。嘗構大樓。州吏告曰。立柱之後。須用鐵釘萬計。今樓朝夕立柱。而官無寸鐵。豈非欠事乎。公曰。姑安之。吾已布置矣。明日立柱。而州吏又告之。公又曰。姑安之。吾已布置矣。是夜三鼓。而公坐州廳事。點檢人吏。多後至者。公皆以數後至之罪。贖以鐵物。發使督徵。不終日而積鐵如邱垤。公笑曰。此亦鐵也。可作釘也。以州人喜訴訟而所訴訟皆無實。大惡之。常坐於樓上。有牒訴者至庭。陽若不見。其人以竹竿攝牒而磨之。公又不欲見。臥樓心竟不聽受。日暮收衆牒焚之。州人至今稱爲賢牧云。

有馬醫尹仲年。所業頗精。而治眼又神妙。曰。凡馬之受病。與人無異。所以治者亦同。以肝補肝。以腎補腎。以肺補肺。以心補心。以脾補脾。五藏皆然。至於眼獨不然乎。吾以眼精治眼精。所以百投之而無不愈也。燕子常常飛空。吞百虫以爲食。肉既消而眼精獨不消。吾多取燕矢。淘汰於澗。澆滓盡蕩而精獨留。一日所得多不過分毫。從而研之和藥。以投病眼。則自然有神效矣。宗室任城。正有志於藝。鼓琴爲當時第一手。世宗嘗曰。任城之琴。自有別調。非他人所及也。其宅在崇禮門外。每日早朝踞大門闕。迭舉左右手以拊膝。如是者三年。人不喻其意。皆以爲狂。蓋學杖鼓也。既而傍口弄指。晝夜不止。人有謁者。視而不見。如是者三年。蓋學吹笛也。爲人羸弱。短於弓馬。每歎曰。吾雖殘劣。不能射疎及遠。然以中爲賢。且以觀德。亦可學而能也。每朝携弓矢上山。終日射候者又三年。而竟以能射鳴。其志可尙也。

己。

趙先生講性峭直。嘗爲忠清賑恤使。安循從事官。時文義懷仁等五邑守令。皆有罪當杖。先生以使命入清州監刑。清州牧使忘其名。故以訟牒迭呈。事未決而日已暮。決訖。先生命吏督刑。牧使又進曰。五官守令不能賑恤。上以得罪於一人。下以獲怨於百姓。刑杖節次。不可不嚴設。以厭民心也。請依禁府刑人例。公坐大廳爲堂上。小人坐中門爲郎官。使罪人伏於大門外。以次受杖。與百姓共之。豈非朝廷恤民之意乎。先生曰。諾。既而痛楚之聲。徹於內外。明日而先生出。路遇五官守令。皆載擔床。覆以衣衾。避於路側。先生下馬執手慰藉曰。非予憎公。事勢至此。不得不爾故也。蓋先生陷於牧公術中而不自覺也。後先生位不過司藝。而竟以疾罷。牧使腰金以登樞府矣。先生歎曰。吾不知爲彼所賣。終身矢志。固其宜也。

朴大提學。堧永同人也。年四十餘。猶落魄不遇。嘗以棊棋自隨。有子數人。亦不勸學。携棊過隣舍。以痛飲爲事。然夜則未嘗不引燈而讀書。亦時時橫笛以自娛也。其後登第。位至僉知。休告還鄉里。路經西原。以微服請宿於州司。時公已白首。有薦枕妓。頗解鼓棊。公手彈數曲。諸吏無不聚觀者。首吏悅公年老而有藝。盛饌饋之。公恣爲歡謔。每有樂器。必手弄數三。州吏皆曰。老翁可人也。公手抽矢房大箭。以贈諸吏。相與極歡而罷。朝日公使人通名於州官。自牧使以下奔走來謁。諸吏大驚。皆還其箭。而公亦竟無一言之及。州人至今言之。

柳政丞廷顯。以前代言家居。掌穀之奴。有與受債人相毆而人死。太祖震怒。諭八路索廷顯甚急。公挺身挑出。有亡金者。宜山君南閭之寵奴也。柳與亡金相識。既窘無所容。則潛入南宅。臥亡金寢中。金以手探之。則乃男人。驚起問之。則不答。摔髮出。

外審視之。則乃廷顯也。曰。吾犯殺人罪。當大辟。無所於歸。今此偷生耳。金哀之。告於南曰。奴有死罪。南曰。何謂也。金曰。柳代言廷顯。今在奴臥中求活。是奴死罪也。南驚曰。彼既殺人。當死。許接客隱。自有其罪。爲之奈何。是日守闕。亡金從焉。南啓曰。亡金有死罪。當速殺之。今殺人廷顯。見在亡金所。上願謂亡金曰。何以匿罪人。亡金俯伏待罪。且言其事。上即赦廷顯。柳感再生之恩。潛袖黃金一錠。以與亡金。使獻於南。南大怒。責亡金還金。戊寅之變。南敗。而柳適爲晉州牧使。亡金輿販於嶺南。經投晉州。見州廳事。有乾碧魚。積數百同。而妓十人。過於前。金戲謂十妓曰。若輩欲食此魚。當各贈一同。十妓皆笑曰。客能各贈一魚頭。妾當各償酒一盃。相與定約。以謁於牧使曰。奴是亡金也。柳方坐官司治事。不覺驚起。執其手。引與同坐。金固辭不敢。則設席以坐之。水陸羅列。盃行無算。酒半而白曰。奴欲用碧魚十

同耳。任汝所用。何止十同也。飲罷而金還下處。贈十妓各一同。十妓皆驚曰。牧伯性吝。雖一魚頭。尚不濫費。何向客若是寬大乎。後柳竟拜首相。爲國重臣。而亡金亦年踰八十。每與人言此事云。

南政丞在。罷相養閑於墨寺洞本第。日以棋局爲事。有墨寺長老屢造焉。相與圍棋。而長老佯不勝。公大喜。旣脫其冠。又脫其衣。至於中裙。則長老不敢脫。哀懇再三。然後免。日暮而長老還寺。則公使婢子二三人持米豆饌物以遺之。由是長老無日不脫衣。而所得日增。公亦不知也。有閔姓朝官謁焉。公亦與之對碁。閔臨局爭道不遜。至以手犯其頂。公不悅曰。此客氣豪。然得志則得志。不得志則不得志也。

高麗

高麗辛禍。李謹妃琳之女也。崔寧妃瑩之女也。寧妃事跡著在國史。而江陵父老至今多言其事。禍臨刑。寧妃踴身奔救。有邑

吏手執其衣裙却之。妃大罵曰。老奴汝何以手污我乎。遂裂去其裾。觀者無不竦動。謹妃老居開城本第。有屏風折一疊。侍婢欲改之。妃曰。先王親折之。不可改也。每遇禍忌日。女流涕祭之。太祖賜二妃各守信田三百結。蓋褒之也。

許大提學誠。每日貪位慕祿。老而彌銳。爲人嗤笑。曾不省悟。可鄙之甚也。以吏曹判書丁憂。終制而拜本職。一日忽覽鏡。愀然不樂。因投鏡曰。吾不知吾老之至此者。辭職不出。年六十餘。高靈文忠公新宅在松針橋上。予爲掌令詣闕。公先在賓廳。談話間謂余曰。吾新第堂北有泉脉。鑿之脉絕無水。有岩石堅確未易施工。用鉄器累日用工。復有灰。灰盡而有木橫其中。斤破之則乃栢木也。木盡而水始清冷。其深殆數十尺。未知其理。無奈是劫灰乎。陵遷谷變。變化無窮。又安知此地曾不爲萬丈之壑。而有木頽臥。因而遷變。遂爲平地者乎。盍爲我記之。

宋欽守慶源有侍妓。朝而曰。昨夢有賊忽至。斬令公頭去。頃之有報賊至。宋大以夢爲忌。遂閉門不出。僚佐諫曰。審賊孤單。擊之必捷。安忍坐視其虜掠。而不出救也。竟不聽。賊遂驅人馬百餘而去。有一卒挺身踰城。奮挺大呼。奪其所掠數十人而還。事聞。世宗大怒。拿宋來。擢卒爲四品官。遂下宋禁府。論以軍法賜死。其死也。路經青坡。崔政丞潤德與宋有舊。備酒果相屬。而永訣曰。毋傷公法當死。况人生會有一死。吾亦朝夕當從公耳。西原有椒水。余爲按使觀之。其水自地中湧沸而出。極冷而味苦。蛇蛙入輒死。世宗晚年有眼疾。營行宮幸焉。因而洗眼。日久頗驗。即拜牧使朴孝誠堂上官。相傳有老圃寢於陌上。耳邊有隱隱軍馬聲。起見之則平地有水沸出。馳告於州。以此轉聞。火灸之則味平無毒。如疥癬之疾。浴之輒愈。下流灌田數十頃。極膏腴。

太宗釋負荷燕居于豐壤宮。時有二小官相與談天人之理。甲則曰。富貴窮達。皆出於人君。乙則曰不然。一資一級。皆天所定。雖人主不能有爲於其間。各自以爲是。莫敢歸一。上及聞之。密書小旨曰。今去小官須加一資。以付甲者以送於世宗所。甲者既辭而出。忽患急腹。假乙者以傳。明日啓政目於太宗。乙者加資。而甲者則無矣。太宗問知其所以。驚歎良久。星州戶長李長庚有五子。曰兆年。億年。萬年。千年。百年。皆登科有名。而兆年以剛直最著。其子蕃衍。孫仁復仁任。大顯於麗季。稷入本朝。封功臣。位至政丞。其孫正寧。又尙主。封星原尉。有三子皆顯。自餘貂蟬滿朝。長庚年老家居。每聞清道聲。輒下床伏地。聲絕良久復上。其用心如此。得報於子孫宜矣。先祖杏村公。以前侍中。退居春川。時適有紅賊之變。玄陵遣內臣起之。公方手鋤治穢於路上。內臣不知是公。問侍中宅在何

處。公謬指他洞。徑還具冠帶出見之。遂起爲都元帥。公沒。立陵親寫其影杏村二字。乃立陵手法。而書與畫俱絕妙。影今在吾家。寶藏之。

孔宰相俯嘗判禮賓。趙政丞浚以供饋不潔將杖之。孔曰罪固不辭。然豈有宰相怒於飲食而杖朝臣者乎。趙笑而止之。趙與孔一時名賢。趙不少饒。而孔亦無怨言。等級之間。其嚴如此。光陵末年。有三太監奉使而來。其一曰金輔。本國長湍人也。以射魚得幸於天子。驟陞崇班。權震朝野。時金輅爲迎按都監。郎廳輔一見輅曰。不肖人也。更勿近前。後輅犯罪。父子俱被刑。輔腐人也。無足取者。亦有知人之明。

東萊冬栢亭。擅名東國。周迴數里。皆冬栢樹。即譜所謂山茶花也。雪中綠葉紅萼盛。東南枕巨浸。奇絕無雙。奉使大小朝臣。無不往觀而賞之。我先祖李原公嘗按嶺南。巡到本邑。忽一日衙

罷。騎馬獨出。僚吏不敢問所之。潛尾其後。則公已至冬栢亭。吟嘯於樹下。夷猶忘返。有一老禿。佩酒一器來。跪曰。老人居亭側。窃見亭上有客躊躇。似是大官。敢獻村醪。命酌則真旨酒也。公喜甚。連進數卮。又有漁人三兩輩。各以所得。賚有中生鮓呈之。又有楊水尺抱獐兒。馳馬而進曰。幸得生肉。適有貴人在此。敢獻。相與班荆地坐。以次酬酢。有報曰。亞使至。公遽起迎。謂曰。苦爲野老所邀。酣樂至此。亞使曰。縣監亦來。不敢上謁。公曰。來如此野次。何煩禮數。縣監入而珍羞羅列。聲樂繼進。夜深極歡而罷。向之獻酒饌野老。皆亞使與縣監所使也。公初慮本縣供億之有弊。挺身獨歸。而遂陷於術中。至今父老相傳爲盛事云。尹先生者博羣書。年七十餘。白首僂。背高於頭。上嘗庭試百僚。予爲叅試官。先生終日飲酒。若無意於製述。及暮一揮成篇。豪健如新進少年。獨恨其眼暗手顫。書字不端。表又落數聯。

竟不得第耳。金上洛請先生欲授資治綱目。曰：只有一冊。何以見教。先生曰：令公第聽之。便口誦十餘張。不錯一字。洪益城亦邀而問之。逐節誦過。亦不錯一字。有議之曰：人之聰明有限。豈有能誦綱目終帙。而不錯一字者乎。苟非天生聰明。應有魔耳。高奉常台鼎。有友金第。第與河東府院君鄭隔牆焉。高尋金距門限。呼僮曰：某來報汝主速出見也。僮出曰：主方進食。姑少待之。高大聲曰：汝主亦人乎。何以日進食。必進糞也。何客來而不出也。少頃有老大人自內顛倒而出。諦視之。乃河東府院君也。高不覺慚惶。俯伏謝罪曰：某以爲友人金第。而無禮至此。罪當萬死。公笑曰：落地皆兄弟。誰非友也。引與入內。設酌大飲。高不勝杯勺。竟亡走。

申文忠公奉使湖南。有一妓。才貌獨步。公頗鍾情焉。臨別戲謂妓曰：何以贈我。使覩物思人。妓解所佩足臺獻之。後有持妓信

書呈于公。其題書後曰：一隻足臺曾佩去。舉床時復暗思君。公笑曰：風流傑士。無地無之。他年復體察南州。妓爲隣邑守所寵。而守乃公之故人也。公以妓自隨。笑談無異前日。而不復相近。以其守爲都差使員。日夜相從。容話舊。略不形於辭色。人服其量。

河東嘗曰：酒爲老人乳。以穀成之。宜有益於人。吾平生不能飯。非酒何以至此。徐達城李二相。平仲孫二相。七休亦以酒代飯。人之五藏強弱不同。酒亦別有入安之處。是未可知也。然飲酒者。畢竟爲酒所勝。欲止酒而不得。無酒氣則復飲。而精神已內消矣。

趙宰臣胖。有其姑爲元脫脫丞相夫人。以故幼從姑。養於脫脫氏。脫脫敗。公與所幸美人及一小官。避禍本國。中路小官謀於公曰：吾三人脫禍至此。萬有疑而問之者。是机上肉耳。又美人



同行尤駭人見。不如割愛而圖存也。相與言議。而美人亦英敏。乃曰。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不可以妾之故駢首就戮也。泫然泣下。設小酌相與訣別於街樓。公二人策馬兼程。行可六七十里。許。公悲念美人。寸步不能前。其意欲還尋美人。更敘情懷也。小官曰。不須公往。奴當致公意而還也。公曰諾。小官正見美人墮樓而絕。解其臂環而謂公曰。兒女之不可信如此。方與二奚官。設酌唱歌。見某略無愧色。可鄙之甚也。公亦唾之。既渡鴨綠江。具道墮樓之事。出臂環與之。公痛哭幾絕。到本國娶婦。生子五六人。俱顯位至勳相。猶終身悼念。每遇忌日。流涕而祭之。本國舊無木綿布。士大夫常服紬布。高麗末。文宰相益漸得核於中朝。種子家園而取花。又求所以去核引絲之法而用之。湖嶺南最盛。而八道無不種。人蒙其利。而國用饒足。文公之功也。國朝世祿其子孫賞之。又麻布本國之產。而工女卒以皮麻

織之。龜黑不潤澤。國初朝官團領。冬則用繻紬。夏則用麻布。世族之會。有一官服麻布團領。而光澤異常。問之婦。則乃曰。以刀割去蟲皮。其短或半尺。或不能半尺。然甚潔白。以此織布耳。有一婦人。假病還家。試之。因以鈍刀去其皮而織之。由是黑細麻布。爲本土之恒貢。而爲士大夫之盛飾矣。

國制。堂上官用紗羅綾緞。以爲裏衣。而團領則仍用國布。蓋有取於衣錦尙絀之義也。世祖龍飛。許以段子爲團領常服。而胷背有等。載在大典焉。然猶不喜着。而只於朝參用之。今則非禮宴不服。予以掌令。嘗參元日之宴。坐于階上。有一倭人。目宰相段子胷背曰。曾見中國宰相服之。貴國宰相亦服之。

高麗品帶

高麗六品以上帶金。四品以上帶犀。二品以上帶玉。國朝四品以上帶銀。二品以上帶金。一品帶犀而已。然中朝使臣。帶玉犀者亦帶金。王子誠寧君朝天。天子賜犀帶。由是王子帶犀。世

祖曰。均是王子孫宗室之帶犀者。雖使臣至勿改帶。後清城西陵相繼赴朝。而天子皆賜犀帶。然帶犀朝官見使臣猶改金。中國豈不知我國宰相之帶犀。而有二韓之賜乎。臣意無用改也。

河城尙主。復以功封府院君。豪富冠一時。與其弟河南皆嗜酒。酒酣必言言用文字。蔡者之曰。君財寶有餘。而不知所用。文學不足。而顧能用之何也。一坐大笑。以爲名言。

予少時。見有濟州加氏者。出入士族第。出齒虫有效。其後同州婢張德。學術於加氏。凡齒痛及眼鼻有患。出虫無數。病亦少愈。白日以針接以筋鈎取虫。虫輒搖躍。數日不死。人環立而視之。皆莫知其所以。嘗入大內。治齒有驗。命屬於惠民署爲女醫。使年少女醫數人學其術。竟無傳者。獨有私婢玉梅者。常雇於其家。張德死而玉梅盡得其術。亦屬惠民署。家與予比隣。觀

其所爲。眞幻術也。予嘗奉使上國。有吞針而出於鼻孔。有木小童應叱而自躍者。其他養鳩燃火飛出孔等事。皆驚駭耳。曰。蓋其流耳。

# 陰崖日記

韓山李耜

己巳閏九月日。領議政柳洵罷。洵起自布衣。以文墨出身。歷職清顯。無迕於世。遂至台輔。燕山之朝。以首相。專事唯諾。及反正之後。例加功臣之號。而自度被污已甚。亦無所建明。而復事依違。臺諫侍從卒章論罷。而亦不自牢讓。至是因天變更論。而詢亦自固辭。命罷之。在位雖無所益。累朝耆舊。值物論。猶未釋然。○是月二十四日。雷震過常。下教求言。因酒禁。○十月日。特進官李堦。啓趙之瑞妻鄭氏之節。鄭氏乃忠義伯鄭夢周曾孫。世家山陰。之瑞喪室後娶焉。燕山之朝。之瑞自東宮時。常諷諭切至。深中其病。燕山每憚惡之。及甲子夏。與鄭誠謹同時拿致。之瑞自度其難免。舉酒與鄭氏訣曰。吾之此行。必不能返家。奈祖父神主何。鄭氏泣曰。當以死自保而已。趙公果見殺。籍沒其家。鄭氏無所於歸。其父曰。家

已敗矣。盍還其本宗以觀其終。鄭氏以義絕之曰。亡人托我祖父神主。妾許之以死。豈宜中負。且亡人之妾。別有第舍。可以住矣。遂抱神主詣其家。朝夕哭泣致祭。如聞中使到境。卽抱神主。伏於舍後竹林。或至數日。以終三年。反正之後。遂復其家。奉祀事如常。一邑稱之。堦時爲晉州牧使。詢諸鄉黨吏民。皆曰。然。故嘗啓聞立旌其門。有是哉。以忠義伯之後。來配伯符。矢死無二。以全婦道。不係世類。雖曰尙矣。源清之流。表正之影。豈無所關焉。○十一月。贊成事李緝卒。緝乃生長豪貴。而性儉素。不修邊幅。自筮仕。及歷大司憲。爲觀察使。及三曹判書。執公不阿。關節不到。嘗爲刑曹判書。知敦寧府。事成。世明有私囑。公嘗惡之。及逢於闕庭。世明進揖。又無致款。公揮而絕之曰。宰相敢區區。何足示人。世明幾仆地。其質朴無文。奉法不撓。多類是。及其卒。朝野惜之。至以比包圍羅云。○大司憲金詮以父病辭免。先是。臺諫以內需司長利及忌辰齋事。累

月伏閤侍從大臣亦皆倡之。幾於得請其罷去。雖藉以言涉不實。實出於欲沮其義也。且臺諫言事。既不聽納。藉他事而罷之。識者皆爲聖朝惜之。及詮代爲憲長。權敏手爲執義。人皆望其期悟天聽。以終大事。二人倡爲異論。以爲不必以歷朝因循之弊。以去就爭之。寢而不言。物論鄙之。夫長利與民爭利忌辰。尋先以瀆國朝。因高麗之舊。至今不除。有言責者。欲及聖明之朝。而請罷。聖上亦必能從。而沮於二人之口惜哉。二人本土類所推重。而幾死於燕山者數矣。豈以涉世之險。而矯其素節耶。是月下雪。中外皆三四尺。人馬多凍死。○十二月。太白屢晝見。命停元朝會禮宴進。豐呈自廢朝後。都城寺刹。皆廢爲公府。兩宗托虛名於外。青溪寺號爲禪宗。有狂儒數人。持經帖而來。寺僧囑下人尋其蹤。誣謂寺中執用鑰物。將七馱而來。呈訴捕盜將。捕盜將入啓搜其家。只有佛經數帖而已。俱以實啓。命致儒生於政院。責諭放之。還其經於寺。以

儒而取經。雖無行檢。本非恠事。而僧徒幻出飛語。誣人以罪。至煩聖聽。其罪難赦。臺諫侍從欲正其誣罔之罪。而上意留難。末流之弊。識者憂之。○御經筵。大司憲朴說。大司諫成世貞進曰。朴永文不合六卿。而上意愈拒。柳世雄以捕盜將。捕盜應行句當。而特加資。皆慢朝爵。褻名器。宜急遞。上不允。左議政柳順汀進曰。近來盜賊興行。莫之敢備。而世雄能捕治。爵雖重而功亦大矣。又曰。京畿盜賊窟穴。莫甚於仁川長湍。差員當用武人。夫世雄加爵不次。而陰護之。弭盜之方。不在擊持弓劍。而必用武士。順汀出身文地。而以馳射多在邊徼。引用之人。皆故戒佐。其不揆公議之重。而敢擅恣。無識多類是。○是月陰霆。氣候如春。三十日。臺諫辭職。以不遞朴永文之故也。○庚午正月初。太白屢經天。初九日。御經筵。先是臺諫累論朴永文貪險。論大略則云。反正之初。永文主錄原從功臣。賂遺公行於其門。無功而善貨者爲一等。有功無財者

終不得參。使群怨沸騰。臺諫以是論列。陰欲中傷。語朴元宗曰。臺諫及文士。以武人而爲三公。不合事體。欲彈公而及於我。宜預圖之。使元宗挾己以禍縉紳。此一事。及囑軍器寺員。擅出闕內貫革。闈人呵禁之時。稱承傳而出。置諸其家。此二事。及爲工曹判書。臺諫方伏閣請遞之時。覩然詣闕自訟。又嘗爲捕盜大將。其率將柳世雄。捕盜於牛峰等處有功。永文被劾在京。不知何事。而敢擅論功。以其從事官李海。錄第二。李海亦在京無寸功。其意乃欲移其賞於己也。此三事。臺諫以是至於辭職。是日元宗以領事入經筵。大司諫成世貞方論永文之事。元宗進曰。朴永文之事。皆涉曖昧。臺諫所謂陰險者。乃出於與臣言之事。臺諫欲駁我之言。實出於尹陽老。永文少與臣同學射御。登第時爲同年。靖國時爲同功。義同於兄弟。若聞此言。而不與臣言。是所謂陰險也。言之非陰險也。貫革之事。雖闕內之物。如典設司帳具。外人有時出用。臣亦武人。

前日有時出射。此不足恠。捕盜論功之事。亦書單子。取稟政院。非專入啓也。近日臺諫過激。至使朝臣不安。臣窃憂之。成宗以功臣朴之蕃。鄭有智於西征有功。欲授清顯以酬其勞。夫兩人不知一字之武夫。成宗愛惜官爵。而擬授之六曹參判。况永文靖國之功。不啻萬萬乎。永文以生員登武第。嘗爲刑曹正郎。時堂上皆稱其能。况今獲參大勳。位列二品。其授工曹判書。臣不知其不可也。且昔日臺諫。有辭職而後己者。今之臺諫。必欲期於得請。且畏物論之攻已而然也。世貞曰。元宗所啓。臣不知其意也。雖使永文自訴。亦何能過此耶。成宗培植士氣。使言路洞開。至於廢朝。惡聞直言。當時大臣皆陰險之人。嘗怨正士之排己。至於戊午。菹醢略盡。自甲子之後。誅戮如麻。臺諫充位而已。綱紀大壞。人類耗斁。服喪而食肉。宣淫無所不爲。反正之後。餘習尙存。不於此時激濁揚清。則朝廷何日是清明之理。此臺諫之責。而元宗欲斥之。永文

之惡。聖鑑洞照而曲理之。臣不知元宗所謂也。於是元宗聲色俱厲曰。臺諫之言。每揣度人意。人多怨之。然永文之事。臺諫廢事已久。姑宜聽之。若旋復授此職。則後之臺諫。誰復敢議。知經筵鄭光弼進曰。臺諫辭職多日。朝廷無紀綱耳目。臣意急遞永文。使臺諫就職可矣。再三啓之。言甚切至。是朝元宗坐經筵。廳議曰。臺諫辭職。永文當啓遞。乃至上前。其反覆難信如是。大抵此類志在富貴。不揆國之大體。田園臺榭。務極崇侈。聲色器玩。惟日不足。以此相高。揚臂使氣。雖在上前。或厲聲色。無所忌憚。不恤公議。由己而行。惟希顏稍欲護公道。而性復輕率。意氣所發。不更思量。肆志妄行。叨富尚侈。與宗汀無異。反正之時。以顏素有重名。人皆想望其風致。既富貴。所行如是。物論惜之。○十一日。政府六曹詣闕。請遞朴永文。命遞之。即位以來。朝廷大事。皆令大臣叅決。而國是不定。臺諫所言。必相矛盾。故聖聽必留三思。而冀致幸。

相共啓而後聽之。臺諫有所陳情。必命大臣議之。初議之時。每沮公論。及臺諫強爭之日。反以臺諫廢職爲辭。而詰之。大抵前朝大臣。以形迹爲嫌。而苟從時議。新進之人。務遵姑息。而以富貴爲志。皆訛々面從而無赤心報國之實。一有踈遠之人。憂國傷時。奮不顧身者。衆謂爲禍本。使聖朝無清明之治。縉紳有履虎之危。識者爲時惜之。○十八日。弘文館上疏。大抵以依違淹滯。不樂諫從善。使大臣懷私遷就。好乖公道耳。上教云。深中時病。其云大臣。又命其疏入內。校理李沆之作也。○二月。命罷憲府員。前日青溪寺僧日精。令寺奴誣以儒生多取寺物者。憲府鞠之。僧日精逃去。寺奴則乃內需司奴也。判決事李陌乃大妃之五寸叔也。本輕佻無賴。執義李偉乃陌之堂兄弟。嘗囑偉云。內需寺奴。久被囚械。內殿頗憂之。又囑掌令徐厚。柳仁貴。一日坐臺。李偉問徐厚曰。近見李陌否。徐厚曰。見。偉復曰。說何言。厚曰。內需司奴推鞠事。內殿頗憂。

之事言之。其後柳仁貴亦以是言發臺中。保放其人。諫院聞之。先駁偉。上問臺長。語侵徐厚。遂命罷之。諫院又論其臺長與聞而不駁論。上命李偉徐厚送西。餘人皆左遷。仁貴實成此論。而不自覈。士林譏其掩垢覲然。李陌亦左遞護軍知中樞府事。○金友臣卒。少以謹厚稱。成廟在邸時。爲師傅。累遷至丹陽郡守。秩滿。成廟特授戶曹叅議。其後累以老職至資憲。今上特授知中樞府事。子三人。誼訢詮。皆一時名士。誼端重不苟。居官處家一遵繩墨。人不敢干以私。卒於中樞府事。訢識致清遠。不拘小節。望之儼然。即之溫然。處朋友極其歡洽。人皆以公輔期之。早嬰疾病。置閑。爲工曹叅議而卒。詮亦以清儉自保。富於文史。時論推之。三人氣像不同。而皆歸於正。其子孫亦多有名於世。福祿之盛。一時無比。但其暮年惑於後妾。欲成之爲妻。疑阻子孫。使不得盡其歡喜。是可笑也。○三月桃李無華。盲風屢發。自正月不雨。旱徵已見。命益嚴。

酒禁。初五日。領議政朴元宗固請辭職。以金壽童爲領議政。元宗生於豪貴。發於武舉。歷職清顯。不拘名檢。及其遭亂。運機處置得宜。遂成不世之功。雖樵童牧豎。亦知其姓名。及其大拜。自量其不厭衆望。折節謙恭。詎勉公論。而不學無術。麤厲之氣。發見於不檢之外。雖在上前。持論者一忤其意。亦暴露形色。不敢自戢。然其天質確實。去就不拘。至是力辭。時論嘉之。壽童端重多智。自爲儒士。及至大相。人莫能議其是非。當燕山凶殘之時。被寵任相。而亦能隨時低仰。上不獲罪。下能活人。搢紳之士。多賴以全。當時在位者。競治第宅。務極華侈。苞苴成市。門墻如沸。壽童獨不然。及舉義之日。成希顏往諭其家。不詭隨。不躁動。從容審度。然後行。士林服其量。至是拜首相。人情稍洽。○二十八日。興仁寺舍利閣災。命推鞠儒生及傍近居民。寺本新羅故刹。我太祖悼神德王后之亡。命歷寺內。仍創舍利閣。巒高五層。巍立都中。且藏寶物佛經于其間。

自燕山朝廢爲分司僕寺。上即位後。因爲公廨。先是火焚其寺。只有舍利閣及大門。至是大妃命中使移佛經于內需司。儒生尹衡等本無賴。或劫奪凌辱之。翌日夜初鼓。火始起。炆焰撐空。火雲蔽天。都城內雖窮谷幽竇之中。纖微必照。上初疑奸人欲藉以作亂。內間洶洶。久而乃定。上大怒。臆指爲儒生所爲。即命囚西學中學儒生及寺四傍十家內儒生與居民于禁府。以不即捕囚。譴責禁府。特罷經歷金浦官。又令領議政金壽童。刑房丞旨李希孟。往治。其獄事出於無驗。必欲得情於刑杖之下。雖臺諫侍從三公六卿。連日伏閣。以爲儒生不宜以取佛經。偏疑火燒。亂施刑杖。而上愈拒之。終始刑訊。果無驗。乃以凌辱中使欲罪之。推官等啓曰。以儒生而取佛經。中使之移經廢刹。本非其所。無律難坐。上自筆尹衡等罪。衡首謀。杖八十。外方付處。其餘咸杖黜停舉。或只停舉。臺諫侍從又論不當。以自上造律。尹衡又不宜杖流。上

命免尹衡付處。壽童以首相。見上過舉。而不能強爭。推驗細瑣。本非所職。而俛首不諫。士林恨之。以爲鄙夫。難與事君矣。○是月霜降。失節。草木有焦萎處。○四月太白晝見。初四日。倭奴始來寇三浦。倭奴與我雜處。滋蔓日久。狃本國無備。驕傲成習。平時鎮將小忤其意。必庭辱之。惡言。至以刃加頸。爲鎮將者亦多庸鄙。掩護屈辱。以苟歲月。人人知朝夕有不測之患。而廟謀常主怡愉。欲擇邊將以鎮靜。而薦用之人。皆新進喜事之人。釜山浦僉使李友曾。本驚怯而虛誇。御倭無節。供役土木。一欲以威劫之。或以繩懸倭首於木末。彎弓射其懸索。人皆懷毒而外懼。節度使柳戒宗亦龔鄙武夫。馳啓褒美。朝廷賜表。裡以獎之。諸鎮爭尙苛暴。左道水使李宗義亦要功。斬居倭海探者十餘人。挑怨致寇。坐此二人。前一日。倭船多犯海邊。浦人偵報。友曾罵遣之。移書諸鎮。而亦不備虞。初四日黎明。賊分攻齊浦。釜山浦兩鎮。皆不城守。賊至帳下。主將方



覺。齊浦僉使金世鈞匍匐城。爲賊所執。拘留不殺。友曾自以其身裹草菴中。隱置室中。賊索出。遂斃分之。友曾兄友顏并被害。兩城老少及鎮軍。皆屠戮之。遂進圍熊川東萊。大抵賊衆不過數千。以盛稱長程爲首。行軍布陳。頗有紀律。間出游兵。焚劫里閭。煙焰漲天。昇平日久。民不見兵。吏民無人色。奔竄恐後。右道節度使金錫哲領兵欲援熊川。而所見兵纔數百。自以衆寡不敵。實日畏怯。不能前進。屢爲賊所敗。退保昌原地面。初七日。熊川縣監韓倫棄城遁去。遂陷熊川南面巨鎮。且管倭使往來供億。盤求府庫之積。倍蓰他邑。一朝皆爲賊所有者。圍東萊者。兵少勢孤。而縣令尹仁復抄却以相持。倫被圍。手足戰動。罔知所爲。唯循城戒將士。勿射賊。有愛妾。瞰賊之退。欲開門出之。城中擾動。皆云主將遁去。故城速陷。賊入縱掠。府庫蕩盡。或劫勅縣人。輸其虜獲于船上。日置酒高會。不復設備。金錫哲本俳優無賴。事權貴得專制南方。臨難無

策。喪師縮境。惟日請使告急於朝廷而已。事起倉卒。朝廷亦無勝算。會議朝堂。宰執有欲定和緩寇者。乃命前節度使黃衡柳聃年。制置慶尙左右道。禁軍百餘分屬去。黃衡頃以貪酷。失職家居。受命出門。便揚臂大言曰。如我者。旱日木履。當雨便拖耳。禁軍從征者。白晝攘奪人馬。京師惡少。乘此恣行。規略有司。不能正制。識者云。將驕而卒無紀律。何以御敵。又命叅知安潤德。先加資憲。往體察使慶尙道。潤德浮誇驚怯。本非將才。聞命驚惶。遷延不發。以待前師利鈍。苟過十日。乃發。又左議政柳順汀爲都元帥。專制軍事。順汀又憚行。於上前啓。右議政成希顏好謀善斷。可委大事。希顏則又曰。順汀諳習軍事。無出其右。上意亦鄙其當事苟安。特命順汀往。黃衡柳聃年等破賊。倭寇侮我無禦。乘高結陣。欲盡輸府庫之積而還。衡等分三道夾擊。令舟師圍賊船。賊素飄忽。不能持久。見舟師壓海。心動不能止。遂奔竄山谷。欲保其舟。衡等乘勝縱

擊殺獲甚衆。乃爭舟溺死。或蒼黃上舡。舡不能任。敗覆亦多。安潤德時退在密陽。聞捷大喜。上功朝廷。多有張皇僞功之辭。聞者大笑。其幕僚金漢思者攘臂曰。平賊有大功。纔得頂玉。心實未快。又求衣於朴永文云。朝夕且衣此服。朝廷竟論功狀。金只給散階。時人云。金公辦衣輸與他人。○平城府院君朴元宗。生長膏粱。少落拓不羈。出入屠肆。學射御。中武科。歷清顯。遂折節讀書。通大義。不隨俗浮沉。月山大君夫人乃其姊也。被污燕山。遂染病而死。心常快憤。時成希顏常隨燕山。遊望遠亭。令宰從賦詩。有聖心元不愛清流之句。燕山大怒。以爲譏己。遂落職家居。燕山亂政日甚。宗社危急。成公素多大略。欲廓清昏亂。推戴聖明。無與規畫。悒悒無賴。意朴公可屬大事。而本非同好。難於發言。有里人辛允武者。往來兩家甚狎。昌山遂令試微意。平城乃奮袂而起曰。是我日夜蓄積也。昌山乃暮抵平城家。各痛哭叙平生忠義。宜許國以死。男兒生

死有命。豈有見宗祀危在朝夕而不恤乎。於是兩公歡甚。洽居數月。公等自以孤立難成。遂以其意通于柳順汀。順汀遲回久之。不能快從。然業已同之。阻勉而已。遂徧諭朴永文。辛允武。洪景舟等。令各倡同志。所糾合者。率多武夫。不規義理。樂因事就功。不謀而同。所在踊躍。丙寅九月初二日。燕山欲遊長湍石壁。扈從宰執只許率丘口一人。公等約是日。閉門拒守。推戴晉邸。區畫已成。燕山命停是行。將士思奮。機事已露。勢不可止。公等議初一日夜半。會將士于訓練院部分。令邊修崔漢洪守內城東。沈亨張琯守內城西。倉卒無見兵。驅役夫以衛。公及成柳兩公。直詣光化門前。數百步許。立馬成陣。公揮扇指揮。容止若神。令辛允武率勇士李甚等十餘人。先擊殺慎守英。次任士洪。次慎守勤。守謙則時爲開城留守。故欲待事定後。徐遣人誅之。守勤等雖憑藉權勢。恃侈無狀。而當時迎合亂君。實傾國本者。豈無其人。而獨誅此三人者。守勤素

驕縱不軌。而又爲國舅。則將有跋扈難制之勢。故急除其羽翼耳。公等初議。具壽永有導淫宣惡之醜。欲並除之。其族侄有賢孫者。知謀奔告壽永。壽永詣訓練院乞命。公等貫之。允武之擊殺四人也。李甚常持鐵椎伏路左。令別監一人持命牌促赴闕。彼且驚惶詣闕。甚奮擊墜馬。頭腦皆出。守勤被擊墜地。有奴一人覆頭上。以身當椎。甚遂并擊殺之。甚手殺四人。飛血滿面。衣服盡赤。欲俛其功。數日不領面易服。觀者醜之。平明百官皆會。而有不知其所以者。入直都摠管閔孝曾。兵曹參判柳謹先出。承旨李堦次出。尹璋曹繼衡又出。入直軍士皆踰城出附。初禁中聞變。莫測所由。燕山坐差備內。召承旨等入坐。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變。恐是興清之夫。相聚爲盜耳。其亟召政丞及禁府堂上以處置。乃命李堦持管鑰。巡審闕門。堦先令人出門。審知朝廷已有所屬。遂抽身出門。燕山聞堦已出門。遽前把尹璋曹繼衡袖。二人佯爲遜避。揮袖而

出。欲從門竄出。繼衡時所弄寵之臣守門將士。欲持以邀賞。掖詣軍門。公等亦貫之。闕內宦寺及諸色人等皆出。惟後宮倡流相聚號哭。聲震於外。於是會議戟門內。留柳子光李季男守闕門。以備廢主奔逸。公等率百官詣景福宮門外。請命子慈順大妃。俄而開門引入。公等詣勤政殿西庭列坐。令柳順汀鄭眉壽迎駕于潛邸。上避于平市署傍人家。順汀等坐里門外。再三勸進。上以戎服御輦。備法物以出。市不易肆。父老呼萬歲。有流涕者。日午入景福宮。柳子光欲循霍光廢昌邑王故事。致前王於闕中。告大妃以廢主之故。公等議止之。日未暮。百官班定。上即位于勤政殿。頒教四方大赦。教書乃都承旨姜渾所草。少知名當世。及被寵燕山。因經術以文亂政。阿諛苟容。一宮人死。燕山悼惜。令渾製哀詞及齋疏。極其婉麗。自是恩寵日厚。至是草教書。輒書輒抹。終不成文理。時人稱狐魅之文。暮夜得肆。遇明白沮云。大抵廢主之事。出於昌

山而成於公。轉危爲安。變禍爲福。實東方萬世之業也。但昌山資性果決。而無學術。菁川則性寬懦。而無所執。公則龜厲無稽。雖忠義所激。功在必成。而施措失宜。以舊恩容賊臣。柳子光。以基後日之禍。瑣瑣姻婭。皆授鉄券。以賂之多寡。第功之上下。連車續狗之譏。至今爲病。公自功成之後。無謙謹不居之實。治第藏義洞。極其清麗。欲窮耳目之欲。及爲首相。深察負乘之禍。牢讓得謝。人以其躓之身死之日。朝野知有所喪。上掇朝悼惜。典有加。欲親臨其喪。以是方有倭寇。有司沮之。○五月開城。留守李世英卒。世英律身清儉。不隨世低昂。國法都承旨與政批。故多所關請。世英爲承旨。獨拱默不言。政曹堂上。嫌其自擅。告曰。令公何不一有所言。公曰。奉寶璽出納王命。承旨之任。若其進退賢否。各當其才。有司在焉。同列愧謝。及安潤德繼公爲承旨。不旬月。官其姻婭舊恩。殆盡。時人尤重公之介焉。時方以公輔期之。不幸早世。朝野惜之。○癸

酉四月。上嘗患政出多門。士習陵遲。欲親御視政。商確人物。令該曹品題。以充庶官。收議宰樞。宰樞議謂。如進退大臣。當收衆議。斷自聖心。賤微之官。何必親經。聖慮乎。故於是政唯領議政及鄭光弼。及臣某承旨特旨。其餘皆應故事。備望受點爾。上意亦非欲親標下官。欲於商論之間。憂其人物高下。且以宣洩下情。大臣乃以尋常上議。物論非之。○十五日。以咸鏡道觀察使鄭光弼爲右議政。乃領議政成希顏之薦也。有器局。善應接。言貌休休。而哇吟甚嚴。希顏服其度量。謂如光弼。可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敬之如神。至是力薦之。由監司而加階。爲贊成。贊成而爲政丞。皆希顏之力也。三公有闕。朝野皆屬望。領事金應箕。上下相於宰樞。宋軼薦應箕。柳洵。意在應箕。而重違希顏之旨。並薦鄭光弼。希顏獨颺言曰。今日擇相。當以光弼爲得。以申用漑爲次。如應箕。雖如精金美玉。當國家有爲之時。無能往來。且已位極樞府。與聞國政。不必更

登台司。實沮入相之路也。應箕踐履端重。操存誠敬。平生無疾言遽色。大爲成廟所器重。希顏不稽衆論。妄加譏貶。取舍顛倒。朝論惜之。○十七日。開昭陵舊塋。昭陵之廢。前史但記后母弟權自慎與成三問等。謀復魯山見誅。后當坐廢。因政府之請。廢爲庶人云。不詳記其始末。昭陵配顯陵在東宮。德儀兼至。大爲英陵眷慈。年二十四誕魯山。因難產多病。不踰月薨逝。及光廟卽位。魯山避位于寧越。越四年丙子。舊臣成三問朴彭年李埲等同謀復。竟未果而敗。所與同謀者。皆一時名望。自慎之得與是謀。昭陵之坐。自慎見廢。皆不可詳知。歲丁丑。光廟嘗於禁中。晝寤有恠。卽命廢昭陵。其時使臣先剖石室。欲以曳出梓宮。重不能勝。軍民駭恠。卽爲文以祭之。梓宮乃出。暴置三四日。旋命以民禮收葬。發陵前數日。夜半有婦人哭聲。自陵中出云。將壞我室。予將疇依。聲動里民。未幾變作雖遷瘞丘原。頗著靈異。村民有觸犯其舊陵木石者。

輒有風雨。相戒不得近。父老有目覩始末而詳說之者。及今追復。天示警諭。朝論與聖斷克合。得申五十餘年神人之寃。宗社大幸。而只以遷瘞倉卒修省。曠久恐不得見法物。至是開陵。內外梓官皆有形體。斂襲全完。改用梓宮。只用以法衣。填其空闕耳。嗚呼。豈非天也。五月初六日。顯德王后復祔。太廟附謁升祔。一依初制。陪享在庭者。無不感歎。新陵在舊顯陵之左。相去不遠。只隔松杉。下玄宮後兩宮松木一條。不四五日無端立枯。視役提調張順孫等命工人斫斷。正開其蔽。兩陵更無遮隔。人皆以爲精爽所感。又於開陵日。環舊陵白日大雨。俄頃而止。殊可恠也。○二十二日夜大雨。上以畿甸旱荒。成鏡飢饉。於本月十五日避殿減膳。至是大雨。自辛未秋。連歲不雨。雖有廉纖。不能優渥。田無餘潤。泉澤俱渴。而畿甸爲甚。成鏡道自去年焦旱。北青近路八邑。野無青草。今年春。民有賣子鬻妻。郡有死人。輒取其肉以充飢。未幾亦死。有一

女其母老且盲扶携丐乞度不得兩全携上一嶺令暫休息女卽痛哭潛還其母顛頓路傍而死聞者惻愴賑恤敬差官韓效元馳至告急朝廷方倚海運不力爲之處置海運船穀自咸鏡飢荒後遣官造船試之幸今夏無風二船得達安邊今又遣官運慶尙左道江原沿海官穀自左道至江原至安邊海路蕩蕩無島嶼可依若遇風濤人難施力倖冀二舡以救倒懸人皆知其不濟○六月初八日政以特旨授洪淑爲禮曹判書淑起自寒微兄弟三人更衣出入晚學科舉之文登第不十餘年致位嘉善庸鄙無識貪吝財利無知龯鄙至是擢爲刑曹判書今又特除禮判物論駭怪大抵當世所尙唯循默好言笑者爲宰相體貌爭慕效之故上之所進亦如是銓曹注擬三望上或抽籤落批物情大沮○七月大雨水京師平地水深數尺傍川人家多漂沒久遠石梁處處崩陷都城外人多溺死四方皆被水害山崩城潰壓傷人物不可勝記自

上即位以來連歲旱荒民不安業上雖誠心字撫官吏循習弊政不恪不識苟就文簿百方侵漁軒陛之情不達朝廷朝廷之令不行四方屑屑焉惟文法細碎是事識者深恨國體之不嚴紀綱之不立也○領議政成希顏卒希顏性坦率多大節立朝慷慨志尙不苟而不學無術又不能下人受過悻々自好相業草草功名大損舊時卜相之日攘臂大言曰金應箕一千不能易一申用漑用漑一千不能易一鄭光弼其妄言不顧多類此也其力薦光弼非但用私款亦以逢迎云光弼嘗有葭葦之重故爾不數年首相金壽童朴元宗柳順汀及希顏相繼以亡舉朝惶駭壽童端重寡欲而善柔碌碌雖非社稷之臣亦一時良善之人者皆中興元勳得君最專而功烈無聞然皆一世之望皆肆情極慾相繼淪亡物論恨之希顏嘗鍾愛平壤妓即被髮跣足逃隱人家後爲法司所追捕人曰成公之明足見一女情狀而盡惑已甚至於將死之日亦

以是妓託其子。慄吁其恠也。○八月。國法奉常寺主議諡。自中興以來。諡議不正。特命弘文館應教以上。往叅駁議。是時諡金壽童曰頃。順汀曰武安公。政府以爲名實不副。令奉常改議。邇來議諡之際。其子孫奔走干請。必欲得美諡而後已。故小不稱意。輒復追改。故所議皆不得正。有武官叅靖國功臣名張珽者死。安彭壽爲奉常正。受其請。斷諡曰忠烈公。自是諡號。無文忠兩字。則人皆恠之。○九月。闕內梨花盛開。議斷柳軫全家徙邊。軫迫逐老母。刼殺弟房。在法當誅。只以不孝不弟。本無定律。義禁府以罵詈父母擬律。朝議亦以此律正罪爲言。上命專家徙邊。獨諫院執不可。上又命侍從會議。合議以爲當死。上特原之。朝廷多歸美上好生之德。而不念刑政之設。莫大於不孝。姑息之恩。終害大仁。自中興以來。刑法不舉。奸臣娛國。爲昏爲妖。一切不問。反崇以爵秩。例加功臣之號。彼且揚揚自以爲得志。無復忌憚。故一時風俗。頑然無

耻。唯利所在。不顧紀綱。犯禮悖亂者。不知爲惡。故軫也。免鉄鉞。可勝痛哉。柳本世族。至子光。以庶孽卒起。因時多故。得售奸智。傾險喜事。殘滅善流。中興之時。因緣希顏。復叅勳列。又欲以傾危之習。濁亂清朝。禍福有徵。卒窮厄海濱以死。將死兩目俱瞖者數歲。及其死也。朝廷許其子孫收葬。軫忘哀矜色。卒不奔赴。房亦托病對客飲酒。而不見父葬。卒淪胥以亡。豈非天也。右議政鄭光弼嘗於經筵。極論選上奴子。各府皂隸。各鎮水軍。丁單役重將。不能支。請料理疏數勞逸。使之安業。旋命收議宰相。宰相皆以循舊爲便。光弼亦依違無所建明。初光弼入相。議者皆云光弼必謬爲恢大之體。深遠之規。以誣人望。及處非據。手足俱露。罔知所爲。第一建白。不過皂隸數事。而更無所著。識者譏之。○十月初四日夜。大雷電。大雨且風。前月花復開。今又有電。議者以爲紀綱凌遲。刑罰無章之徵矣。十四日夜。大雷電且雨。命停泉站打圍。十八日。無雲白晝。

雨雹。且雷聲甚壯。○二十二日。議政府奴鄭莫介。密告朴永文。辛允武亂謀。先是以雷變避正殿。至是仍御思政殿月廊。親問獄事。夜四鼓乃罷。二十三日夜。俱得叛逆言狀。二十四日。朴永文。辛允武皆以逆論。置之極刑。其子皆處絞。家舍分賜推官。永文家舍。專賜莫介。特除莫介爲堂上。上護軍。別賜銀帶及儀章鞍馬。承旨李思鈞。金克福。特加嘉善。尹希仁。柳雲。以問事官皆陞堂上。思鈞亦別賜金帶。上初欲援盧永孫例。推官及告官皆欲加功臣。政丞以莫介告變後時爲辭。上阻勉從之。莫介本賤隸。而狡猾無比。嘗出入朴辛兩家。甚慣。朴永文素凶猾。疾士類排已。每恨朝夕不得柄用。怨朝廷日甚。十六日。泉站打圍。永文爲將。乃生禍心。昏抵允武家。謀不軌。莫介狐伏以聽。凡言辭曲折。多是莫介傅會。搆成。難以取信。大抵永文欲變置朝廷。以快已志。允武每舉事勢。以折之。永文有同堂決死之語。允武素弱。阻勉曰。曩與君共盟平城第。吾何

忍背君。當從君周旋云云。中興之時。平城與兩人。皆武夫崛起。本圖富貴。而不揆義理。故當有隨時處置之約。而不詳其所云云也。莫介者。日夜謀度。嘗夢縛置車上。臨刑至軍器監前。便騎駿馬。儀衛甚盛。覺而思之曰。是吾祥也。乃決意告焉。獄事無他左驗。兩人語言莫介聽焉。故專以莫介告狀。覈問兩人。朴永文連受二次。猶諱。允武本多病。不忍大杖。每下一杖。然矣然矣。國朝凡干亂謀。皆用龐削杖。執杖者連下十杖。則臂指酸痛。不能更舉。又施烙刑。獄詞一傾。則更難伸理。允武一次先服。大槩永文蓄積凶禍。發爲言語。允武聽容凶謀。罪在不赦。而兩人嘗記犬馬之勞。列位宰相。而以語言所發。輒論大逆。本不厭衆心。而並其子就誅。又無未減之科。行道傷嗟。允武臨刑。號執義金協曰。金協金協。國家聽用奸人言。以語言微故。輕殺大臣。君何不極力救之。協素恆無識。疑其有恠。其夜明燭不寐。令奴婢達朝喧嘩。以解恠。物論訖笑。宋軼鄭光



弼及李思鈞等自以爲討賊有力。動色相賀。凡朝廷恩赦等事。皆贊成之。希仁本刀筆小吏。柳雲號名士。同陞堂上。時人號爲三折衝。上特以莫介爲忠誠節義之士。內賜寶物無算。士氣消喪。勢難復收。莫介嘗具儀物出行。市井無賴閭里小兒。擁馬前後。使不得行。或有榮慕歎賞者。或有輕鄙訾罵者。朝論與耻同列。而以上所尊重時宰所倚屬。莫敢發言。莫介所告有永文欲推戴寧山之語。宋軼鄭光弼首倡以爲寧山既涉賊謀。當竄遐裔。其意欲循甄城故事也。上敎懇惻云。甄城之事。反正之初。事勢蒼黃。阻勉從之。至今傷慟。豈宜心知其無妄而乃加之罪乎。宋軼廷爭不已。柳洵盧公弼素老病家居。不與朝廷。軼等劫出共爭。又囑六曹叅議以上宗親二品以上。共論請。金應箕稍有學識。以爲寧山之事。不當請罪。性本軟弱。不能立異。憲府員多駕恟。合司詣闕。衆謂中解寧山無妄。反請罪益急。大意欲苟循時宰之旨。且妄忖度上旨。雖

外爲懇惻之敎。而欲觀臣下意趣。故不顧物論而敢請。朴說內明多諛。洪彥弼陰譎好計。故實是事。其他臺員皆庸流。不足多責。軼等苦爭數日。度上意不回。迺退。○十一月。左議政鄭光弼於經筵啓云。忠厚之風。國家元氣。柳子光翊戴之功。古今所無。不可以其罪而削勳籍。今吏曹所汰員。皆魯直無文。不可遽遞其職。其所盛稱。柳子光之功者。專以逢迎推賞莫介之旨。且欲慰安失職功臣云。欲存汰員者。亦容悅雜類。以爲有宰相氣度也。大抵容身固寵。而懷諛迷國。物論嗟惋。○十二月。持平權撥獨啓鄭莫介僭賞事。兩司各引咎而退。先是。撥以鄭莫介事。議諸同僚。皆以爲當啓。吏懷疑畏。屢變其辭。至是。兩司以子光事詣闕。猶依違不啓。乃別啓。大司憲朴說素挾迫憤其見駁。怒形於色。欲以爭辨。度其理屈。乃退。人皆以推官賞告變之人。祖宗故事。今不錄功臣。大爲商量。不可。更有他議。多以撥之立異爲過。而不知僭賞。口舌之功。叨列摺

紳之班。末流之弊。不可勝言者。○命行內農作。國俗於元月望日。縛蒿作穀穗連筭。象多實架木通索。以祈年穀。闕內因國俗稍煩。其制摸像七月篇所載人物。以爲耕種之狀。初非欲作奇巧。亦是務本重農之意。至末流。左右分邊。有勝負者有賞。官吏工匠。競作新巧。假作彫極其真妙。搜括物色。市肆一空。有文官李蘋者。素深刻有幹能。政院啓屬右邊。故事亦承旨分屬左右。有屬左邊者。囑僚下曰。李蘋在右。君等之事去矣。僚下即奮袂曰。我輩辦事。豈在人下乎。相與爭長。物論嗤鄙。以今年觀儺觀火。不宜更爲無益之費。究極戲具。臺諫侍從并請勿行。皆以祖宗故事不宜頓廢答之。政府以十五日適月食。中外修省救災。不宜更設玩具。上以農作不必於十五日觀之。雖退日觀之無妨云。臺侍從累論其不可。上迺曰。農作不如觀玩。自是歲事之常。不當停罷。強言辨詞。必欲觀玩。雖舉國爭之而不納。大小沮恠。○甲戌元月元日。行君臣會禮。

宴野人。島夷皆僂僂主臣。禮儀莫愆。大小和豫。但時尙苟且。滿庭杯盤。率惡難食。都承旨李思鈞。素誇誕不習禮儀。是日舉酌奉花。昏迷錯失次。盧永孫本賤卒起。自告變位正二品。物論訾鄙。而上偏重待之。每宗宰進酌必叅。是日永孫進第五爵。宗戚勳舊皆不與焉。庭中仰望。不覺嗟惋。諭政曹以高世輔爲惠民提調。世輔之子。曾爲惠民教授。政曹以此啓稟。特命與河宗海相換。宗海嘗爲活人提調。故也。世輔宗海皆燕山淫渫之臣。世輔尤從諛不測。反正之後。仍爲醫長。頗通干請。至是始特命授官。上又留神雜術。如地理談命之流。皆被引接。錫以御衣。術人趙倫嘗出入無節云。○二月命追削反正日入直承旨尹璋曹繼衡李堦等功券。靖國功臣。大抵皆姻婭。請囑權鈞高臥門外。姜渾柳洵朝服詣闕。被拘軍門。皆錄功籍。此三人見廢主窮困。投身托命。而反誑誘走出。物論所嗤。至是上以節義責臣下。命政府六曹收議。柳洵少氣節而知

是非獨啓曰。臣是反正日首相。聞變蒼黃莫知所出。而亦與勳籍。覲然後世。臣與三人實同形迹。不敢獻議。聞者是之。宋軼被寵廢主。位至崇品。反正之日。奔走顛倒。得叅勳錄。是日獻議。獨曰。人臣失節。罪當萬死。當以法從事云云。又曰。臣於廢朝。亦失三綱。唯知戴主上。不覺有廢主。其頑然無耻。多類是也。○竊錄明庭面有紅。况尙居諫補天工。愚公妄作移山計。夸父難成逐日功。俗子終能墮國政。微誠安得徹宸聰。如今始決歸田策。悔不從前學老農。○三月兩司合啓。宋軼洪淑尹洵姜徵不合本職。宋軼本患失鄙夫。貪功無耻。循致宰相。無一善可稱。嘗丁父憂。頑然在家。治第興德洞。持服乘輿。白晝往來。覲然不憚。建置田土於永柔等處。數百結。請邑倅用官人治之。又徵索李允儉。允儉爲平安節度使。素諂佞。多造船隻。滿載以送。受而無忤。納賄多濫。又嘗大言曰。使我理陰陽。經邦國。則病矣。如食祿循途。吾所堪也。洪淑不學無術。貪婪無

厭。良爲奴婢。好爲訟端。掠取人民田。喜言笑。取媚上下。自以爲酬酢世務。無出己右。上亦以是多之。驟加崇品。叨參政府。家本貧窮。兄弟易衣以出。累爲要官。率爲豐饒。畜官妓爲妾。家極精麗。妾非段紗不服。尹洵儉寵燕山。登第五年。亟爲資憲。其妻亦爲燕山所寵。出入宮闈。頗有醜聲。人云。洵之資憲。乃是王八債云。入聖朝。猶冒爵秩。眷待其妻。無異平日。物議鄙之。性復猥瑣。嘗爲咸鏡監司。適飢荒。民多相食。不以爲意。日以簿書叢脞爲事。姜徵素暗劣。無才行。居官無狀。近年以來。上勵精爲治。置望宰輔。而率多庸頑。苟且歲月。其中如軼如淑。上所倚重。而違日甚。如洵如徵。人所指笑。而猶冒六卿。公議沸騰。而猶以朝廷宰執。多是等流。便加區別。恐開禍端。至是諫院先疏以聞。不撫指其實。唯論其大槩。蓋不欲迫以形勢。惟望上之斟酌進退。且因其辭而罷之。庶幾得休。既廢之後。物論愈藉。不得已而合司。○丙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右承旨申

鐫還自魯山致祭來。魯山墓在寧越郡西五里路邊。頽墮高僅二尺許。叢塚傍列。而邑人傳稱君王墓。雖孩幼亦能識別。且諸塚皆以石傍列。而獨此無云。當初不諱之日。鎮撫來莅刑。逼自盡。暴尸於外。邑宰及從人。却於陰威。莫敢收斂。郡首吏嚴興道者。臨哭。即其棺斂襲。棺則適官奴作棺畏火。藏諸郡獄取而用之。恐有異論。即時葬于此云。史云。魯山退在寧越。聞錦城敗自盡。此是當時孤鼠輩阿媚之語也。大槩後日修實錄者。皆當日從諛者。癸丙日錄頗多如此。或云。魯山墓有忠義輩潛拔法物移葬。亦是浪傳。但邑人至今哀慟。設祭以祭之。至於吉凶禍福。皆就祀。雖婦女猶分明傳說。爲鄭麟趾奸賊輩所激。致令我君不終。嗚呼。自古忠節之士。不必出於世胄華族。當時取君規利。必置其君於滯禍。然後快於心者。其視陰君爲如何哉。而使村婦里童。心不知君臣之義。目不覩凶變之事。而至今快鬱不平。不知其言之出於口發於聲。可知

人性之難誣也。○昭陵配顯陵在東宮。德儀兼至。大爲英陵眷慈。年二十四。正統辛酉誕魯山。因難產致疾。不愈七日而薨。○光廟即位。魯山遜位于寧越。越年丙子。舊臣成三問。朴彭年。李埈等。與妃弟權自慎謀復魯山。未果而敗。妃弟見誅。妃當坐廢。丁丑因政府之請。廢爲庶人。發昭陵出梓宮。暴置三四日。遂遷瘞。黜祔廟主。使顯陵獨享太廟。爲神民之憤五十餘年。至正德壬申。朝廷請復昭陵。臺諫侍從至於儒生。言之經年。未蒙允許。搢紳之列。或有畏禍顧望者。余與柳從龍書。癸酉四月十七日。開昭陵舊塋。改用梓宮。卜新兆於顯陵左崗。校理臣李某挽曰。扶日升黃道。乘雲事異宜。理當歸有極。天合照無私。宗社開新慶。乾坤定舊儀。微臣陪素仗。和淚寫哀詞。五月初六日。復顯德王后祔太廟。一例初制。陪享在庭者。無不感歎。某不幸早中科第。歷仕廢朝。黽勉從仕。爲便養出爲聞韶。天日重明。釐革廢政。首召侍從。疎外之蹤。輒肆狂

警。屢蒙天獎。出入十載。感激承恩。超取顯美。當時同輩。已側目矣。自視歉然。思糜身報效。第學無經據。性復疎頑。兼以卒起。人不見信。推賢好士。處之無方。馴致不測之禍。特蒙天恩。俟罪田廬。一時士流。亦皆貶竄。趙公孝直受君命而死。嗚呼人之云亡。豈無可謂乎。噫。是非雖混於一時。情狀畢露於後日。何必云云也。如某者。爲臣無狀。罪釁交積。詆訶萬端。尙能張口待哺。向人言笑。豈非頑然一醜物乎。吾與趙公最親。且知死生以之者也。今當垂死。恐吾子孫不知我交情之不負幽明。故庚寅除夕。乘醉信筆書之。

與柳從龍書

頃者良苦。遠勞江上。情地蒼黃。未暇修謝。今又携家屬到京。則聞君擔當大事。朝夕伏閣。此吾輩疇曩畜積。今日望君其有量耶。大抵憚改作樂。因循世俗之見也。此又挾先王之重。擬無改之。因陋遂非。以倡議於其間。何惟其正論之久不行。邪說之敢譸張也。幸今聖上有復古之風。諸君在敢言之列。宰相之是正論者。率皆名望。若又見沮於庸庸之論。使大体不正。謬典不去。顯陵在天之靈。長悒悒於無偶。昭陵之魂。抱冤於無窮。則忠臣義士之目。將何日得瞑於地下乎。見歲時伏臘。牛醫馬醫之鬼。皆得俱匹偶之歡。享子孫之奉。何有饗宗廟。保子孫。於穆清殿。肅雍顯相。而獨享無偶之祀乎。又况告廟之事。出於大孝。本非重難。而議者難之。是誠何心哉。父母有過。爲孝子者。當下氣愉色。雖至於撻之流血。而起

敬起孝。必置其親於無過之地。然後已。故祖父有過。能反其所爲。是謂蓋愆。今指蓋愆爲暴揚。謂先祖之所爲。既如是。爲子孫者。猶當掩護。將遂之不暇。嗚呼。其亦不思甚矣。事有顯微。理有輕重。今所謂暴揚者。果何事。而將護者。果何異乎。喪先祖傷孝道。自以爲得體。其不恭甚矣。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諺曰。一夫向隅。滿堂不樂。是則當太廟祫享之日。非特顯陵有悒悒無偶之思。英陵以上。失安順之樂。光陵以下。懷滿堂之慘。名禮一失。祀典無稽。使一國之祀。不盡誠孝。假令光廟有知。亦必追悔既往。思有望於今日久矣。文告之詞。固所樂聞。亦何所重難。而必以爲辭乎。似聞搢紳之列。亦有首鼠顧望。畏禍憚進者。未審足下以爲何如。僕近遭大禍。陷於死亡者數矣。死恐不得其義。若當大事而畏死。雖如僕之不肖。亦不願也。事之成不成。在天。天之禍福在命。惟願足下盡心力。俟命事天耳。僕身在慘悽之中。又處不謀之流。義不當開口談世事。但與足下有平生之分。不能自止。唯足下裁量焉。

### 某偶見安圃樵所稱並錄篇末

癸酉命復昭陵。昭陵之廢。逆天理拂人心。神民之憤久矣。臺諫侍從。以至儒生。交章論啓。至於經年。而二月十八日。震宗廟園內松木。上驚懼。親祭慰安。遂命復昭陵。遣禮曹判書金應箕。求得舊梓官。移卜顯陵左岡。復尊號顯德附太廟。豈特快雪幽明之冤。乃一國之大慶也。先時昭陵。舊在安山里。其里有齋社。前臨大海。丁丑秋。社僧夜聞婦人哭聲。自海中漸至山下而止。厥曉。社僧往視之。有柴棺。泊依渚中。驚恠莫測。即刈草覆之。小加渚土。掩匿其迹。自後潮沙流沙。積聚成陸。不數年。便生草。作爲崖。素無坐域。只以土高處。指爲藏棺。今覓梓宮。莫的所在。令軍人列立渚邊。齊掘

其泥生處。以至山麓。未得見。無可奈何。監役官言。夢神人加掘深一尺許之語。更掘深二尺許。泥生之原未半。始見柴板壁立。是梓官形迹。遂得法物。云云。

### 祭酉弘文館請還削柳子光翊戴勳錄疏

左相鄭光弼啓曰。忠厚之風。國家元氣。柳子光翊戴之功。古今所無。不可以其罪而削勳。上議大臣而還錄之。臺諫侍從交章論列。子光之罪曰。以庶孽。因時多故。得售奸智。傾險喜事。殘滅善流。中興之時。復叅勳列。又欲以傾危之習。濁亂清朝。放逐海濱。將死數歲。兩目全瞽。及其死葬。軫不奔喪。房不會葬。而自就滅亡。軫迫逐老母。刼殺弟房。昭昭之天。其可誣乎。○臣等以柳子光事。連日伏閣。屢蒙天諭。反覆思之。事在必爭。終不能自己焉。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民之父母。夫君上之好惡。一偏。則臣下之

趨向頓異。今欲一時犬馬之功。以掩天地難容之罪。急功利而忘大慙。玩天討而賞奸賊。孰謂 殿下能明好惡之正哉。設有一人有功可賞。有罪可罰。則當其酌功罪之輕重而處之。豈宜朝用罰而暮得賞。生示威而死施恩哉。今大臣猥蒙寵擢。無所建明。唯以還錄子光之功爲請。殿下聞而是之。與議大臣靡然同之。殿下便以爲朝廷雷同。偏主先入之言。臺諫侍從伏閣請命。而牢拒不回。夫君相出言。自以爲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有國家之大患。今幸有矯之者。而殿下猶拒之。是何 殿下之明聖。而獨於此事顛倒錯謬若是哉。子光將死。兩目全瞽。及其死也。諸子自相屠戮。以滅門戶。莫非天也。是則天之報施不爽。而殿下必欲違天逆理。以施非正直之恩。何哉。臣等伏見古史。誤國之賊。無世無之。而人君鮮有知其惡者。間有知之者。亦不過斥退。而既斥之後。猶有眷戀不能忘者。雖在異世。不覺憤惋。况子光之目不親見。今其餘禍猶

未殄絕。殿下既知其惡矣。何不審其所處。而遽欲追錄已削之  
功乎。臣等恐後之憤今。亦猶今之憤古也。伏願殿下亟收成命。  
以快衆情。不勝幸甚。校理臣某所製。蒙允。○趙公孝直受君命而  
死。嗚呼人之云亡。豈無可謂乎。公性至孝。自少慷慨有大志。博學  
力行。連捷高科。躡盡清顯。凡所施不撓於人。不離於道。士林咸推  
重焉。當國家中興之運。朝野望其維新之治。故公獨凝然建白。請  
復先王之法度。知無不言。言無不從。自以爲不世之遇。修明教條。  
庶幾更張。天眷日隆。擢用不次。特除公大司憲。以副羣望。把握  
紀綱。令行禁止。然後來諸賢年少氣銳。改絃無漸。觸冒險阻。物情  
大乖。公與申大用權仲虛。欲調適兩間。不至敗闕。而新舊慕之。以  
至今日。斯豈人謀之不臧哉。噫。是非雖混於一時。情狀必露於後  
日。何必云云也。

尙友堂集跋

國朝名相在。英陵曰黃曰許。在。宣陵曰許公諱琮。字宗卿。號  
尙友堂。初釋褐。以謾佛見忤。光陵壓以藩威。以試其守。旋命進  
爵。從容不失儀範。自是華聞日著。躡致青紫。不由階級。儀觀瓌偉。  
風采凝嚴。如秋天冬日。望之也厲。即之也溫。尤好性理之學。沉潛  
考究。多其所自得者。非銖積寸累塗諸耳目者比。復貫穿諸史。閱  
朱文公通鑑綱目。更旬而畢。其精勤俊敏。多類是。故其施諸注措  
者。皆爲模倣。爲可法。知遇。宣陵比德元首。入爲臯夔。出爲方召。  
歡欣鼓舞。期臻大猷。而遽爾殂殞。豈非命也歟。其爲詩文。類其德  
焉。不事雕琢。而渾厚端慤。自中聲律。有德者必有言。詎不信歟。

自撰

夢翁本韓山人也。自稼亭文孝公牧隱文靖公。俱以文章德行。著  
名中朝。著龜一國。簽書公諱種學。盡節先朝。畢命改社。良度公諱



淑畝。歷任四道觀察使。爲刑曹判書。淑問無冤。終知敦寧府事。臨終戒子孫曰。年過七旬。位登二品。死何所恨。但恐子孫衆多。不免飢寒爾。揚歷中外。家無長物。祖叅判諱亨增。立身清苦。爲洪州牧使。使一介不取與於人。至今人傳誦之。寔生先府君。先府君生未踰月。適丁偏罰。祖母趙氏遽捐館舍。鞠於前朝王氏。順寧君夫人趙氏。勤厲讀書。取科第。立朝四十餘年。所在以清謹名。教子弟。檢飭無外。夢翁生於漢都。長於嶺南關東。各隨先府君之任也。年十四。上頭陔山中臺寺。讀宋史。慨然自憤。作萬言書欲獻。先府君戒止之。有一老宿持戒頗嚴。發言有道理。又喜之。欲叅焉。寺前絕壁巉立。積雪映窓。中夜讀書。激昂千古。及還都下。塵埃汨沒。俗尙紛囂。子子無與言。時從里閭。甚博過日。精銳銷歇。更與浮沉。歲辛酉。中司馬試。同榜若金國卿鄭淑幹。成蕃仲柳從龍。俱勝友也。及游泮宮。李希剛沈貞之。李公仲李彥之。金夢禎宋宜之和。父景愚俱

與同處。相與磨礱。幸不失步。然若向時所期待。則已十損八九矣。又不幸早中科第。歷仕廢政。黽勉從仕。唯用酒以自挽。爲便養。出爲聞韶倅。俛默簿領。矜束待人。已不堪矣。天日重明。釐革庶政。首召爲侍從。踈外之蹤。輒肆狂弊。屢蒙天獎。出入凡十數歲。最承恩遇。超取顯美。而當時同輩已側目矣。自視歉焉。思糜身報效。第學無經據。性復踈頑。兼以卒起。人不見信。推賢好士。而處之無方。後來諸賢年少氣銳。觸冒險阻。物情大乖焉。申大用權。仲虛趙孝直輩。欲調適兩間。不知敗闕而交惹之。以至今日。噫斯豈特人謀之不臧哉。廢退居陰崖。簡絕人事。閉杜省愆。疏泉引沼。誅茅架亭。嘯咏舒放。時復得酒。痛飲連旬不起。盥櫛久廢。塵垢滿爪。頽墮委靡。精神憤耗。踽々荒墟。如夢中譖語。或觀縷文字。發爲詩句。更無警策。積悶成習。更謀深閔。移卜兔溪。人迹絕。村烟極少。山高川深。終日偷伴。與水禽野獸。忘機往還。踈野之性。偶愜幽期。又與李

灘叟居不遠。清風朗月。輒用一棹相就。坐石吟詩。高慕仙踪。釣月清流。又魚秋山。興復不淺焉。每自幸三十年前。媚于君親。出入榮光。四十年後。優暇田畝。飲食自如。復得僻絕之境。以爲主。豈非天地間一勝事哉。追念舊時。偏輩凋喪殆盡。所餘纔數人而已。復作畸於世。殊可恠也。翁新卜兔溪。舍號夢庵。因自號夢翁。翁之性泛愛而人不親。厚施而衆不德。好善不篤。惡惡無勇。依違一世。漫浪時日。推遷到五十一歲。翁之大略。盡於是夫。若其犬馬豺獮之性。稟出天分。入地不歇。恨無所施爾。天復假以數年。使得優遊江湖。歸骨故原。則溘然長辭。如甘寢焉。祇恨荒窘殘年。薄劣不得返故丘。守松栢。有時薦享。孑然一身。反顧無後繼。怛悽傷懷。如不欲生。又念人生天壤間。有君親以爲綱。親既無及矣。享祀亦不備禮。北向瞻盱。橫涕欄干。又爲臣無狀。罪釁交積。詆訶萬端。尙能張口待哺。向人言笑。豈非頑然一醜物乎。茲以寬假頑人之樂不專。覆餗

致寇之虞交切。雖復暢意邱壑。命懸庖廚。每中夜警惕。自悔曩節之不謹。况末後疾病纏綿。每寒暑節替。水火來迫。喘嗽上薄。氣息奄奄。大都不過四五春秋。則無此身矣。浮休人世。了無春戀。只二三嬌女。尙未有歸。欲捨而不得。豈宿緣未斷。貽此苦惱耶。大抵人之享七十者極少。五六十者亦不稱夭。翁今年五十一矣。回顧前所歷者。不容一瞬。况今日月愈覺催遽。假令俾加六七十。寧復幾何。亦不過忍飢吟哦。得酒狂誕。以自度日耳。更關何物事。而強支持耶。翁於文章。少不喜慕焉。中不致力焉。老而始欲從事。精神摧抑。氣力沮弱。讀古人書。伸紙數四。輒復茫然。少間思睡。睡罷散步園林。蒔花養草。倦又就坐。燭灺舊讀。則如未嘗見。以此牽補過時。卒無所得力焉。於詩。眼高手澁。吟得數句。遇不滿意處。嗔怒隨之。閑居雖不能舍。終不成章。聊以備日曆記陰晴爾。詩言志也。言之不文。不足以通其志。故君子喜彬彬焉。三百篇詩。或出於閭閻夫

婦恒言。或形諸郊廟君臣訓戒。皆出自中心。發爲文章。以其徵於性情之正。故其言不期工而工。非若後世組繪刻鏤。爭奇效怪。隨復變遷。而詩之弊極矣。是不過鸚鵡能言。何足尙哉。翁之詩。粗率不暢。不敢窺作者之門牆。祇以自娛爾。爲吾子孫者。藏諸樊篋中。時閱而想見此日之景境可也。更不得傳與時人。恐其嗤點也。庚寅臘除日。乘醉信筆書之。

## 大東野乘卷之六終

## 大東野乘卷之七

### 海東野言

許鈞撰

太祖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總三千七百八十五年。檀君元年戊辰。至我太祖元年壬申。亦三千七百八十五年。吾東方歷年之數。大概與中國相同。帝堯作而檀君興。周武立而箕子封。漢定天下。衛滿來平壤。宋太祖將興而高麗太祖已起。我太祖開國亦與太祖高皇帝同時。出徐居正筆苑雜記

太祖開國。以趙宰臣胖生長中原。爲奏聞使而遣之。高皇帝引見。詬責。胖對曰。歷代創業之主。類皆順天革命。非獨我國也。微指大明之事。語用漢人之語。皇帝曰。汝何知中國之語。胖曰。臣生

長中原。曾見陛下於脫脫軍中。皇帝問當時之事。胖一一言之。皇帝下榻執手曰。脫脫若在。朕不至此。卿實朕之交。乃以客禮待之。書朝鮮二字而送之。出成倪備齋叢話

凡帝王文章氣象。必有大異於人者。宋太祖微時。醉臥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太祖潛邸詩。引攀蘿上碧峰。一庵高臥白雲中。若將眼界爲吾土。楚越江南豈手不客。其弘量大度。不可以言語形容。出徐居正東人詩話

太祖朝。以鄭道傳爲東北面都宣撫使。李之蘭。李原京爲副使。遣中樞府使辛克恭爲東北面都宣慰使。賜道傳書曰。相別日久。思想殊深。欲遣辛中樞往問行役。崔兢適來。備知動止。稍自慰解。玆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領納爲幸。李叅贊李節制使處。俱寄襦衣各一領。幸說與眷戀之意。餘在辛中樞。春寒若時。自保。以旣邊功。不具。松軒居士。伏讀此書。可見聖主慰撫之誠。爲臣下者安

得不感

恩乎。出魚叔巖稗官雜記

前朝王氏之亡也。放諸王於海島中。謀臣皆議曰。不除必有後患。不如殺之。於是惡其殺無名。使善水人具舟。誘諸王曰。教書令下。置諸君島中爲庶人。諸王喜甚。爭登舟。舟離岸。舟人穿其舟。潛入海底。水沒半舟。有僧人與王氏有素者。在海岸舉手呼之。王氏即口占一聯。呼謂僧曰。一聲柔櫓滄波外。縱有山僧奈爾何。僧痛哭而返。出南孝溫秋江冷話

太宗

河浩亭崙爲忠清道觀察使。太宗時爲靖安君。往餞于其家。羣客滿坐。太宗就前行觴。浩亭佯醉傾覆饌盤。湯污瀉御衣。太宗大怒而起。浩亭謂坐客曰。王子怒去。須往謝罪。遂隨而行。僕從告太宗曰。監司來矣。太宗不顧至大門。下馬入中門。浩亭亦入中門。入內門。浩亭亦入內門。太宗始疑之。顧問曰。何爲。浩亭

啓曰。王子事危矣。所以覆盤者。將有傾覆之患。故預告之也。於是引入寢室問計。浩亭曰。臣受王命。不可久留。安山郡事李叔蕃。率貞陵移安軍到京。此人可屬大事。臣亦往鎮川留待。事若成則急召臣。浩亭遂行。太宗召叔蕃告之。叔蕃曰。易如反掌。何難之有。遂奉太宗。率宮中僕從及移安軍。奪軍器監。被甲持兵而出。圍景福宮。太宗張帳於南門外。坐其中。又設一幕於其下。人未知誰人之座。及浩亭上來居其中。人皆知不久作相。定社之功。浩亭與叔蕃之力也。出離齋叢話

我太宗之朝京師也。太宗文皇帝以燕王在藩邸。太宗過謁。文皇帝與言大悅。寵遇欵至。及太宗還國。我朝士大夫問太宗曰。天下其大定乎。時高皇倦勤。建文爲太子。太宗曰。我觀燕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恢廓大度。非久爲藩王者也。天下之定未可知也。未幾。文皇帝以燕王有天下。人皆服。太宗先

見之明。文皇帝登極。眷佑我太宗異常數。每語國人曰。朕嘗見汝國主。真天人也。出華苑雜記下並同

我國進貢馬。太宗親御揀閱。有一馬。班在下列。命置於首圍。人皆恠之。既進。文皇見之。勅曰。朝鮮國王愛我。首進之馬甚良。然後知聖人所見略同。太宗教近臣曰。擇駿馬辨人材。予當不讓於古人。

太宗朝。中朝宦官黃儼。持濟州銅佛而來。使太宗先拜佛而行禮。太宗欲不拜。河崙等請曰。黃儼兇險喜生事。宜從權先拜佛。太宗曰。彼佛若自中國來。則當敬皇帝之命拜之。今自我國濟州而來。何拜之有。群臣無人諫此者。予以爲不拜可也。竟不拜。儼屈。遂行禮。

王世子赴  
朝京師  
帝賜御製  
詩

永樂丁亥。讓寧大君禔爲世子。以太宗皇帝命。朝京師。帝賜御製詩曰。浪水東邊舊封城。八教疇能遵古式。簡編自足鑑安危。淵

藪何須臾莊匿。乾坤覆載非不容。栽培蹶拔皆天工。時來難得苦  
易失。三韓揮霍空遺蹤。右渠肆誘呈險譎。過眼前看曾一瞥。溝婁  
樹綠草青青。雲擁立菟漢封將。爾家攄悃事朝庭。男耕女織疆域  
寧。吹蘆搥鼓日爲樂。曠野應無佩犢行。鳴絲江流似卮酒。馬邑諸  
山聯培塿。試看往迹已荒涼。名譽光華可長久。秉心安得如金石。  
堅確惟當信朝夕。驕盈只患鮮永終。孰鮮沉潛到幽澗。昔年王子  
來朝享。車騎蕭蕭出平壤。清霜殺柳水凝冰。回首寒郊連莽蒼。慕  
禔修貢萬里來。年過十五堪成才。讀書學道勿自棄。勉旃毋使家  
聲隕。從來禍福無肩鑄。倚伏之幾乘善惡。高山可礪海可移。萬古  
忠誠是郭郭。仍令隨來陪臣李天祐。李茂李來等和進。出神官雜記  
恭靖王宮有一宦官。忘其名。歲不記。二月暮。偶入園中。有二三徒  
人於積藟傍。拾桃子喫之。就而視之。則桃面大紅。真九十月間霜  
桃也。破積藟得桃子數百個。進于上王。王大喜。即薦文昭殿。又

送于太宗所曰。幸得仙桃。敢獻左右。太宗大喜。命進文昭  
殿。則上王已薦。故不果。解衣賜進桃宦官。即命有司戒嚴。幸上  
主宮。盛仙桃共玩。大宴終夕。極歡而罷。及秋其桃方肥。上王命  
左右。故積藟於其上。至明年春又啓之。則桃皆腐損。終不如其桃  
之肥美也。出李陸青坡劇談

朴三宰錫命與恭定王同衾而寢。錫命夢見黃龍在傍。顧視之  
則上也。由是奇之。相友益篤。及上即位。錫命寵幸隆極。十年爲  
知申事。陞知議政府事兼判六曹事。近代人臣無比。爲承旨時。  
上曰。誰人代君任喉舌。朴公曰。朝臣無可者。惟承樞府事黃喜眞  
可人也。上遂用之。未幾代朴公爲承旨。終爲名相。世謂朴公知  
人。出懶齋叢話下並同

孟左相爲大司憲。朴公安臣爲持平。鞠平壤君趙大臨。不啓而拷  
訊之。上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於市。孟相失色無言。朴公意

趙大臨  
獄事曰  
人稱曰  
惡亡尉  
印南別  
宮主人

氣安閒略無懼色。舉名而呼孟曰：汝是上官而我為下官。今作死囚，豈有尊卑？我嘗謂汝有志操，何今日恇怯如是？汝不聞車聲之轉々乎？謂羅卒曰：汝取瓦片來，卒不聽。公嗔目叱之曰：汝若不聽我死之時，必先崇汝矣。聲色逾厲，卒畏之。遂取片瓦而給之。公作詩畫而書之曰：爾職不供甘受死，恐君留殺諫臣名。付卒曰：速往啓。卒不得已持呈于闕。時獨谷為左政承，與疾詣闕極陳。上亦霽威，竟赦而不誅。

安城君李叔蕃自成大功後，恃功驕傲，視同列宰樞不啻僕隸。君命召則稱疾不往。中使侯者絡繹不絕，而絲竹鬧於內室。或欲注人官爵，則書名於小簡，俾人奏之，以故親朋布列膺仕。大起甲第於敦義門內，惡聞人馬之聲，奏塞門禁人行，奢侈日甚，遂得罪。長流咸陽別墅。世宗命儒臣撰龍飛御天歌，以叔蕃知太宗朝事，馳駟召之。叔蕃以白衣詣闕，達官宰樞皆後生，爭趨拜謁。叔蕃

但揮手止之曰：少時某也英邁，某也信實，余亦意其為令長，果然其意氣桀驁，曾不少屈。

獻陵廢世子讓寧時，引入大臣，以某事語之。黃喜、李穰時為判書，堅執不可左徙。俄謫于外。凡六年，柳廷顯獨贊其議。英廟立，首入為相。獻陵一日命召黃喜至，戴桶高頂笠子，穿碧色龜布團領，帶藍條兒，詣承政院。喜方自田野而至，形貌厖然而已。人未其奇之。獻廟曰：喜前日適誤耳。此人終不可棄。為國不可無此人。即拜禮曹判書。時年荒，為江原道觀察使。喜內寬弘無圭角，遇上下一以禮。其議國事，善守前規，不喜改易。出曹仲設聞瑣錄

世宗

世宗天性好學，其未出閣，每讀書必百遍。於左傳楚辭，又加百遍。嘗違豫，亦不輟讀。病漸劇，太宗命中使猝至其所，盡搜書帙而來。獨歐蘇手簡一卷，遺在屏障間。世宗讀千百遍，及即位日，御

經筵無書不讀。緝熙時敏之功。高出百王。嘗語近臣曰。讀書有益。如寫字製作。人君不必留意也。晚年倦勤不視朝。然於文學之事。尤所軫念。命儒臣分局撰次諸書曰高麗史。曰治平要覽。曰兵要。曰諺文。曰韻書。曰五禮儀。曰四書五經音解。同時撰修。皆經 睿裁成書。一日御覽可數十卷。真可謂天行健純亦不已也。出筆苑雜記

世宗設諺文廳。命申高靈成三問等製諺文。曰初終聲八字。初聲八字。中聲十一字。其字依梵字爲之。本國及諸國語音。文字所不能記者。悉通無碍。洪武正韻諸字。亦皆以諺文書之。遂分五音而別之。曰牙舌唇齒喉。唇有輕重之殊。舌有正反之別。字亦有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之差。雖無知婦人。無不瞭然曉之。聖人創物之智。有非凡力之所及也。出備齋叢話

世宗始制雅樂。朴中樞壘贊成之。每坐臥。手於心胸之間。爲戛擊形。嘯於口吻之中。爲律呂聲。積十餘年乃成。世宗深倚重之。

世宗又制自擊漏。簡儀臺欽敬閣仰釜日晷。制作極爲精緻。皆出宸衷。雖百工匠。無能測 上意者。惟護軍蔣英實仰承 睿智。運奇騁巧。無不脗合 上甚重之。人皆曰。堯與英實。皆爲我 世宗制作之盛。應期而生也。出筆苑雜記下同

世宗嘗留意於溫公資治通鑑。患其箋釋未盡。句讀不明。命儒臣博採羣書。隨事夾註。以便觀覽。於是據胡三省音註及源委釋文集覽等書。刪潤之。有未足處。旁採他書以補。且文字回互難深處。輒註本史全句。或書句字於句下。以便句讀。以至字釋翻音。莫不詳備。皆取睿裁。名之曰思政殿訓義。綱目通鑑亦如是。其訓義之精。今古所無。

世宗己亥五月。忠清道觀察使報倭寇庇仁縣都豆串。萬戶金城吉因醉不能拒。自泐。其子力戰溺死。丁巳黃海道觀察使報節度使李思儉等。候賊于海州延平串。爲賊所圍。賊語之曰。我非爲



朝鮮來。欲向中國。因糧絕至此。若給之當退。思儉乃遺米五斛。酒十瓶。又遺米四十斛。乃解去。兩上召柳廷顯。朴山言。趙末生。李明德。許稠等。議乘虛殄殲對馬島之策。皆曰不可。乘虛當待賊還而攻之。末生獨曰。可乘虛攻之。上王曰。若不掃除。每被侵擾。何異漢之見辱。匈奴乎。不如乘虛伐之。取其妻孥。退師濟州。待賊還。邀擊。奪其船。焚之。爲商販而來者。及留船者。並拘留。有送命者。則剪除之。九州倭人。母令驚動。且曰。不可示弱也。後日之患。容有極乎。即命長川君李從茂爲三道都體察使。將中軍。以禹博。李叔畝。黃象爲中軍節制使。柳溫。左軍都節制使。朴礎。朴實。左軍節制使。李之實。右軍都節制使。金乙利。李順。夢。右軍節制使。將慶尙。全羅。忠清。三道兵船二百艘。下番甲士牌。別侍衛牌。及守城軍營。屬。才人。水尺。閒良民。鄉吏。日守兩班中。有能騎船。軍丁等。以邀倭寇還歸之路。約以六月初八日。各道兵船。並集見。乃梁以待。又命戶曹

叅議曹致爲黃海體復使。察諸將緩事失機者。上王以領議政柳廷顯爲三道都統使。叅贊崔潤德爲三軍節制使。舍人吳先敬。軍資正郭在鞍爲從事官。是月己巳發行。二上幸漢江亭北。餞之。賜鞍馬弓矢衣笠及靴。庚寅從茂率九節制使。發巨濟馬山浦。海中風逆。還泊巨濟。船摠二百二十七艘。卒摠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五。賚六十五日糧以行。癸巳午時。十餘船先至對馬島。賊望之。以爲本島人得利而還。持酒肉以待。大軍繼至。泊豆知浦。賊喪魂遁逃。惟五十餘人拒戰而潰。棄糧儲什物。走入險阻不下。敵先遣投化倭人池文。以書諭都熊瓦。不報。我師分道披捕。奪賊船大小百二十九艘。擇可用者二十艘。餘焚之。又焚賊戶千九百三十九。前後斬首百四十。擒生口二十一。芟田禾穀。獲被擄中國男婦百三十一名。諸將問所獲漢人。知島中飢甚。且倉卒雖富者不過持一二斗米而走。以爲久圍則必餓死。遂置柵於訓。乃串。以遏往

來之衝。以示久留之意。廷顯遣從事官趙義响。自馬島來告捷。三品以上詣壽康宮賀。從茂等住舡豆知浦。日遣偏將下陸搜捕。復火其戶六十八。焚其舡十五。斬九級。獲漢人男婦十五名。本國人八名。賊日夜思所以拒我者。已亥從茂進至尼老軍。令三軍分道下陸。欲與一戰。督左右先下。左軍節制使朴實與賊相遇。據險設伏以待之。實率軍士登高欲戰。伏發突我師敗績。偏將朴弘信茂陽金諺金喜等戰死。實乃收兵還上舡。賊追擊之。我師戰死及墜崖死者百數十人。右軍節制使李順蒙兵馬使金孝誠等亦遇賊力戰拒之。賊乃退。中軍竟不下陸。都都熊瓦恐我師久留。奉書乞退師修好。且曰。七月之間恒有風變。大軍不宜久留。秋七月丙午。從茂等引舟師還泊巨濟。庚戌以從茂爲贊成。順蒙左軍摠制。朴陽右軍同知摠制。諸節制使皆陞職。七月東征元帥長川君班師而還。過密陽府池洞前路。朴夫人在室。隔以花籬號哭。令女僕等

出道側設足立。問以吾夫何在。長川按轡長嘆。蒙袂而行曰。非吾罪也。諸將輕進之故也。願娘子勿咎我。行路及隣里。皆爲之灑涕。

出金宗直彝傳錄

十四年冬十月。平安道觀察使朴葵馳啓。野人四百餘騎突入閭延。剽掠人民。江界節度使朴礎率兵追之。奪被虜人二十六。馬三十牛五十。戰死者十三。值日暮。未得窮追。上怒。即遣上護軍

洪師錫。審察情勢。賜陣亡將士米豆。

出李爛征錄下類偏西並同

朴葵又啓。閭延江界之民。被擄者七十五。戰亡四十八。上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權軫吏曹判書許稠戶曹判書安純教曰。被擄民戶。雖免死亡。流離失業。予甚慮焉。其議護恤之策。喜等以爲宜蠲負租給復三十年。其無父母小兒。官給衣糧。保族人保養。若無族人。令隣里有恒產者救恤。從之。建州衛指揮李滿住管下兀良哈千戶列兒哈等二人。賚文牒。率被虜男婦

七名到閩延言。滿住奉 聖旨。捕土豹。忽刺温兀狄哈等百餘騎。乘虛入閩延江界。虜男婦六十四名以還。滿住率五百餘兵。截山谷要路。盡奪而留養之。乞遣人率還。上召政府六曹及三軍都鎮撫。議其處置。黃喜許稠。安純判中樞事。河敬復。贊成李孟。昫成。抑工曹判書趙啓生。戶曹左叅判金益。精工曹左叅判鄭淵。禮曹右叅判柳孟聞等以爲。宜遣江界等處通事率來。十五年春正月。李滿住送還被虜男婦大小六十四口。至江界曰。宣德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暎秃指揮吒納奴。差人來報。忽刺温將領一百五十餘人馬。搶擄經過暎秃地面。滿住聞此。將領本衛人馬三百餘名。星夜前去。遇天使張都督。猛哥帖木兒追至。守定山口圍住。盡行奪下。差官送回云。洪師錫回自閩延。啓曰。閩延節制使金敬。江界節制使朴礎。非徒不能禦侮。柵毀不修。令賊伺便殺掠。都制使文貴亦不行糾察。

請下攸司治罪。義禁衛亦啓。都觀察使朴葵。經歷崔孝孫。慢於巡邊。不能修完城堡。致賊入寇。請並拿推。上皆從之。教義禁府提調等曰。朴礎。金敬及百戶千戶鎮撫牌頭等。視吾民殺虜。而不進戰。其罪大矣。當置於法。然其間或因道路險阻。未得及期赴援。或強弱不敵。不得已而退者。情不可不恕。不可以槩論也。卿等按律。務合情理。毋使輕重失宜。對曰。朴礎。金敬之罪。當寘重典。千戶丁宥。鎮撫金永禾。金天鳳亦罪同礎。敬。上曰。予從卿等之議。遂竄文貴於蔚山充軍。朴葵於咸悅。

以崔潤德爲平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爲都鎮撫。崔致雲爲經歷。李叔時爲平安道觀察使。潤德。孝誠。致雲等辭。上引見曰。御戎之道。自古無策。三代帝王來則撫之。去則不追。羈縻之而已。然無籍未得詳知。自漢以來。史策可考。漢高祖戡定天下。其凶奴官若振稿。然見圍白登。僅以身免。乃議和親。呂太后亦女主之英也。冒

頓之書。雖甚無禮。置之度外。和親而已。至於武帝。多事四夷。遂至天下虛耗。是故。古人比之蚊蟲。驅之而已。古人所以如此者。國無大小。蜂蠱尙有毒。不忍彼此之間無罪之民。橫罹鋒刃也。然姿豬之賊。異於是。歲壬寅。侵我閩延。其後爲忽刺溫所迫逐。失其巢穴。携其家屬。乞住江濱。國家憐而許之。其恩大矣。今者負德背恩。殺掠邊民。窮凶極惡。罪不容誅。若不征討。無以懲艾。况今昇平日久。四境無虞。孟子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日之事。雖野人所爲。實天之所以警戒於我者也。今李滿住童猛哥尹內官之書。皆云。忽刺溫所爲。然頃者林哈刺到閩延言。不還我逃奴婢。後必有患。今其言果驗矣。雖忽刺溫所爲。實此輩誘引爲之也。昔慶源韓興富之死。河崙言不可伐。趙英茂言可伐。太宗從英茂之策。征之。已亥對馬島之征。或言可伐。或言不可伐。太宗斷以大義。命將攻討。雖不能盡蕩巢穴。彼賊終有畏威之志。又曰。致雲久在近侍。

卿於幕中。與論古事。賜潤德鞍馬及弓矢。賜孝誠馬。

自閩延之變。上留意邊事。屢取武士。觀射後園。上將討野人。欲試大臣之意。密令政府六曹叅判以上三軍都鎮撫等各陳方略。議論不一。命知申安崇儉。密封不洩。決定攻討之計。命群臣議可將三軍。皆曰。潤德將中軍。李順蒙將左軍。崔海山將右軍。順蒙啓曰。軍士進退。專在中軍。臣將左軍。何以立功。乞以潤德爲主將。以臣爲副將。海山爲左。李恪爲右。率先鋒精騎五六百。先入敵境。勢可擊之。則擊之。不可則退屯。以待後軍。孟思誠亦言之。上從其言。遂命海山先往。造浮橋於鳴綠江。以事目諭潤德。一以都節制使所啓供招。議諸群臣。反復思之。則婆豬之寇。詐稱忽刺溫情見事白。斷無疑矣。彼居相望之地。不念舊恩。懷姦肆毒。剽殺邊民。反以忽刺溫爲辭。謀免後患。上欺中國。下誣本朝。罪惡貫盈。不可不討。間有議者。彼寇以忽刺溫爲辭。以達于帝。則可不

指以姿豬江野人而征之也。予以謂 皇帝一視同仁。焉有信野人誣說而歸咎本國哉。倘或詰問。當具事由以聞。且引 太宗皇帝宣諭聖旨以奏。則終見允俞。軍士以三千爲率。二千五百出平安道。五百出黃海道。其騎步之數。臨機議定。一江深難以濟師。如有灘上可涉之處。則可。不然。議造浮橋於二三處。一江界閩延等江邊。無知之民。曾因營產潛入彼土。官吏又不知而不禁。今當大事。透漏聲息。非細故也。密令官吏嚴加檢察。一使人伺其部落多少。山川險易。然後定其往攻之期。一造浮橋。毋發烟戶丁夫。役附近各官船運。順蒙言海山先到江邊。役民伐材。恐相扇浮言。以生彼疑。黃喜權軫河敬復兵曹判書崔士康等曰。解冰則彼必皆事耕種。宜令海山先到其處。權稱巡審城柵。潛辦諸事。待其不意。合水陸之軍。同力造之。何必更差他人。 上從之。即諭海山曰。初命卿往浮橋。今更思之。無端伐材。則人心浮動。彼必知之。今以卿爲

城柵巡審使。托以擇定木柵。新塞巡審江邊。潛思密慮。以待軍士之至。急造浮橋。若橋不堅緻。使人馬俱陷。非細也。 上謂羣臣曰。古之人君。當大事。必詢衆謀。廣納群言。卿等各陳方略。趙資金益精。權蹈曰。變不可預圖。權不可預設。出奇制敵。委之將帥。其副將以下。聽其號令。毋得違忤。孟思誠權軫趙啓生鄭欽之曰。揀擇精銳。啣枚疾馳。分道並進。襲其部落。蕩其巢穴。上策也。大軍結陣。鼓行而前。彼將恐懼。舉其部落。遁逃不暇。安敢抗拒。揚兵耀武。使之知懼。不敢復萌窺覷。此爲中策也。黃喜安純許稠曰。姑待冰合。潛師渡江。掩其不意。農月興師。造橋渡軍。使賊先知。伏兵突出。勝敗難知。且有雨水進退俱難。 上曰。已悉卿等之意。初 上遣朴好問朴原茂于李滿住沈吒納奴林哈刺處。審察入寇情僞。及種類多少。山川險易。道里遐邇。至是來復命。 上引見。密問野人聲息。好問歷陳道路迂直。山川險易。部落多少。且言。前到野人部落觀

勢皆棄家登山。今欲誘之安業。掩其不意而擊之。且大軍涉江。時江流甚駛。不可爲浮橋。上得好問之啓。尤決意討之。召政府六曹及三軍都鎮撫。以好問之言議之。李順蒙鄭淵朴安臣皇甫仁曰。奪忽刺溫虜去人物。差人發還。其志可喜。仍饋酒食慰之。姑令本國之人。依舊渡江耕農。秘其器機。不使審知。勿露形迹。以觀事變。鄭欽之曰。此策似當。但遣以酒食。反致疑懼。恐無益也。孟思誠趙癸生曰。彼賊頑而狡。自知其罪。已曾空家登山。雖多般誘之。不可誑也。且散居山谷之間。今雖安業。及其舉兵之日。擊一隅則餘皆盡知。豈能滅其類乎。宜潛師以行。一日一夜。分道進攻。其初面以聲其罪。黃喜曰。所獲不償所失。勞而無功。貽笑彼賊。乞依前日獻策。令都節制使責還被虜人口牛馬家財。如其不從。宣言致討。使之知懼。不得安土耕耘而遠遁。則名正言順。直在我矣。如不得已。必待冰合。上曰。當用四月草長之時。不可違也。黃喜等曰。浮

橋事。不知水勢悍急。舡橋便否。而遙度實難。令將帥或舡橋從宜造之。上又曰。古人用兵。皆有反間。以觀其勢。予欲密遣人備知彼人情狀。然後討之。黃喜等曰。古之用反間也。中國之人。衣食無異。語音相同。雖混處而莫之知也。本國與野人。言語服食。絕不相類。且人物不夥。似難混迹。若果見獲。祇益爲害矣。

三月崔潤德遣崔致雲啓曰。今承內傳。征討婆豬江野人。發軍三千。臣竊惟虜地險阻。每於所經要害。須留兵守險。臣心密計。一道自滿浦。一道自碧潼。共向兀刺等處。一道自甘同向馬遷木柵等處。東西齊舉。臣則欲自小甫里向吒納奴林哈刺居處。須用萬兵乃可。上引見曰。初與群臣議軍數。或言七八百。或言一千。紛紜未定。終定三千。予以謂小也。朴好問亦言。當不下萬數。今觀上書果然。召政府六曹及三軍都鎮撫議之。或曰加五百。或曰加一千。或曰不必加。議論不一。致雲啓曰。潤德言初來時。只欲攻吒納

奴哈刺等。若得正兵一千。足以辦事。今更思之。自馬遷至兀刺等處。野人散居山谷。鷄犬相聞。若擊一二落。則必相救援。成敗難知。古人有動大衆而爲小寇所敗者。況大軍固難再舉。每一二落。各遣一軍。則彼將自救不暇。不能援他人矣。故非萬兵不可。上曰。然。致雲曰。潤德言黃海之兵遠赴。則疲弊不可用。平安之兵。幾至三萬。不必發黃海之兵。上曰。然。問曰。潤德欲於何時舉兵。致雲曰。潤德計端午時。賊俗相聚爲戲。草亦長。但慮雨水待二十四五日。間欲舉事。仍。啓曰。潤德言征討之日。宜寫彼人罪名。張榜而還。上命安崇善與判承文院事金聽。草榜文以送。

兵曹。啓。自募赴征人。如能立功者。閒良則賞職。鄉吏驛子則免役。官奴則免賤以賞功。

夏四月初十日。潤德會平安道黃海道軍馬于江界府分軍。令中軍節制使李順蒙領兵二千五百。向首賊李滿住寨里。左軍節制

使崔海山領二千七十。向車餘等處。右軍節制使李恪領一千七百七十。向馬遷等處。助戰節制使李澄石領兵三千一十。向兀刺等處。金孝誠領兵一千八百八十八。向林哈刺父母寨里。洪師錫領兵一千一百一十八。向八里水等處。潤德自領兵二千五百九十九。直趨林哈刺等處寨里。上遣集賢殿副提學李宣。教潤德曰。用兵帝王之所重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役。周宣興六月之師。是皆爲生民之害社稷之憂。不可得已者也。蠢茲野人。逼處我疆。鼠竊狗盜者屢。而謂獸心之俗不足與較。含忍包容久矣。今潛入邊境。屠殺老弱。虜掠婦女。掃蕩民居。肆行暴虐。討罪之舉。豈得已哉。惟卿稟忠義之資。兼將相之略。聲聞素著。中外共知。茲命卿將中軍。問罪野人。惟是副將以下大小軍官士卒之在行者。卿皆將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教順蒙海山澄石恪孝誠等曰。君人之道。惟在保民。將臣之忠。貴於敵愾。蠢茲野人。肆豺狼之心。逞蜂蠆之。

毒。侵掠我邊疆。殘虐我生靈。孤兒寡妻。起怨傷和。此寡人所以哀痛惻恒之不已。而亦卿等之所共拊心切齒也。舉兵聲罪。烏可得已。肆命卿將某軍往討之。其悉同心協力。以聽主將方略。克成折衝之功。以答邊民之望。敎三品以下軍官民軍等曰。蠢茲野人。以梟獍之資。行豺狼之心。隣我疆場。常抱禍心。伺隙侵掠。防備之嚴。行成之勞。爲爾生民之患久矣。今又凌犯邊徼。殺害生靈。掃蕩室廬。予實疾心爲孤兒寡婦。命將討罪。爾衆士。其悉予宵旰之憂。謹將師節制之律。除老弱及婦女外。如能斷首。以殺之多少。或超三等。或超二等。超等賞職賞賚。如不遵軍令者。雖成功而無賞。其爾各盡乃勇。以致果毅。勗哉。頒。敎既畢。潤德會諸將令曰。有違主將條令者。當以軍法從事。無忽。其令云。臨戰磨而不能者。聞鼓不進者。不進救將帥者。漏泄軍情者。發妖言惑衆者。告大將斬。失其牌而從他牌亡章者。喧嘩者罰。五中失三人者。不救牌頭者。斬。入

賊里。令前收拾財寶者。斬。入賊里。老幼男婦勿擊。雖壯者。降則勿殺。行軍險阻。忽遇賊人。止而擊之。角報主將。退北者。斬。勿殺鷄犬牛馬。勿焚家舍。大抵攻伐之法。以義誅不義。攻其心萬全。義也。若有侵殺老幼。要殺唐人。欲釣軍功而犯于條令者。並依軍法施行。越江時。須要五五什什次第上船。毋得輒爭。違者論罪。令訖。與諸將約。以十九日。並擣賊穴。若遇風雨晦冥。以二十日爲期。潤德自所灘下時。番洞口。過江住帥。江邊有四獐。自投營中。軍獲之。潤德曰。獐野獸也。今自來見獲。實野人殲滅之兆也。至魚虛江邊。留兵六百設柵。十九日昧爽。攻林哈刺寨里。仍住管。吒納奴寨里皆遁去。見江邊虜十餘輩出射。潤德令通事馬邊者呼語之曰。我等行兵。只爲忽刺温。非爲爾也。母恐。虜皆下馬叩頭。二十日。洪師錫軍至。與潤德會。生禽三十一。虜從後挑戰。乃斬其餘二十六。自吒納奴東山。至刺寨里。遍歷搜捕。日暮退營石門。令知慈城郡事趙復



明知載寧郡事金仍等領兵一千五百名將俘虜先行治道令洪師錫崔叔孫

馬邊者領兵一千五百並搜各里至吒納奴寨里無人潤德以順蒙不獻馘不待令先行崔海山不及軍期李澄石不待令先行並効之遣吳明義奉箋賀又遣朴好問啓曰宣德八年敬奉符教將討婆豬江寇送至左符叅驗發兵敬此即發馬步兵一萬黃海道軍兵五千四月初十日會江界府分屬諸將七道俱進本月十九日諸將潛師勦捕擒男婦並二百三十六名斬獲一百七十名牛馬七十餘頭我軍戰死者四人中箭者五人上賜明義好問衣各二領遣宣慰使朴信生至軍賜酒勞諸將宣旨曰今日之事實賴天地祖宗之靈以至於此非所敢當也還師之日宜有報復其生禽人除老幼外丁壯悉斬之船江等處益謹守禦順蒙澄石海山以効不預上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河敬復

安純禮曹判書申商曰予自御臨以後每致意於守文兵革之事未嘗及也今豈好大喜功敵加於已不得不舉而幸至大捷何以保安此功無有後患乎皆曰矜大之心古人所戒殿下不可以大勝爲喜臣等深賀堅城柵備糧餉慮不虞存敬畏可無後患矣上又曰今當征討之後若賊來令邊將堅壁清野以待審其形勢臨機追捕何如皆曰可上又曰今赴征軍士馬死者千數以倉米買馬以給何如皆曰不可上又曰令邊上將卒爲私語開諭幹木河及諸種野人曰婆豬江野人久蒙國家恩待以今無名動衆背德殺掠故不得已命將討罪豈好功而然歟若彼人悔過自新誠心歸順則國家必待之如初矣云則何如皆曰可上又曰崔海山不從元帥之令逗遛以千餘兵所獲最小宜坐違忤軍機之罪然徑赦不可追論亦不可論功皆曰若非遇赦不宜免罪豈應論賞只賞管下有功之士可也兵曹啓崔海山失悞軍

機。然犯在赦前。不可罪。請收告身。上命只罷其職。上議于黃喜權軫等曰。昔在己亥。東征對馬島。都統使柳廷顯回來。命代言往延之。都體察使李從茂回來。予從上。王幸樂天亭迎慰。蓋從茂親征對馬島。異於廷顯例也。今婆豬之役。比討對馬。其功倍矣。潤德順蒙等凱還之日。何以處之。予謂。潤德則出迎于慕華館。李順蒙以下。則欲令大君若大臣往延之。若曰太重。則潤德令大君知申事往迎。順蒙以下。令大君代言往迎。何如。昔李晟討朱泚。收復京城。德宗拜晟司徒。賜永寧里第。特賜宴。令太常備樂。京兆供饌。具鼓吹。以爲榮觀。後周世宗時。遣將平鎮州。其還也。親出城迎慰。就第宴樂。古之帝王待將帥。如此其榮。今則何如。喜等曰。上王迎慰從茂於樂天亭者。時偶幸樂天亭。而從茂適至耳。非欲異於廷顯也。彼唐周之帝。寵待將帥者。在當時不如此。不足以結其心。今日之事。非如收復功。只征小醜而已。時異事殊。何必出迎。潤

德。命知申事迎慰。順蒙以下。命集賢殿官迎慰。亦足爲一時之榮觀矣。上從之。禮曹請以捷告廟。布告中外。仍令稱賀。教曰。可。上欲賞諸將之功。議諸大臣。許稠欲加設領中樞院事。以賞潤德。孟思誠欲以已職受之。二議未定。及除授之日。特命左代言金宗瑞代安崇善掌文選。群曰。未知。上意。上引見宗瑞曰。卿記去年之言乎。與卿曾言。潤德可爲首相。然其任至重。不可賞戰功也。今潤德雖有戰功。若無才德。斷不可授也。予先後取舍如此。卿具陳此於大臣。熟議以啓。思誠等曰。潤德素廉正直。勤謹奉詔。雖爲首相。無愧也。上曰。予意如此。而大臣之意亦如此。其代權軫之職。以潤德爲右義政。順蒙判中樞院事。李恪李澄石中樞院事。金孝誠洪師錫中樞副使。賜潤德奴婢十口。順蒙八口。恪澄石六口。師錫五口。孝誠四口。李叔畸能調兵運糧。陞資爲工曹叅判。仍任平安道都觀察使。上御勤政殿。宣慰潤德等及將吏。分

賜尙衣靴。令服以赴宴。上親執爵。賜潤德等。又命世子行酒。仍命潤德勿起受酒。命軍官相對起舞。潤德亦酒酣起舞。赴征士卒戰死者。命招魂致祭。教曰。亡身殉國。克著孤忠。推恩報功。用頒恤典。頃緣野人之來寇。乃命諸將徂征。爾等俱以精悍之資。挺出行伍之列。揮戈荷戟。爭奮勇而直進。陷陣摧鋒。甘捐命而不顧。是用特憐死事之義。爰加致奠之恩。倘英魂之有知。庶諒予之至意。賜米豆。復戶五年。其病死者。賜米豆。復戶二年。馬匹物故者。復戶二年。兵曹啓。擒獲野人男共一百七十四名。請安集濟州縣。上曰。童幼婦女皆非作賊者。義當存恤。野人性本畏暑。須令涼暎得宜。使不生病。且使男女不相混雜。不至飢寒。所在守令嚴加檢察。諭京畿忠清道觀察使曰。分置野人。語音不通。務令護恤。勿令強暴之徒侵逼婦女。俾安心過活。倘或流離。必加罪譴。且當分置之初。命禮曹。母子兄弟母得相離。禮曹未

盡措置。不得完聚者。間或有之。更聽自願。一處完聚。上謂羣臣曰。攻戰之後。守禦不可不嚴。閭延防禦。解冰後。雖云不堅。然野人心懷報讐。計出不測。不可不慮。欲以右議政爲都按撫。察理使。築城設柵。以固疆圉。何如。盧開安純許稠曰。平安人心。受弊多端。今當農月。別無措置。至秋而遣。亦未晚也。上又曰。甲山連境。野人地。只屬諸色軍。而不設留防軍。今置留防軍。以嚴守禦。何如。皆云。令兵使約定。上又曰。惠山家舍。兩口子之外。居不過七八戶。此最先受敵之地。移其民於深處。何如。黃喜曰。令都巡撫使沈道源訪問。移入更否。又審入保之處。更議以定。

上又我國近因昇平。習陣疎濶。欲令各道練習。第念征討之後。童猛哥帖木兒。方有懼心。若於兩界聚兵習陣。必益疑。南方密近倭邦。倭人聞之。亦必疑矣。何如而可。黃喜權軫。崔潤德許稠。河敬復。盧開李澄石。洪師錫曰。訓兵鍊卒。固善。但比來兩界多事。且有築

城之役。姑待後年。孟思誠安純李順蒙曰。兩界則令立番軍士除習陣。只令讀陣說。他道則定都會所聚兵習陣可也。上命兵曹立法以啓。

秋七月。上御慶會樓。餞都按撫察理使崔潤德及諸軍官等。又命知申事安崇善。餞于弘濟院。

上議於黃喜孟思誠權軫曰。中朝都督一人。聞本國征婆豬江。曰。朝鮮擅舉兵入寇。然予以爲。太宗皇帝聖旨昭然可信。況又今。皇上勅諭云。相機處實。勿爲野人所侮。以此知。皇帝必不以往征爲罪也。且孟捏哥來崔眞等來。閏八月。發向建州。與本國推刷被虜兩處人物。各還本處云。予之初征。欲示威靈也。彼若來降。則欲還所俘虜。不悛其惡。而數犯閭延等處。故分置兩道。若皇帝勅至。然後還之。則野人徒以爲。皇帝之德。而不以爲我國之恩也。今以留眞江界野人二名。送還本處。諭之曰。汝等誠心來

降。則當還俘虜。不改前過。而窺伺邊境。故至今不還。然衣服飲食。無有失時。強暴之徒。不得侵逼。安心存活耳。若彼人等聞此言。果能誠心來降。則當盡還之。使知前日之威。今日之恩。恩威並行。不相悖矣。

八月崔潤德啓。兀狄哈列家等三人。到江界曰。前送被虜趙沙刺不死。還言。若誠心出降。則虜來人物。並令送還云。故賚李滿注書以來云。上面諭曰。若更出來。當更語之曰。汝若誠心歸順。待之如初。盡還所虜人口。

野人賚李滿注書。到江界告崔孟。兩天使。往忽刺溫。刷朝鮮人物。從滿浦出來書云。宣德七年。兀狄哈百四十人。到朝鮮境。搶攘人民。吾力戰奪六十四口。送回朝鮮。既遣人來餉。又與兵來討。虜人口具辭奏達已降。聖旨。乞盡還所虜妻孥牛馬財物。上召政府六曹。議其答辭。皆曰。當答云。汝輩引忽刺溫。虜掠邊氓。國家往

問其由。汝輩抗拒不服。自取敗亡。專是汝等不順之過。何故尙稱忽刺。濫欲自脫也。汝輩妻孥已還四人。若誠心歸順。則豈待勅書而送還乎。上從之。

崔潤德遣朴好問。啓曰。野人到江界言。前日送還被虜人。滿住喜甚。我輩家屬若生。好乞相見於江邊云。今沿江防禦。軍馬疲極。且欽差奉勅而來。俘虜中一二人。或入送。或送江邊相見。以遂彼歸順之心。上令好問還諭潤德曰。今野人乞還妻孥。且使臣出來。沿邊防禦。南道兵限冰合放送。冰合之後。以慈山以南兵代之。然事難遙度。臨機措置。

閏八月。婆豬江野人。王半車等四人。賚李滿住書。乞還所掠家產。欲上京朝見。孟思誠權軫請從其願。黃喜以爲不可許。上從思誠之議。九月。王半車等乞受和許。教旨而還。上議於政府。六曹承文院提調曰。下教旨無前例。禮曹若兵曹議政府承教移牒

何如。黃喜等曰。今來一二人之言。未知出於酋長。雖有司承教之文。似乎輕易。且不可私通文書。若誠心歸順。則只說待之如舊之意。金益精等曰。今來之言。雖不可信。既受李滿住公文。來言和親之意。禮曹奉王旨移牒。備陳不睦之由。兼和解之意。何如。上曰。更議歸一以啓。黃喜等曰。通書斷不可爲也。乞以子弟來質。又欲朝見。則義不可遏。孟思誠等曰。今來人心誠求通書。則不可遏。具錄請書之意。繼曰。汝等自搆釁端。不得已往討。如其改心納款。則必當待之如舊。以此禮曹承教移牒。無害於義。自今其來朝者。與子弟入侍者。並皆許之。合乎時宜。上姑從思誠等議。

諭崔潤德曰。今使崔致雲來啓。欲親領軍卒。巡行邊郡。耀武示威。予以爲不可。逐年巡行。今年如此。明年不如此。則彼將謂曰。大將無巡行。不測之變。將自此生矣。况旣謂彼曰。誠心來投。待之如初。今復動兵巡哨。彼必生疑。無乃違前約乎。大抵兵貴秘密。使敵莫

知其端倪耳。

冬十月兀狄哈攻幹本河。殺管禿父子及管下人。唯凡察伊等免。見本國人哀乞曰。勢難居此。願徙慶源附近時反等處。上聞之。召羣臣議曰。歷代帝王處戎狄於塞內。以爲藩屏者。聞或有之。我太宗嘗曰。幹本河我國之藩籬也。凡察之請。何以應之。皆曰。未知誠僞。不可輕許。且親近戎狄。自貽禍亂。古人深戒。斷不可許。

十一月。咸吉道都節制使成達生馳啓。幹本河野人其魁已沒。其黨無所依投。恐有作耗已。令寧北慶源整士馬以待。上遣兵曹左郎禹孝剛諭曰。近者猛哥帖木兒部下人射殺通事朴天奇。從人事情雖要悔過謝罪。國家既許之矣。未可更論其罪。今乘人之危。興師得捷。不足爲武。利人之災。加兵攻取。人似殘忍。若彼入寇。則不得已應變追捕。或移或住。無心入寇。則慎勿先意擊之。使之安業。上召群臣議曰。守成之君。大抵不好游畋聲色。則必

好大喜功。自古至今。繼體之君。所當戒也。予承祖宗之業。常爲此懼。往者婆豬之役。大臣將相皆曰不可。此乃不己之正論。予乃違衆征討。幸而成功。今猛哥帖木兒父子俱亡。凡察欲率其衆來居境內。大臣皆謂不可輕許。其言然矣。然幹本河本是我國境內。倘凡察等移居他處。又有強敵來居。非但失地。又生一強敵也。予欲乘其虛移寧北鎮於幹本河慶源蘇多老。以復舊疆。何如。且祖宗寘慶源於孔州。太宗寘慶源於蘇多老。其後韓興富戰死。郭承佑敗績。太宗猶不忍棄之。設柵于富居帖屯兵守之。是祖宗以幹本河爲界之心。未嘗忘乎懷也。予非好大喜功。猛哥帖木兒父子一時而亡。是天亡之也。時不可失。况豆滿江廻抱我疆。天作之險。甚合古人大江爲池之意。予已定計。卿等如何。沈道源河敬復曰。時不可失。請遣朝官與成達生。審知形勢。更議。黃喜權軫曰。強寇來居更生一敵之語。聖慮至遠。臣等亦謂可乘虛寘

鎮。然置兩鎮。則一鎮之內。移戶當不下一千。事體難大。未易輕議。待禹孝剛之還。審問形勢。然後更議。孟思誠曰。詩云。昔召公。日闢國百里。此乃傷今思古。憤激之言也。我塔源世居孔州。今也鞠爲茂草。爲野人所據。何可忍視。此正關國之會耳。

以金宗瑞爲咸吉道都節制使。教曰。自古帝王莫不重興王之。地。以爲根本。考諸史策。班班可見。且我國家。北界豆滿江。天造地設。雄藩衛而限封疆。太祖始寘慶源府于孔州。太宗移于蘇多老。皆所以重肇基之地也。歲在庚寅。寇盜草竊。守臣失禦。退于富居站。太宗嘗有命。若胡人來居。則便行斥逐。勿使爲賊窟穴。今夫蘇多老。孔州。鞠爲茂草。胡騎蹂踐。恣爲遊獵之場。予每念此。痛切于懷。且幹木河直豆滿江之南。在吾境內。土地沃饒。宜於耕牧。正當要衝。合設巨鎮。以杜北門。太宗軫守在四夷之意。姑庸許之。茲者自底滅亡。藩籬一空。事會之來。機不可失。伊欲昭述先

志。復還慶源府於蘇多老。移寧北鎮于幹木河。募民而守之。謹守祖宗天險之封疆。以寬邊民迭戍之勞苦。非好大喜功。開拓境土之比。咨爾兵曹。宜体此意。合條件續議以聞。兵曹啓曰。今設二鎮。設置土官。移本道民一千一百戶于寧北。一千一百戶于慶源。使之輕徭薄斂。以厚其生。待其阜盛。漸除當道遠戍之苦。如本道可徙民戶未滿二千二百。忠清江原慶尙全羅等道。自募者良民。則賞以本處土職。鄉驛吏則永免其役。賤口則永放爲良。從之。十二月。李撤滿答失里等。遣人告飢乞米糧。上賜撤滿答失里及李滿住。米各二十石。

十六年。禮曹判書申商啓曰。幹朶里告本曹曰。今作鎮幹木河。仍令我輩居住乎。蓋恐其黜之也。上曰。願爲氓則何追乎。若欲徙則何拘之。移石幕寧北鎮于伯顏愁所。即今行營號鍾城郡。尋以幹木河西北當賊衝。且幹朶里遺種所居。特設城堡。然其他距鎮阻

隔聲援懸絕。別置鎮於幹木河。號會寧府。初高麗尹瓘逐女真。設砦爲召嶮。鎮內防禦所。或稱孔州。或匡州。本朝太宗七年戊寅。因古址築石城。以其地有德陵安陵。且肇基之地。改名慶源。太宗九年己丑。移治于蘇多老古營。十年庚寅。女真入寇。遂遷兩陵于咸州。徙民戶併于鏡城郡。遂虛其地。十七年乃復置邑於富居站。至是設鎮于幹木河。並移本府於會叱家之地。仍稱慶源府。十二月賜崔潤德書曰。甚苦暴露。卿奉國忠勤。宣勞中外。以廟堂重臣。出鎮蕃垣。威敵鎮邊。以紓予憂。深用嘉之。屬當嚴沍之時。慎興居之節。今遣內官嚴自治錫宴以勞之。仍賜衣一襲。至可領也。十七年春正月。兀良哈五千七百騎來圍閭延。郡守金允壽都鎮撫李震水軍僉節制使金成烈都按撫使軍官金壽延等領兵捍拒。賊人馬多中箭乃退。翌日壽延帥精騎追及於江。賊匿不見。只百餘騎戰佯不勝退走。壽延知有伏。不窮追。

夏五月。婆豬江來者言。李滿住與忽刺溫侵閭延。殺二人虜七人。掠牛馬以歸。兵曹判書崔士康啓曰。境內人畜爲賊所殺。掠郡守金允壽初豈不知。而不啓。罪固非輕。都節制使李恪以主將不卽詢訪以聞。不留意於邊事甚矣。乞令攸司科罪。上召黃喜盧開等議之。皆曰。事在赦前。但允壽宜奪三品告身。士康曰。允壽所犯邊境大事。罪不容釋。乞收職牒治罪。上曰。當今武士豈無如允壽者。但邊守屢更。則事多疏漏。且不可以一時之罪廢法失信也。士康曰。旣是赦前。不可加刑。奪職貶黜。亦有舊例。上乃命奪四品告身。令仍任。秋七月。野人二十餘騎渡江。掠閭延小董頭地面。鎮撫張思祐率軍追躡。郡守金允壽亦率兵要於路。殺賊七人。盡奪所掠頭畜財產等物。初上勅平安道。以夏月防禦踈濶。農民布野。慮賊竊發。其於要路及各里。擇丁壯作隊。晝則分屯。旗鼓相聞。夜則收入山林。以備不虞。其山羊會。口子時等處。添兵糾察。及閭



延被圍。又頒條令。前後備詳。至是乃下旨觀察使朴安臣都節制使李恪曰。應變方略。曾已曲盡區畫。卿等廢閣不行。致賊乘虛肆掠。今後邊將備悉前條。擇農民丁壯。夜則登山。晝則待日候望。乃就農事。野人二十餘名。侵閭延趙明于口子。我軍戰死者三人。賊多中箭。金允壽率兵追不及。

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卿前日到京親啓。李澄玉將本府附近住居。幹朶里凡察同類人等。勤令分番守禦。或有聲息微聚。率領應變。今我思之。此輩人面獸心。反側難信。且羈縻撫綏。來則厚待。去則不追。不可以爲腹心親信共事也。此輩與尼爾車馬爲讎。若結黨托以復讎來攻。或執而與之。或坐視不救。則殊失前日親信之意。若興兵救援。則是代人受敵。自今羈縻撫綏。待之以誠。勿與親兵共事。以絕後患。實爲良策。但慮已曾親兵共事。而一朝無緣遽絕。以嚴彼我之分。則必生疑貳。勿露此意。殷懃開諭曰。國

家憐閔汝輩。自生自育。本無統屬。不知服役奔走之勞。今國家不忍加汝以服役之事。俾安生業。汝等當知國家待汝至意。安心樂業。永保生生之樂。然邊事難以遙度。必待邊將日擊利害。然後可以筭無遺策。而必能集事。其與李澄玉熟議以啓。又諭曰。爲將之道。非貴好戰。貴乎持重。稽諸史策。昭然可考。姑以趙將李牧一事言之。牧居雁門。饗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與士卒約曰。匈奴至卽入收保。有敢戰者斬。虜以牧怯。趙王怒以他人代將。虜來每出戰。輒不利。所失已多。趙王乃復起牧爲將。牧故約邊士皆願一戰。於是牧大敗殺匈奴十餘萬。自是虜不犯邊。其他固守之利。輕敵之害。不可勝記。今者馳報忽刺溫。謀欲犯邊。故人民並皆收保清野以待。然屢日勞行之賊。侵入我境。而固守不擊。則近於怯弱。欲擇精銳臨機制勝。永沮侵凌之患。其計固善。然守邊之策。莫若謹烽火行斥候。當賊來時。預先收保。堅壁清野。則賊來無得險。

阻山川累日馳驅。徒爲勞苦。後日侵凌之計。庶幾少阻。脫有不料敵之強弱。徒欲決戰於一時。萬一致敗。其害不少。以弱敵強。以少覆衆。雖有如田單之奇計。亦僥倖於一時。固非制勝之長策。不可取法也。料敵之強弱。度我之衆寡。我有萬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則門庭之寇。不可不制。出奇應變。使無隻輪之返。以懲豺狼之心。可矣。若其追奔境外。窮兵致討。如漢家衛霍之所爲。亦非予之所望。鑑古人之成敗。以圖萬全之計。

十八年夏五月。兀良哈五百餘騎。侵趙明于口子。虜男女十四人。掠牛馬八十五頭而去。兵曹啓。沿邊州郡。皆設木柵。夜則巡更。固守。晝則候望。出治農事。戍禦方略。區畫已盡。今賊五百餘騎。虜掠人畜。請治李恪。金允壽。不能備禦之罪。從之。時野人搆怨。乙卯以後。連年寇掠。邊郡騷然。兵曹啓曰。兵事難以遙制。須聽邊將專制。可成事功。今平安道備邊之事。歲遣大臣。置都節制使。不

得有所施爲。豈無謀議。自相矛盾者哉。且軍令多門。士卒莫知所從。邊事緩弛。每侵掠不能追捕。今後毋遣察理使副使。專責都節制使。以觀成效。從之。

六月。命兵曹判書崔士康。諭李滿住。所遣林納奴于。禮曹曰。爾等寇我邊疆。指爲忽刺溫。果若所言。忽刺溫所居我國隔遠。且無他往來之路。必徑由爾等所居。爾豈不知。況入寇時。徒步者數十人。忽刺溫豈能冒險致遠。爾等詭詐可知。邊將請以精騎十萬。窮搜窟穴。問爾暴亂欺罔之罪。殿下優容。不令窮追。若罪盈惡積。自取滅亡。悔不可追。教曰。我國東隣島夷。北接野人。撫綏之道。守禦之方。非不至也。以往者咸吉道之事言之。歲在庚寅。幹朶里等敢肆跳梁。侵掠慶源。賊殺良民。害及鎮將。我太宗命將致討。賊終革面順服。執壤來庭者絡繹。殆將三十年矣。平安一境。則疆域安靜。素無鼠竊之患。壬子冬。李滿住等肆虐侵掠。閭延等處。告于

宗廟。遣將討罪。殲厥鷙悍。擒其男婦以還。固當盡置之法。以絕種類。然予思之。戎秋禽獸也。得其地不足爲用。得其人不可爲民。亦不可以一朝小釁。棄數十年撫綏之信。其生禽男婦等聽還本土。以安其生。厚其使人。從其告糶。撫綏之恩。倍於前日。且擇武將以授邊任。令南道士卒遞代防禦。歲遣大臣。措置方略。其備禦之策。似亦無遺。然滿住不改豺狼之心。常懷狗鼠之計。乙卯正月。侵掠閭延。口子邑城。七月再掠薰頭。趙明于口子。殺虜農民牛馬。肆毒如是。寧無痛憤乎。無乃制禦之方。撫綏之心。有未盡也。其令東西四品以上。有能言制禦之策者。實封投進。予將親覽。

以李歲爲平安道都節制使。引見于思政殿。賜厩馬一匹。閏六月兵曹 啓曰。平安道守令。各率軍卒。輪次赴防于沿邊。供億馱載之馬七八十匹。其隨從厮役亦不下百數。今後守令親點軍卒。授各翼千戶。率領赴防。都制使嚴加糾察。遣京中軍士。則擇上護軍。

有武略者。率以赴防。聽都節制使。時遣朝官巡行都察。以定賞罰。

教曰可。諭李歲曰。葺爾凶醜。忘我大德。連年寇掠。其罪貫盈。大小臣僚。欲興問罪之舉者非一。顧惟年歉。民庶艱食。惟慎固邊圉。使之畏威懷德耳。然邊將不念舊惡。以信待之。稍弛邊圉。彼或潛匿江邊峻嶺茂林之間。晝夜窺伺。乘時竊發。殺虜人民。是不可不慮也。有獻議者云。閭延等處。苦寒路險。冬節一馬喂養芻豆之費。倍於數人之養。雖有善馬。地窄路險。其遇賊變。無馳騁之處。莫若擇壯勇步卒以充戍禦。則無喂養之勞。而防禦實矣。此言何如。一方制禦之事。專委於卿。卿亦已悉予心矣。兵事難以遙制。今方求制禦之策。擇中外實封之可用者。編錄以送。雖不合時措之方者多矣。然亦有可用之策。可行之事。卿當獨觀細求其意。夙夜致思。如有長策。籌畫以啓。 諭朴安臣曰。一方制禦之道。專委都節使。欲觀成效。廣求方畧。集書送。今更思之。制敵之方。雖都制使爲主。

卿察一方。亦不可以不知。又膽一件以送之。今此衆論紛紜。雖有不合時措之方。亦有可用可法之策。卿其夙夜以思。與都節制使盡心商確。同議以啓。雖有不同。各書所見。以啓。

秋七月。諭咸吉道都觀察使鄭欽之曰。近來野人連歲寇邊。或云滿住請兵於忽刺溫。共來侵掠。滿住則云忽刺溫所爲。我不與焉。我婆豬江人亦被虜掠。予未知寇邊者爲誰歟。其道住居兀良哈幹朶里兀狄哈等。與忽刺溫相通者應多。故令都節制使金宗瑞因便問之。欲得其實。今宗瑞啓云。幹朶里水兀良哈卜兒罕等言。忽刺溫兀狄哈沙味哈乃伊巨毛禿戶等。於五月五日。出婆豬江沙味哈。則侵閭延。乃伊巨毛禿戶則掠滿住居處。兩人之言。異口同辭。宜或結婚媾。善惡同之。其言未可信也。古與敵國相對者。必知敵國之情狀虛實。道路迂直險夷。爲我計者。善用問而已。沙味哈乃伊巨毛禿戶等同舉兵。分爲二軍。或侵我將。或侵滿住。

必有其情不可不知。滿住有憾於我。請兵忽刺溫。內實同心。而外若相爲仇敵。其情隱而未見。亦不可以不知。忽刺溫居處山川險夷。部落衆寡。兵之強弱虛實。我國相距遠近。道路迂直。亦不可不知。胡人性貪。苟以利誘之。則父子之間。其情可得也。若求兀良哈幹朶里之有因於忽刺溫者。厚賂以結其心。又擇我國通事之密謹者。衣以服。優給往還之資。共遣忽刺溫。任意往還。不限日月。使詢彼人情狀。如此數年。則彼之情狀可盡得矣。宗瑞此計固爲善矣。今與政府大臣議之。或云。兀良哈幹朶里之有因於忽刺溫者。固爲難得。雖得之。其心難測。且遣通事。萬一敗露。實爲危計也。或云。自古欲得敵情。須用諜人。雖不直達於忽刺溫。因事連往於滿住。沈納奴林哈刺等。潛以物貨賂其管下人。則彼必盡得三處之言。而叅驗之。則可知其實矣。或云。邊禦雖辦。不知彼人虛實。如盲聾焉。自古須因反間。乃騁其謀。然本國通事者。可與謀者少矣。萬

一敗露則何如。擇忽刺溫婆豬江野人中。有相親相好可與謀事者。優恤妻子。厚賜遺之。有功則厚賞。爭爲反間。賊謀可知矣。議論紛紛。莫知其要。予惟滿住頻歲入寇。殺虜無辜。宜當致討。然值凶歉。不宜動衆。姑置度外。雖然自古將軍對敵。必行間牒。不然無以得敵情。而臨機應變。滿住屢侵邊境。托云忽刺溫所爲。我國未知其情。似陷於術中。必如宗瑞所言。然後或守或討。可以得施其策矣。本國通事之謹密者不多。脫有見獲。如王嵩之於元昊。捶楚苦極。垂死而終不易其言者幾人乎。彼忽刺溫倘或拘留多。搬劫勅。則必吐間諜之情。以泄邊境之謀。彼忽刺溫數千之衆。將無不擾矣。古之將軍。因敵人以知敵情多矣。彼野人不識義理。性本貪財。擇連境野人之有因於忽刺溫婆豬江者。啗之以利。厚恤妻孥。使之私自往來。不過數歲。忽刺溫及滿住之情。僞悉知矣。萬一見執。我無攻伐之勢。彼亦非我國人也。於我何哉。卿與宗瑞澄玉。熟論

便否。備細啓達。如有他策。並達無隱。欽之上策曰。號爲良將者。善用間以知敵之情。嚴號令以秘我之謀。先知者勝。不知者敗。古今常事。兵法亦曰。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受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正謂此耳。我國四面皆屬敵境。而東南距大海。自備戰艦以來。倭不能爲患者。垂五十年。西北境連賊穴。往來無禁。道路迂直。山川險易。靡不究知。密伺虛隙。突入侵掠。無歲無之。列鎮守將。未知其來。焉能及期應變乎。西自鴨綠江。東自豆滿江以北。山川險易。道路迂直。與夫敵之虛實。雖久居邊上。宿將老卒。未有知者。况其他乎。此以不知待先知。故常見挫於彼也。方今急患。莫知滿住。且有凡察與忽刺溫。相送以箭陰結者。其情皆不可不知。當依睿算。密謀於連境野人之有因於忽刺溫婆豬江者。啗之以厚利。因賂其妻孥。使之托其族親姻婭之相見。私自往來。密知其情。如是再三。則庶乎盡得兩處

之情狀。如是則不惟宜於時勢。亦合古人用間之意也。臣等所見。固無他策。且野人之有因於忽刺溫婆豬江者。亦有之矣。然欲速則事不成。雖成。恐或有迹。無迹。然後間道得矣。令澄玉掌其事。宗瑞主其謀。不限日月。見機善圖。則計必成矣。事莫密於間。間莫厚於賞。議論勿使知。貨貝任其足用。臣等淺見止於此耳。上議于政府。黃喜曰。如得近境野人之背其同類而輸誠本國者。則可矣。彼人之情。反覆難信。若先通本國情狀於彼。而反以誕妄之說告於本國。則是無益而有損也。叅贊河演曰。昔者倭賊陸梁。國家得尹明輩。優給米貨往來窟穴。或行商販。或贈巨魁。賊乃貪利不寇。民得蘇息。此已然之迹。今依上言。誠得連境野人之素相往來者。給彼境所貴之物。勿爲反間。專以商販和論爲務。則彼必有求利而往來者矣。實是反間。而彼人之情無不的知。雖或見執。彼無疑二之心。即諭欽之宗瑞曰。今卿所上計畫甚善。議諸大臣。或以爲

可。或以爲不可。議論紛紜。予則以爲。使有因於彼者。行間而悉知我國之情。則其心不測。反有漏泄之害。其不可也明矣。必使不知間諜之情。然後可矣。今擇野人之有因於彼者。因其私以爲反間。使之貪其厚賞。而不自知其爲反間。則彼不隱情。而我可以得施其謀矣。其行賞貨貝。卿等會議。量宜措辦。

九月忽刺溫家隱禿等寇會寧。虜男婦九名馬一匹而去。澄玉令麾下士孫孝恩率兵追之。凡察管下亦從焉。至無兒溪。執家隱禿弟湯其愁古等二人。奪還所擄人馬。鄭欽之金宗瑞斬家湯等。諭鄭欽之金宗瑞都巡撫使沈道源曰。自古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雖然。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凡察居國境內。聞敵入寇。不待請援。率兵馳赴。雖未知其心。其宣勤効忠。不畏彼人之懷怨。率兵來會。且令管下人指路官軍。直捕獲賊虜。奪還所虜人物。不可不賞。肆賜凡察衣一襲。管下十人衣各一。其路邊住

居幹朶里之從行者。亦給綿布各一匹。然邊事難以遙度。上項行賞。卿等更若有增減者。量宜施行。又自無兒溪至會寧。其間一百二十里。甫兒下及路傍左右。幹朶里散居者多。家隱禿等若無內應之人。則豈能直入而虜掠哉。然若加鞠檢。恐致騷動。且生禽賊人。近來所無。而今卿善謀。不勞擒獲。但近有忽刺溫入寇聲息。累日囚禁。而不鞫同黨。及忽刺溫事變。卿等曾在朝廷。國家大事。無不叅謀。事理緊緩。無不諳練。而不問情由。急迫行刑。意必有不己之勢耳。仍賜欽之道源澄玉宗瑞衣酒。

金宗瑞馳啓曰。兀狄哈三千餘人來圍慶源。判官李白慶及護軍牛安德。分出夾攻。斬首三級。都鎮撫趙石剛援兵至。賊稍却。追至豆滿江。日暮乃還。

冬十月。諭朴安臣李歲曰。近來野人屢掠邊境。朝議以爲婆豬江野人誘引忽刺溫。以今觀之。非獨婆豬江人也。往者被圍我獐

項木柵。我雖不能盡殲之。彼所喪人馬亦多矣。及入寇闈延。亦失利而還。其報復之心。囂然未已。亦可知也。豈獨婆豬江人誦兵而然耶。忽刺溫之於會寧。道路平易且近。九月三千餘人出不意。遠由險路來圍慶源。守將出兵。斬首三級。追奔至於豆滿江。賊顛沛而涉。其報復不逞之情。曷有其極。咸吉道沿邊四郡。已有守備。道內閭延慈城江界等處。守禦亦固。彼必乘虛突入義州等處。掩其不備。其令昌城以下義州等處。申嚴守禦之備。俾無後悔。

諭鄭欽之金宗瑞曰。今政府大臣獻議云。龍城乃新設四邑要衝之地。移置鏡城於此地。以爲都節制使本營。以鎮四達要衝。甚合事宜。且此地昔日人居稠密。禾稼豐登。自新設四邑之後。民皆移徙。沃壤反爲草莽。野人來見都節制使。道經茲邑。不宜虛踈。況今鏡城城子低微。營廳官舍卑隘。今宜改營。然功役煩重。且有水災。莫若移都節制使本營於龍城。以爲鏡城府也。然則軍士人吏奴

婢徙居。各道軍民並令散住龍城之野。則其殷阜指日可待。然邊圍之事難以遙度。商確以陳。欽之上言曰。臣竊觀慶源在富居之時。龍城實爲北邊賊路要衝也。今旣置四邑。則鏡城龍城以至黃節伐石幕。皆爲內地。而鏡城之西四五里有甫洞。是東北賊人出來捷徑。賊若疾馳而來。則不出二日可至城下矣。鏡城雖曰城子低小。營廳官舍卑隘。今當改營。然據古有之堅城。修已成之官舍。與移設龍城。披荆棘創官舍築城堡。其功役之難易大小。不可同日而語也。今年八月。臣行至鏡城。尺量其城。周回二千九百四尺。高十二尺。其城雖小。而旣築之後。未嘗一有頽圯。又有山城。與邑城相距二三里。倉庫皆在。屹然對峙。旗幟相望。鼓角相聞。扼賊入寇之衝。所謂掎角之勢。雖曰水災。然其水浸流。隄防甚易。未足爲城害。况鏡城去吉州二百四十九里。已爲遠矣。若移龍城。則相距三百餘里。吏民受弊必多矣。各道新徙之人。使之散去。龍城則不

必移營。數年之後。龍城之野。自然阜盛矣。四邑未設之前。主將本營不移龍城。經數十年之久。以至今日。今過龍城四日之程。緣江置鎮。龍城南北實爲內地。以區區之利。一朝棄烏村堂堂之兩城。遷人物已安之生業。忽彼賊入寇之要衝。欲興可已之大役。此臣之所未解也。且此道築城。視他道其難十倍。以會寧一城觀之。人民之勞苦。牛馬之困斃。不可勝言。四邑雖設。鍾城龍城猶未築城。勞役之人。猶未蘇息。爲今之計。當愛養民力。務農蓄穀。待年豐稔。鍾城龍城及期築城。恐不可更議他說也。

上議于政府曰。予少也。血氣方強。慮事周密。近來氣衰。意料錯誤。動輒不吉。今咸吉道慶源人民。被殺被虜。予甚愧焉。曩者咸吉道人民。或言當限龍城鏡城。或言當限鐵嶺。議論紛紜。予以爲。祖宗已定之業。不可輕棄。且縮其疆域。而賊隨來侵。則徒爲無益。不如固守舊城而已。且高麗之季。或限龍城。或限鏡城。而彼賊益肆。



其慮此已然之迹也。古人云。悠悠萬事惟此爲大。邊境之謂也。卿等宜當致慮。且新設四郡。旣移龍城人戶以實之。今將徙慶尙道一百四十戶。忠清全羅道各一百二十戶。江原道五十二戶。以實龍城。而江原觀察使啓。道內凶歉。待年豐徙之爲便。予意以爲成大事者。不計小弊。况南北方邊警未息之時。若待豐年。則必致緩弛。且江原咸吉壤地相連。移徙最易。故江原道則依數徙之。忠清全羅慶尙三道全失農業。處置當何如。皆曰。遷徙之民。皆仰倉穀。則咸吉所儲穀米。未知多少。姑請減半徙之。從之。

諭慶尙全羅忠清江原四道觀察使曰。安土重遷。雖人之常情。自漢以來。往往徙內地之民。以實塞下。今咸吉道新設四郡。徙龍城吉州之民以實之。龍城吉州則莽蒼滿野。彼人徑此道者。視爲如何。有違內強外服之義。不得已遷四道人民。以實龍城吉州之地。恐遷徙之際。飢餓凍寒。以致顛仆。其守令等務盡護恤。毋使飢寒。

其遇病患者。益加護恤。毋致殞命。以副予意。金宗瑞上言曰。會寧新築石城。令李澄玉守之。其兵二百。授金允壽。仍守舊壁城。子相爲援。則不敢輕圖一城。若圍兩城。則衆分力弱。且慶源鍾城邑城相望。要害之地。亦築壁城。量宜分兵。擇軍士有武略者以守。亦自爲援。何如。上回諭曰。今卿上言。令大臣議之。皆曰。會寧府雖新築石城。倉庫猶在舊城。且舊城時尙堅完。授允壽以守。非永遠之計也。慶源鏡城兵額本小。若築小堡。分軍守禦。則兵力不敷。防禦實難。卿其知之。

十一月金宗瑞上言曰。竊惟。儒者皆謂待夷之道。來則撫之。去則不追。不結怨。不生釁。又謂和親爲貴。得此計者安。失此計者危。臣亦居常每謂如斯而已。今出守北湖。與胡虜雜處。目擊耳聞。察知其情。胡人千態萬狀。不可以執一論也。無恩無以悅其心。無威無以畏其志。恩過則驕。威過則怨。然怨而致亂者。畏威而不敢動。

驕而爲患者。輕蔑而益肆其毒。恩威固不可偏廢也。虞之征苗。殷之伐鬼方。周之膺夷。漢討匈奴。唐伐突厥。彼聖帝明王。豈皆好武哉。誠不獲已耳。今慶源之賊。率多愁濱。兀狄哈近在我境。食我魚鹽。衣我布帛。一朝忘我大德。潛結童巾。兀狄一二人無故入侵。殺我人民。虜我人畜。造功自彼。釋此不伐。彼以爲畏怯。將曰朝鮮可伐也。人民可虜也。後日肆毒。有甚此日。非獨此賊。諸胡窺伺。効此而繼起。則邊民之禍。將不勝言。臣願來八九之交。選本道精兵四千。募兀良哈幹朶里之結怨於兀哈者。以爲鄉導。分道往征。則師直而壯。何憂不克。臣以不才。旣受節鉞。實踰涯分。恒懼不稱。豈又希功慕爵。敢請此舉。天地神祇。實所鑑臨。上覽之。御思政殿。召承旨辛引孫曰。此書辭語切至。然近來災異屢見。年歉人飢。且北方民心未集。不可輕舉。去癸丑。婆豬之征。自其窟穴。至于我疆。絕無人民。出其不意。潛往而征之。故亦足雪恥。北方則自我疆至。

彼窟穴。其間七八日之程。雜種野人。連絡而居。若動衆則彼必先備。隱伏山林。功豈可必乎。金宗瑞上書曰。幹朶里童者。音彼言。凡察及兀良哈卜兒看都兒等。與忽刺溫結好。欲於明春虜掠人民。移居遠處。又幹朶里馬自和言。我幹朶里等。憚李節制使威嚴。皆欲移居遠處。今會寧節制使李澄玉。以者音彼之言來告臣。因謂曰。凡察姦謀。非一朝一夕。此賊終必爲患。我固知之。恨不早除也。前日欲因事誅之。沈道源鄭欽之等止之。故不誅之。乃今深悔焉。今可速啓。誅其酋長三四人。仍撫恤其衆。援立管禿三歲子爲酋長。使有統屬。則大姦去。而幹朶里兀良哈之各安其心。此策之善也。或盡滅之。無遺種。以絕後日之患。策之尤善者也。失此事機。則悔將何及。其言迫功不得已也。臣以謂。今新設四邑。惟會寧築石城。其餘皆不築。且糧餉未甚足。守禦未甚固。軍卒未甚衆。而西有忽刺溫。北有嫌真。皆已結怨。彼皆乘隙而窺伺矣。且如澄玉之

計能執凡察而誅之。餘黨得無驚動乎。何異刺人之父而殺之。撫其子欲安寧。有是理哉。不唯其類。兀良哈亦曰。今日凡察明日次及我矣。相與構禍。則非徒更生一敵。將結遠近。兀良哈同謀嫁禍於我。臣恐庚寅之禍復作矣。大抵遠賊其來也遲。其去也速。又未知我之虛實。故其防之或易。近賊則我之山川險夷道路迂直人民居處靡不究知。乍侵乍去。變動莫測。故其禦之也亦難。臣又思之者。音彼之言。或出於僞。未可知。則不可盡信。自和之言。或出於真。未可知。則不可偏疑。况凡察以復通臣兒帖哈之故。自來具告。又其往還皆使人來告。似不隱其情。今無因遽誅。亦以爲疑。又如澄玉之計。殄滅之無遺種。則宜無後患矣。幹朶里八百兀良哈數千之衆。可一一盡誅乎。成敗未可知。恐我兵動日。彼兵亦動。邊民之禍。不日而起矣。臣又思之。高麗臣尹瓘誘殺女真。屢立奇功。雖建九城。尋復失之。本朝臣鄭承祐誘殺八指揮。遂殲其妻孥。以開

庚寅之禍。此亦可鑑矣。假使者音彼之言實。則當其移徙之時。固我城守。整我兵衆。四鎮無虛隙之處。臣亦率兵數千。屯于鍾城。與諸陣相爲掎角。徐觀其勢。預定我計。及其遷徙。剽窃之迹乍見。因而追討可也。彼知我兵。察我固守。雖有異志。莫敢動。則此伐謀之一端也。然澄玉北胡宿將智勇過人。慮事周密。臣本書生。不閑軍旅。作事迂拙。伏望裁擇。上曰。宗瑞所啓。備詳野人反復難信之狀。凡察逆謀。情迹已著。則先事誅之。以沮衆酋之謀。此兵家之一奇也。然幹朶里數百之衆。安可盡殲。若有遺種。禍靡紀極。且幹朶里等効順日久。今無故遽誅。則諸種野人。皆謂我殺害歸附。肯有向化之心乎。恐北邊之禍。自此而起矣。且凡察偷於忽刺溫。賊計已定。則雖討凡察。殲幹朶里之衆。焉能沮忽刺溫之來寇乎。若凡察素不與忽刺溫締交。凡察雖保首領。彼忽刺溫何必踐改險阻。以侵突我境乎。今凡察內雖獸心。外已歸順。一朝誅之。似爲無名。

予亦以宗瑞計爲是也。雖然。澄玉北胡宿將。凡察之謀。果如者。音彼所告。而忽刺溫結黨。情迹昭著。勢不可掩。則先事誅之。如澄玉之計。疑亦以爲可也。即回。諭金宗瑞曰。卿之所論。合於機宜。大抵往來之言。不可盡信。亦不可不信。堅壁固守。密伺彼人動靜。有釁端。則其應變之機。依乙卯曾降教書。相機處置。慎勿輕動。諭會寧節制使李澄玉曰。自古將帥。非徒威武之爲。尙必修文德以爲本。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吳起智通萬務。勇冠三軍。爲魏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與諸侯戰。勝六十四。關土四面。拓地千里。可謂才士矣。然專尙威武。寡恩鮮仁。所至怨謗隨之。事魯事衛。皆不克終。鄧訓爲護羌校尉。務以恩信懷遠人。隍中諸胡。莫不感悅。而種落欵附。邊境安寧。及卒。吏士羌胡。莫不號咷。至於家家立祠。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招來降附五千餘戶。東漢邊將無出其右。及代而歸。告任尙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忠孫。皆以罪故。徒補

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重。不待下情。宜寬小過。摠大綱而已。尙以爲超無奇策。所言平平。其後果敗。如超所戒。大抵人之性資緩急。度量大小。難於必同。寬裕有容者。常得衆心。威武嚴察者。常犯衆怒。得衆心者。常保於安全。犯衆怒者。常及於禍敗。此理之常也。卿之武威。雖古人無以加之。威振北胡。虜皆憎服。予甚喜焉。然御衆在乎恩威之不偏。恩威不偏。則人知所愛。既知所愛。又知所畏。如是則可以立功。晉之羊祜是已。卿鑑古將之得失。體寡人之至懷。不惟威武之專尙。必加仁愛以服人。永作北胡之良將。以副予心。

十九年春三月。下前慶源節制使宋希美護軍李伯慶于義禁府。傳旨曰。曾令沿邊。每當秋成。督民入保。清野以待。明有法令。而至于九月之晦。猶不入保。使賊縱意殺虜。賊之將至。連有報告。及住近境數日。猶不督民入保。使陷賊鋒。人物殺虜者多。而乃以小

聞賊徒未滿一千。而號爲三千。矇矓上達。此皆罪之大者。諭金宗瑞曰。宋希美李伯慶之罪。非爲不輕出應敵。賊騎二百入留我疆。而不能探候。又急收人物。多致殺虜。寇方退去。其勢稍衰。又與趙石岡兵合。而逗遛不進。被虜人畜三百餘。而但報人二十餘牛馬八九。矇矓啓達。有此大罪。故擬置大罪耳。若沿邊將帥。妄謂希美等。以不即出戰。將受刑。後日賊至。不度衆寡。輕欲決戰於城外。非小害也。宋希美守慶源。有侍妓。朝而曰。昨夢有賊忽至。斬令公頭去。頃之有報賊至。宋大以夢爲忌。遂閉門不出。僚佐諫曰。審賊孤單。擊之必捷。安忍坐視其虜掠。而不出救也。竟不聽。賊遂驅人馬百餘而去。有一卒。挺身大呼。奪其所掠數十人而還。事聞。世宗大怒。拿宋來。擢卒爲四品官。遂下宋禁府論以軍法賜死。其死也。路經青坡。崔政承潤德與宋有舊。備酒果相屬。而永訣曰。母傷公法當死。况人生會有一死。吾亦朝夕當從公耳。出青坡劇談

夏六月。李歲上書曰。初。婆豬賊竊發。趙明于以欺我士卒。此賊密邇境土。連年侵犯。罪惡貫盈。稱兵攻討。豈得已哉。臣臆料此賊。自癸丑以來。疑我突至。必有候望。且備隱伏之計。大舉往討。則必遁叢林密樹之間矣。曩者之全帥。出其不意而掩之也。今舉大眾不見一賊而還。則是不能示威。而反貽譏矣。臣觀沿邊之人。自奮擊賊者。聽其自募卒。及赴防精兵。分道潛入。距賊屯二十里駐兵。量人家多少。至夜半直擣其穴。每家置伏。交發火砲箭。焚燒廬舍。賊必蒼黃。莫知所爲。於是諸伏具發。一一射中。則屈小醜。如振槁耳。前月初九日。請遣體探。即令邊郡探其窟穴。臣自義州向閭延。到滿浦口。子雨連日不止。閭延慈城山谷之水。漲溢難渡。臣爲時方仲夏。霖雨乃作。難以濟事。還到熙川。得聞趙明于之變。馳到其處。雨且止矣。各官體探之人。還則皆不得直尋其穴。中道而返。殊失發遣之意。臣欲加責而不敢者。恐浮言扇動。且機事尙密。臣不敢

以告。故邊郡之守。皆不曉意。以至今日。莫知其穴。臣實有幸。今更移書邊郡。遣人探穴。略知賊所在。即欲舉兵入討。但念山川險阻。若遇霖雨。恐有阻水之患。待季秋木葉盡脫。弓力方勁。人馬俱便。當此之時。卜吉而往。可以濟事。然李滿住移居之意。聞之有素。今日體探。彼又知之。恐生疑卷土而徙矣。阿間古音閑之里。距吾彌大屯三十餘里。距理山中央木柵二日程。因農居殆將四五十矣。秋收之後。想必移入。臣謂當及未穫之時。先以自募精兵百五十。潛師突入。剪其羽翼。則彼謂我不喜兵者。既興師而返。必不更來。安然刈穫矣。於是如上所陳。更於季秋後發三千精銳。分爲二隊。一隊自江界古沙里木柵。經里香多會坪。而至吾彌上端。一隊自理山中央木柵。經古音閑坪。而至吾彌下端。以先擒之賊爲導。道路難易。窟穴居處。與諸勝之謀。逼令自陳。乘夜掩之。則此制勝之謀也。至若明年二月。節候非甚寒冽。江冰未泮。積雪半消。彼無隱

伏之所。此亦可乘之時也。然此賊深挾前憾。近亦必來。遠亦必來矣。苟生疑意。遠遁於他。則無以雪積年之耻。迭出迭入。亟舉以討。不得遂其生業。此臣日夜之情也。以上三策。倘蒙俞允。宜當整軍鍊器。預爲之備。不煩他衆。誓不與此賊俱生。仰答西顧之慮。伏惟勿露此意。責臣全勝。御札諭曰。癸丑攻伐之時。諸大臣之意。有曰。安道沿邊入寇處多。備禦之難。十倍於他方。如不悔過。則須以威震之。乃可服也。庚寅己亥之事。是已。今之議者。輒引匈奴。以沮大計。夫匈奴百蠻。大國與中國。道里遼遠。人迹介絕。難得而制。固宜也。此賊多不過五六百。潛伏谿谷之間。比之本國。不過一縣之衆也。其與邊境不過數百里。比之大不同也。彼賊不畏我。而翱翔於江上。本國畏賊太甚。終不出一兵。而退縮於砦中。所謂先發制於人者此也。以若所爲觀之。得志之事。無可期也。癸丑之計。本不如此。前卿之所啓。甚合予意。雖然。近來天道之不順。人謀之蹉跌。

非一二也。予所不敢輕易許之也。天道人謀。則既已然矣。姑以攻伐之事言之。癸丑之舉。彼賊不意我之越江。故乘其無備。掩其巢穴。有所俘獲也。今則不然。必隱其孳。藏其財產。救緩之約。防塞之事。無不備舉。所以敢肆其惡也。賊之仁義雖不足。而奸計有餘矣。今將軍之行。得知賊之巢穴。可謂幸矣。賊知金將軍之得其巢穴。必遷徙鳥舉。而難得其居也。雖欲行兵。將安所施。又體探之人。有殺賊而來者。有被虜不還者。賊已知我之謀。而預爲逃隱之計。尤甚於前日矣。若欲大舉。必知其穴。乃可行之。而體探之事。今已不諧矣。將何以知之。予甚善卿之啓。欲排衆議而行之。但有如此不便之勢。卿其密與邊塞老成之人。及麾下之可與謀者。熟議以聞。予更思之。今欲行兵。則何時可乎。兵幾人足乎。分道幾乎。騎兵幾乎。步兵幾乎。賊穴何術而知之。姑忍不行。則欲待何年乎。毋意攻伐。專事備禦。則入寇之時。須痛懲之。使不輕於侵犯。尤不可不獻

慮也。又窟穴探候之人。不由谿徑。穿於山林以行。時出而窺見賊穴。則豈得知之。雖或知之。逃隱不難矣。聞李滿衛林之殺賊也。兩行之人會於一處。今八人之不還也。亦兩行之人會於一處。如似依令而行。則雖本國之人。豈有相會之理。金將之行。騎馬之賊。相遇於平野。追逐而射。以此三事觀之。顯然行於大路無疑矣。用如此愚民。行如此大事。不可不致其丁寧告戒之意。今乃如此。意卿之布置有未盡歟。鎮將之奉行有怠慢也。越江體探。似乎緊要。而探知巢穴。深入太遠。非今日急務也。臨事而猶未晚也。予欲止之不及。甚可悔也。又有獻議者云。待夷之道。不可以仁義服。亦不可以日月計。當用持久之策。擇精兵。或數百或數千。連年致討。或焚巢穴。或蹂禾穀。迭出迭入。不過二三年。彼必勞弊矣。隋之取陳也。用高穎之策。量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則屯兵守禦。戾其農時。又江南舍多茅竹。所儲露積。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

立須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席卷之勢。事在不疑。今婆豬之賊。雖好山獵。卒皆鮮食。且有田業。以資其生。倘得道內精銳二三千。乘肥馬。衣厚衣。備雨具。每於秋收之際。掩彼不覺。焚其廬。蹂其穀。如此數年。則彼賊之穴。庶可掃蕩矣。予亦以爲北方雖早寒。秋雨可畏。擇肥馬厚衣者。如議者之策以行。則豈有巨弊。彼將失巢穴。北方安靜矣。卿意以爲何如。並酌可否以

啓。出類編西征錄下並全。

先是。贊事申槩上言。此虜不可討。上欲從槩議。及見李歲書。

命都承旨辛引孫左承旨金墩。就槩第密議。槩上十二條。上曰。遂命草事目。諭李歲曰。一大舉如癸丑年。則可一爲之。難以再舉。故北胡之事。專委於卿。當擇道內精兵。或百數或千數。搜其賊穴。或踈或數。無時遣兵。渡江而入。或獵山野。如將致討。彼必廢農。備禦之不暇。彼集其兵。我便罷兵。如此之久。彼必懈怠。我潛襲庶可得之矣。一無時遣兵。夏節則赴防軍。數少。宜可徵南道軍卒。冰

凍之時。則南道加赴防者亦多。必盡徵南道未發之兵。而後可以行師乎。雖不用南道未發之軍。無乃可乎。一予欲於草木未衰。便於飼馬之時。始發兵以行。卿意謂何。深入致討。蹂在田之禾。燒登場之穀。毀其廬舍。俘獲牛馬。則我雖不見一虜而還。其亦可矣。彼知我騎之相繼。橫行於窟穴。近地則必畏懼。不自安矣。奚可侵我乎。此則無乃有益乎。欲行大舉。不可不知賊之所穴。若不知所穴。妄行師旅。還而無功。假使上國聞之。其不取笑乎。須知所穴。而後可發兵矣。將何術而知之。一卿以此條件。反覆思之。或可或否。或遲或速。或別有他策。詳悉密啓。李歲上言略曰。伏承 教旨。移文各官。使之簡閱兵馬。今當農月。不宜閱兵。然野人孔熾。禍在朝夕。此正門庭之寇。利用禦者也。雖不得行師致討。盡訓我師旅以固我封疆乎。又曰。賊到近境。累日淹留。其謀難測。不可不備。今國家閒暇。內無可慮。賊在近境。外有可虞。請擇內禁衛別侍衛甲士之



有勇略者。待七月望後。於昌城以上六郡。各遣六人防戍。又火炮教習官六人。擇人擇馬。可騎者百餘匹。分養各官。從之。

秋七月。諭李歲曰。今見卿回啓。已知卿之布置得宜。然行兵間罪。須先知某人駐某處。管下幾戶。然後乃可興師。若未知窟穴而妄行。則徒勞我師。未可必其功成也。卿欲先遣候兵。後發大軍。若先行之人。遇彼人盡獲之。以爲鄉導。則可矣。如見十人止獲九人。而一人逃竄。則豈不審告其酋長乎。然則事之成否。未可必也。且童都伊不花之言。雖若可信。其投化于今二載。又本國體探者。再見捕獲。彼知我情。必爲備禦之謀。滿住等猶在舊穴與否。亦未盡信。予亦不知其要。又令一二臣僚議之。或云。擇有智略勇壯者二人。使之體探。晝則深隱山林。乘夜緣山而往。可以知賊穴所在。然前此體探者。再彼虜獲。此正賊人傾耳窺伺之時也。予以爲危。卿意以爲何如。或云。臨發大軍。先遣候騎數百人。蹂禾穀。不焚居室。

而急還。則彼以爲必不再來。乃還其室。晏然肆志。然後大軍繼至。潛圍其穴。則必能盡禽矣。然候騎橫行。數日之間。奔竄之賊。還止舊穴。亦未可期也。或云。壯勇步軍。每一隊五六十。分爲三隊。越江。或八百餘里之地。晝隱夜行。潛入深林。登高望遠。則必見賊騎。生擒以還。以爲鄉導。或云。潛遣壯士數十人。窺伺賊田。近地深林。則必見收稼之人。生獲以還。以爲鄉導。議論紛紜。然未得的實之意。予亦反覆籌之。未得至當之議。然古人有云。百聞不如一見。卿久在西土。必得可爲之勢。予之委卿一方者。欲見成效也。予雖未得其意。卿必領之矣。若得可爲之機。則一一馳啓。李歲上言曰。賊穴探候及興兵日時道路等事。質問體探人與童都伊不花等。李滿住今在吾彌府。或移入兀刺山城。皆未的知。其向吾彌府之路。則一自江界。涉婆豬江。直入吾彌申洞口。一自理山。涉婆豬江。由兀刺山東。入吾吾彌府西邊。一又自理山。涉婆豬江。由兀刺山南。西

折而入。賊在吾彌府。則可由三路分入。若在兀刺山。則大軍入吾彌等處。賊必預知。慮其逃散。欲更遣人密探。然賊知我探候。必立把截。恐如前被獲。休探者云。若邊幅一二戶。則可潛入生禽。以致臣亦反覆思之。野人當此刈穫之時。必不遠遁。雖遷舊居。亦在近地。直探賊魁之居。既似勢難。必須生禽彼人。以爲鄉導。可成大計。自江界二日程。有吾自峙三戶居之。距吾彌府九十里也。自理山二日程。有古音閑里二戶居之。距吾彌府一日程也。二里勢孤。居人不多。八月十日間。遣精騎五六十。率休探者。乘夜而入。急擊。急致窮。問賊魁及種類居處。八月二十日。復舉致討。此一策也。自五月休探者被獲之後。更不遣人。如此安坐不動。以貽其疑。至八月。擇遣謹慎壯勇三四人。晝行登山。以覘吾彌府洞口。人戶聚居之處。若人之安然住居。則深處大屯。亦必安居。八月中旬。發兵急進擊之。先問渠魁所在。遂擊其屯。蹂其禾穀。火其廬舍。以其所獲。

隨即還來。休養士卒。量時復入。彼不得安業。此又一策也。爲今之計。不出二策。用兵則當用騎兵二千五百。步兵五百。合三千。分道則當由三路。若在兀刺山城。則臨時變勢。八月二十日後。草木盡枯。喂馬便易。曉月正明。夜行亦便。節候非甚寒冽。天時人事適宜之時。但恐水潦未涸。加以雨漲。則婆豬江過涉爲難。八月二十日後。九月初旬中甸等。三時卜吉。臨時而動。上回諭曰。今見上言。已知卿之布置善矣。然議者云。吾自站古音閑二處。人口雖不多。人家雖隔遠。我兵進圍。而彼有逃亡者。或有在遠望見者。則我趨起數日。賊果預知逃竄。難以成功。莫若大軍前進。先遣候騎。分圍二處。擒獲賊人。以爲鄉導。乘夜不虞。急向賊魁之居。則成功必矣。若不果擒賊。大軍駢獵山野。示威而還。亦可也。彼亦以爲。大軍叟獵而涉我山野。當疑懼之不暇矣。或云。先遣候騎。果能擒賊。知賊魁巢穴。則策之上也。雖不擒賊。大軍齊進。蹂其禾穀。焚其廬舍。如此。

再三則彼必困矣。雖不見一虜而還。斯亦可矣。或云。一時並圍二處。其勢似難。擇壯勇騎兵五六十。乘夜而進。圍其人少孤單之處。彼或有出而不還者。則留十餘騎。潛伏山林。以待其還。盡捕而來。如此則賊魁全不知之矣。或云。分圍一處。或圍一處。家產禾穀。一無所害。但盡捕人口而急還。則賊雖來見。以爲往于他處。而不之疑矣。議者紛紛不齊。予意以爲。大軍並進。先半日。遣候騎掩襲。吾自站古音閑。或吾彌洞口。若有擒獲。則雖一二名。刼爲鄉導。倍道兼行。直向賊魁之居。乘彼不覺。襲其渠魁。計之上也。古人云。兵貴神速。十日時先遣數十騎。擒致賊徒。二十日後大軍發行。使彼預知潛遁。計之下也。卿意以爲何如。權不可預設。變不可預圖。卿反覆熟思。臨機酌量施行。八月二十日後。草木盡枯。曉月正明。夜行亦便。但恐水潦未涸。加以雨漲。二十日後。及九月初旬中旬。卜吉而動。亦難遙度。但議者云。若待九月。則北方早霜。彼已收禾穀而

窖藏矣。予意以爲。夏澇則秋旱。以今霖雨觀之。八九月間。當不雨矣。然天道亦難預料。卿其臨時酌量動兵。如不得適值之機。則不須今秋。徐思可爲之策。雖來春亦未晚也。論朴安信曰。自癸丑以來。沿邊備禦之策不至。然婆豬之賊。連年侵突我境。而我含忍數年。賊之肆虐愈甚。防戍之難。甚於征討。今命都節制使李歲。擇道內精銳數千。八九月間。潛師數入賊境。以得渠魁爲限。卿知此意。與李歲同心布寘。大抵兵貴秘密。京中之議者。亦不過一二臣僚。其獨潛心盡力。善圖以事。目。論李歲曰。一大軍齊進。獲吾自站古音閑。吾彌洞口。賊人問之。滿住若居兀刺山城。則悉問進攻形勢。以三千之卒。可以進攻。則可也。若至險而以三千之卒。難以攻取。則但攻婆豬江近處。散居賊人而還。以圖後日大舉。亦可矣。今以三千之卒。圍至險之城。終無成功。則賊皆遠避。我之後舉。亦無功矣。卿其臨機而度勢爲之。一向者。逃來人言。滿住已移居鳳州。

距忽刺温地面二三日程。滿住果移居鳳州。則姑勿窮討。只討婆豬江等處賊黨。一滿住雖移居遼東近地。若非城之傍近。則亦可攻討。前此已降。勅書窮其巢穴。若有遼東人就問之者。則當答曰。曾有。勅旨。一大軍一處多聚。則非徒難於進退。首尾相救爲難。須分道而進。每道之軍。多作部隊。擇其智略者。定爲牌頭。衆隊相距。踈密得其中。攻城時。則慎勿齊進。衆隊列立。擇精銳之人。潛從他道。互相進攻賊。不知我師之多少。而畏怯矣。一卿啓云。騎兵二千五百步兵五百。予意以爲。騎兵足矣。險道步兵爲最。卿知此意。量加步兵。一若執吾自站三戶古音閑二戶。或執吾彌洞口住人。則佯言曰。大軍自北方襲滅滿住等大部落。北方要路皆置斥候。大軍行當到此。汝輩勿動。我之自南而來。爲迎北來之大軍也。如此言之賊。雖欲遁。必無向北奔告之計。一癸丑之征。獲賊丁壯。不即殺之。還到我境。乃誅之。今則不必如此。若獲賊人。除婦

女幼兒外。不必生全。古人以多殺爲戒。此全爲無辜之民。陷於塗炭者言也。此則人人各爲強賊。謀欲侵掠我境。罪惡貫盈。豈可容於天地間乎。一兀刺山城若有攻取之勢。則城外或步或騎。隨宜列立。擇其易攻之處。嚴備火炮。使賊人不得立於城上。令步卒千餘人。各持布帛。盛土七八斗。填城外一面。登而突擊。則可以拔矣。一已傳密旨于觀察使。如有同議之事。同議爲之。一敵人若聚小堡小寨。不可不攻取也。攻之則須用碗石。然重難馱載。實爲無用。卿更思致遠之術。以啓。一兵難遙度。此等條件。予亦未知可否。卿亦不必強從。或可或否。臨機酌量。教李歲曰。將軍居閩外。非唯坐作擊刺之法。三令五申也。至於生殺與奪之權。亦未嘗不專制也。然非人主任之信命之重。則烏得以制之哉。蠢茲婆豬之賊。托以忽刺温。屢犯邊疆。殺我生靈。歲在癸丑。命將討罪。以懲奸猾。彼猶不悛其惡。肆虐益毒。連歲侵邊。害我無辜之民。予切痛心。臣子